

保康文艺

2026年第一期(总第72期)

1

- 涂玉国 打青蒿
- 李叔德 秀发飘香
- 张太学 一株蜡梅的『守和』之道
- 润玉 深谷寻梅
- 江清和 别晓苏老师
- 梁勇 夕阳下，我只是故乡一过客
- 肖安才 马良坪突围
- 吴红光 《指尖上的海》语言美琐谈
- 黄思宇 校园的春



3月21日，第三届“湖北好故事”主题创作及讲演暨“尧治河杯”全国新故事创作大赛活动筹备推进会在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召开。 袁俊耀/摄于尧治河



2025年初冬，保康县作家协会组织县内作家、文学爱好者10余人小分队，赴过渡湾镇蜡梅谷景区开展“临峰鉴秋色·幽谷寻梅香”文学采风志愿服务活动。 冯堂敏/摄于蜡梅谷

(本栏责编 陈泉霖)

卷首寄语

以笔为炬 奔赴新程

■ 张立刚

当第一缕新岁的阳光拂过窗棂，当街头巷尾的红灯笼映亮一张张笑脸，我们怀揣着滚烫的期许与不变的热忱，将2026年的《保康文艺》首刊郑重递到读者手中。这薄薄一册，是时光的信笺，载着文艺的温度；是心灵的渡口，连接着你我与更广阔的世界。

回望刚刚走过的一年，我们在文字的褶皱里触摸时代的脉搏，在艺术的光影中捕捉生活的微光。那些来自市井巷陌的平凡叙事，那些藏在山川湖海的诗意表达，那些直面现实的深刻叩问，那些穿越时空的经典回响，都曾在每个深夜或清晨，为读者带来片刻的安宁与触动。我们深知，在快节奏的生活洪流中，文艺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它是疲惫时的一杯清茶，迷茫时的一盏明灯，让我们在纷繁世界里，始终保留一份对美好的感知与向往。

新的一年，是时序的更迭，更是希望的重启。站在新的起点，我们依然坚信：文艺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而是扎根生活的深情吟唱。我们将继续以笔为炬，以纸为媒，记录时代的烟火气，书写人间的真性情。读者将在本期杂志中看到：新锐作家以细腻笔触勾勒的都市青年群像，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寻找自我；资深学者对经典文学的全新解读，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挖掘新的内涵；摄影师镜头下的乡村振兴图景，在乡土变迁中展现生命的韧性；还有来自各协会的文艺作品，在坚守与创新中传承着文化的根脉。

我们深知，每一篇作品的价值，都离不开读者的阅读与共鸣。读者的每一次驻足、每一段评论、每一份建议，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新的一年，我们期待与读者继续同行：在春日的花海中共读一首小诗，在夏夜的蝉鸣里畅聊一部佳作，在深秋的落叶下品味一段散文，在冬日的暖阳中探讨一部小说。让文艺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文字与艺术的力量，陪伴我们走过四季流转，跨过山高水长。

岁序常易，初心不改。愿马年这第一刊杂志，能为读者的新岁增添一抹文艺的底色；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书页间找到共鸣，在笔墨中汲取力量，以轻盈的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新程。

祝愿读者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如诗，岁月成歌，万事顺遂，皆得所愿。

（作者系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保康文艺》主编）

目 录

2026·3

总第72期

主管单位：中共保康县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保康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保康文艺》编辑部

文学顾问：陈可非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肖海陆
副 主 任 张立刚 郑长宝 洪 波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维平 王俊楚 刘训朝
张太学 张品志 宋进潮
杨 武 陈先瑞 陈顺阶
陈泉霖 喻金刚 谭嵘荣

主 编 张立刚
副 主 编 陈先瑞

执行主编 张太学
栏目责编 王俊楚 喻金刚 陈泉霖 谭嵘荣

封面题字 郑长宝

地 址 保康县城关镇东后街26号
电子邮箱 1352770653@qq.com

准 印 证 号 (鄂)4200-2025431/连
编 印 单 位 保康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印 刷 单 位 保康县教育印刷厂
印 刷 期 数 1期/季度
印 刷 数 量 1000
开 本 (开 版) 16 开

邮 政 编 码 441600
联 系 电 话 0710-5811776 5817087
网 络 平 台 《保康文艺》微信公众平台全文推送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卷首寄语

01 以笔为炬 奔赴新程 / 张立刚

► 特别推荐

04 打青蒿 / 涂玉国
07 秀发飘香 (上篇) / 李叔德

► 专题策划

15 一株蜡梅的“守和”之道 / 张太学
19 深谷寻梅 / 润玉
23 那片峡谷那片香 / 魏群夫
26 蜡梅谷寻幽 / 崔道斌
29 寻香记 / 杨兴玉
31 人间仙境蜡梅谷 / 刘羽
33 蜡梅谷散记 / 陈德道
34 蜡梅谷采风诗词 / 汪兴根
36 腊梅谷，之永生之门 / 王飞

► 荆山小说

37 明媚的阳光 / 伊梦
49 理发 / 王慧敏

► 沮水美文

56 别晓苏老师 / 江清和
59 云溪沟的桥 / 吴桂英
62 川西漫记 / 余正安
69 春分清韵 / 廉彩红
72 粥香如诉，念您如初 / 刘娟
74 醉美陶院 / 田雪梅

► 楚源流痕

76 马良坪突围 / 肖安才 冯君
81 向家店：发现隐秘山寨和古道 / 陈先瑞

► 蜡梅诗苑

84 和你讲述故乡的时候无法描述 (组诗) / 田晓隐
85 摘蛾眉豆的母亲 / 张德华
86 走荆山 / 张紫泉
87 印象肖乡居 (外一首) / 罗君
88 数柿子的鸟 (外一首) / 周全平

- 89 夕阳下，我只是故乡一过客（外一章）/梁勇
 90 在蜡梅谷，我是一株会走动的梅(组章)/王俊楚
 93 古诗词小辑/汤小乐 史成章 任祖泽

► 杜鹃新蕾

- 94 校园的春/黄思宇
 95 校园里的暖，照亮留守时光/任梦涵
 96 我的家乡/郭丁公
 97 老屋的时光/杨黄宇
 99 笑容里的“小确信”/钟秀颖
 100 秋风里的桂花信/李雨晨
 101 那根发亮的拔河绳/张馨怡
 102 成长的滋味/李梓瑞
 104 端午粽香里的成长/董玲霏
 105 蝶与风/李晓冉
 106 光影变奏曲：一条街道的昨日与今晨/王梓涵
 107 杏花微雨/王高馨

► 清溪笔谈

- 108 《指尖上的海》语言美琐谈/吴红光
 113 周凌云和他的村庄 / 严榕
 115 以政研之笔，绘就保康发展新画卷 / 蔡美宁
 117 忠诚在笔尖流淌 / 陈怡

► 紫薇曲艺

- 119 湖北大鼓《在希望的田野上》 / 陈顺沛
 120 五道峡我来啦/ 刘建华 刘骧 词 王原平 曲

► 牡丹芳影

袁俊耀摄影 孟娟书法
 冯堂敏摄影 宋绪林书法
 黄大军国画 李明义书法
 吴祖权国画 罗家余书法
 张秀丽国画 刘葆培摄影
 胡启军国画 周保国摄影
 郑长宝书法



保康文艺

印刷时间：每季度

2026年第1期

诚赠：

全省文联系统相关单位
 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
 县直各单位主要领导
 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县直各学校、乡镇各中心学校
 乡镇文体服务中心

专题策划 1352770653@qq.com

特别推荐 1352770653@qq.com

荆山小说 bkjunchu@163.com

沮水美文 962865270@qq.com

楚源流痕 1352770653@qq.com

蜡梅诗苑 bkjunchu@163.com

杜鹃新蕾 826481645@qq.com

清溪笔谈 1352770653@qq.com

紫薇曲艺 1352770653@qq.com

牡丹芳影 2581776393@qq.com

◎ 涂玉国

打青蒿 (散文)



涂玉国，笔名弄潮襄江，曾用笔名老蝉，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文联专家库专家，襄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汉水》杂志社长、主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散文选刊、中华辞赋、中国校园文学、星星诗刊、芳草、诗选刊、诗歌月刊、散文诗、长江丛刊、骏马等5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篇（首），30余篇（首）作品入选散文诗年选、精短美文年选和各类文集，10余篇作品获得各类文学奖项，其中，诗歌《观察一条河流的不同维度》荣获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人生无处不宽窄”全国征文二等奖。《秋之声》等4篇散文入选全国中考语文试题。《鲜香四溢的这碗面》入选中学生作文辅导教材《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一书。出版有诗集《汉水汤汤》。

小麦割罢，麦茬上还冒着颗颗晶亮亮的汁液，生产队的十几头牛便被赶下地，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犁开一道道泥浪，把那些新鲜的麦茬压在地下，过上一段时间，就变成了肥料，为下一季庄稼提供养分，贡献了小麦最后一点力量。

“那麦茬上冒的汁，是麦子的血，就像是人的血，埋在地里，是上好的肥料，可不能浪费了。”当年，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还扎着两条黑油油的辫子，浑身上下都充满着力量，她和生产队的其他女人一样，在男人们刚犁过的田里，争分夺秒地扳田埂。半天不到，一大片低洼的地块被田埂分成了棋盘似的秧田。扒开堰塘的水口子，那清亮亮的水便哗哗地顺着秧田中间挖出来的一条小水沟，分流到左右两边的一块块水田里，那些干涸的泥土被水一泡，就稀稀糊糊的成了泥

浆，这时节，就到了打青蒿的季节。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时候，村里人还不知道化肥为何物，种庄稼全靠农家肥，每到农闲季节，家家户户齐动员，打扫庭院，堆沤农家肥。就连我们这些学生娃也不例外，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拎着一只粪箕，拿着粪叉子，到营子里捡鸡牛粪。因为种庄稼全部用农家肥，那土地踩上去泡乎乎的，软绵绵的，一踩一个深深脚脖印，这样的土地里长出来的红薯、花生、包谷、绿豆、稻谷、麦子等作物，吃起来味道醇香浓厚，不像现在什么东西都吃起来寡淡寡淡的。

打青蒿就是为了给稻田沤制肥料，只要沤制过青蒿的稻田，秧苗长得格外欢实，病虫害也少很多，产量也高。打青蒿，其实就是割蒿子，但为什么不说割青蒿，却说打青

蒿，大约与襄北地区民风豪爽有关吧，大家习惯性地用“打”字来冠名各种农活农事：打烟叶、打芝麻叶、打麦子、打稻谷、打场……

打青蒿的季节，正值蒿子旺盛生长季节，那些长在沟边渠边山边河边路边地边的野蒿子，长得蓬蓬勃勃青汪汪的，像碰一下就能折断似的。说是打青蒿其实是各种蒿子，什么青蒿白蒿艾蒿黄蒿等什么都有。青蒿就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提炼出青蒿素的东西，这种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蒿子，竟然成为治疗疟疾的妙药，实在让人意外。白蒿和青蒿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叶子的颜色是白色，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凉血的功效。《诗经·召南·采蘩》中说，“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虽是凡间杂草，却走入了庙堂，用于宫廷贵族祭祀，让白蒿身上携带了神秘气息。茵陈蒿“经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茵陈。”是民间广泛使用的一味中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茵陈蒿的药效中包含着时间密码，有着某种哲学意味。茵陈蒿刚出土时的嫩芽，掐下来和面粉拌匀后蒸熟了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上小学时，每年春季，学校里便会煮几大锅茵陈汤，让每个人喝一糖瓷缸，那捏着鼻子咬牙切齿喝茵陈汤的模样，至今让人后怕。艾蒿则是端午节必备的驱虫避邪秽的瑞草了。

打青蒿要乘早，早晨的蒿子上沾满了露水，看起来嫩泛泛的、水汪汪的，割的时用镰刀轻轻一拉，蒿子便“嚓嚓”地仆倒在地了，这种脆生生的蒿子丢在水田中，要不了几天就会被沤烂成泥，变成秧苗的肥料。如果等到太阳曝晒后，蒿子体内的水分蒸发，变得软塌塌的，割起来就要连砍带割多费几分力气才行。好几次，天不亮，我就跟着母亲到沟边打青蒿。那些青翠欲滴的蒿子握在

手心里软软油油的，小镰刀从根部向上轻轻一拉，“嗤”地一声轻响，蒿子就躺倒在胳膊上。那些青蒿上面的露水很快就把裤子打湿了，湿塌塌地贴在腿上，有种麻录录的感觉。不一会，布鞋底上也沾满了泥巴，走一会儿不得不停下来用镰刀背把布鞋底上的泥巴刮掉。

清晨的风，吹在身上爽舒舒的，蜈蚣蚰蚰土蛤蟆等各种虫子的叫声连成一片，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布谷鸟的浑厚嗓音，交汇成清晨的音乐会。母亲没有理会这些，她弯着腰，低着头，不停地“唰唰”地割着蒿子，在她面前，蒿子一片片地倒下来，等到太阳刚露出一线时，沟边的一大片蒿子已经全部躺倒了。这时候，母亲在一块平坦的地方，摆上麻绳，然后把地上的蒿子一小捆一小捆地拾掇起来，一正一反地码放在绳子上，等到堆到米把高时，把绳子两头往中间一拉，这些蒿子便紧紧地系在了一起。等到两捆蒿子都捆好后，母亲把长长的尖尖扁担往两捆蒿子中间一插，一哈腰，一较劲，两捆青蒿便倏地一下离地，母亲迈开大步便往前走，那扁担两头的蒿子忽闪忽闪地上下颤动着，肩头扁担也随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远路无轻担。”起初，母亲的步子是轻快的，过了一会儿，步子便慢了下来，那百把斤的挑子也渐渐沉重起来，把母亲的腰也压弯了几分，头上的汗珠子更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把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来。母亲沉默无声，我也默然无语地跟在后面，看着那两堆小山似的青蒿，心随着那些死沉沉的蒿子，一上一下的不能落地，恨不得快点长大，能帮母亲挑起这副担子。

终于，母亲把一大担青蒿挑到了过秤的地方，放下担子后，才长出了一口气。田边的一小块空地上，放着一台磅秤，磅秤边已经排了很长的队，那些担着青蒿的男人和女人们，正嘻嘻哈哈地说着一些俏皮话，在风

中来回的飘荡着。

磅秤旁边坐着老会计，鼻子上挂着一副塑料镜框的老花镜，身后站着年轻的记工员，手里捧着一个黑壳账本。老会计每秤完一个，头也不抬地喊：“下一个！”一个中年妇女拎着一捆青蒿往秤台上“砰”地一丢，秤台发出“哗啦”地一声响来，老会计也不理会，右手熟练的拉往秤鼻，换上秤砣，左手小指和无名指中夹着铅笔的手在秤杆上来回拨拉到平衡时，便唱出一个数来，身后的记工员忙不迭地在账簿上记下。那时候，女人们一挑子一般七八十斤，我母亲的却有一百斤上下，一百斤，刚好值十个工分。

过完秤，母亲再次把扁担插进蒿子中，挑到稻田边，解开绳结，一把把地把那些青油油地蒿子，均匀地撒在稻谷田里，很快便被水淹没，也有一些梢或根部露在水面上。这些撒在水里的青蒿，在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要不了二三天功夫就会腐烂，那秧田里不时地“咕嘟咕嘟”地冒出一串串气泡来。一周后，那秧田里的水变得黑油油的，连泥巴也变得黑乎乎的。然后，起秧、甩秧把子、牵绳、插秧，半天时间，那些水田里便魔术般插满了青翠的秧苗，颇有点“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味道。

“春争日夏争时。”插秧时节，时间像个魔法师。那些田块里的秧苗，上午插的与下午插的，虽说只隔了半天时间，却天差地别，上午插的秧水灵灵的，活泛泛的，下午插的秧却蔫头搭脑的，几天后才能反应过来。两三个星期后，那水田里的秧苗便平展展地铺满了水田，之后，更是卯足了劲地往上长，分蘖、抽穗、杨花、灌浆，没多久，便颗粒饱满的垂下头来。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那些辛苦打来的青蒿，沤制后为秧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大约1980年秋，土地刚刚大包干，一辆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拉了一车日本尿素跑到村里，原来这是县生资给我们村里分配的

化肥，看到拖拉机上放着满满一车化肥，大家都围上来看稀奇。生产队长在大喇叭上喊，每家每户免费分一包尿素，一包尿素一百斤，每包尿素撒五亩地。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尿素这个名字，有人好奇地扯掉封口的包装线，从袋子里抓出一把亮晶晶的盐一样的尿素，那辛辣的味道直冲鼻子，让人闻了眼泪鼻涕直流。看到这一幕，有头脑灵活的人便说，这玩意人闻了都冲鼻子，撒到地里，不是把庄稼烧死了？大家一听，都觉得有理，便四散回去，竟然没有一户人家要这免费的化肥。最后，生产队长使了个小聪明，从村里选派了几个小伙子，晚上偷偷地撒到每家每户的地里，等到一场雨后，发现撒过尿素的庄稼苗长得格外茁壮，这才认识了尿素的作用，这些化肥施用起来方便干净又省力，很快推广开来。而打青蒿、积农家肥这种粗笨、费力气的事，也一去不复返了。

时下，我们经常抱怨稻米没有过去的香糯，殊不知，除了我们的胃口日益精进外，主要与生长过程中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微量元素缺乏、生长期缩短有关。现在，不少地区返璞归真的搞起了有机农业，在庄稼生长过程中不用或少用化肥，主要施用农家肥，品质果然得到了有效提升。不过，打青蒿这种土方法却永远回不来了，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活印记，偶尔在记忆里返青。

每次，捧起饭碗，看到细瓷碗里颗颗亮晶晶的大米时，就不由得回想起小时候打青蒿的往事来，那碗里的饭也就分外香甜了。

◎ 李叔德

秀发飘香（上篇）



李叔德，湖北襄阳人，襄阳市首位中国作协会员，先后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历任襄阳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汉水杂志社社长，市文学院院长。早期以短篇小说为主，有百余短篇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先后两次获全国文学奖。中期以中篇小说为主，有二十多部作品发表于《十月》《中国作家》《长江丛刊》等刊物。作品曾一次上《新华文摘》，三次上《小说选刊》。《楚天都市报》《姑苏晚报》《襄阳晚报》和《书法报》等报纸连载其长篇小说。70岁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其十卷集《李叔德选集》。

第一章 错杀

这是一条僻静的林间小道。

正值夏天的正午，闪烁的阳光从树叶间泄下，点点圈圈，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22岁的丁呼啸骑着他那匹刚刚成年的青骢马，昂然前行。他青春年少，血气方刚，背着一柄宝剑，俨然行走江湖的大侠。不过，他的脸上却挂着暧昧的笑容，因为他正思索着一个重大问题；人是什么东西？说人聪明吧，却又如此健忘；说人多义吧，却又如此寡情。丁呼啸觉得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人。昨天晚上还搂着小师妹情意绵绵地数着天上的星星，今天竟然兴致盎然地去相亲。

固然，他名义上是代表丁氏镖局去给襄阳唐城城堡堡主平寒风祝贺五十大寿。但关键在于，前去祝寿的客人中会有一位真武山庄白庄主，白庄主有一对正值妙龄

的双胞胎女儿白天嫫、白天娘，据说此两女不仅武艺精湛，且皆有沉鱼羞月之貌。父亲丁盛因有要事不能前来，特地叮嘱小儿子，多多与白家交往，或能与之联姻，娶白氏一女，不但本镖局实力大增，也可开辟南方保镖业务。丁呼啸却想得更美，倘若运气好，干脆把两女一并娶回，岂非人生一大快事！

丁呼啸果然是个健忘而寡义的人，走着走着，他突然眼前一亮，看到前方拐角处出现了一个人影，霎时便把白氏双娇抛到了脑后。

那当然是一个女人。

一个秀发齐腰、长袖飞扬的女人的背影。

丁呼啸登时精神抖擞，志气昂扬。凭经验他就断定那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

只有年轻的女人，才会拥有那一头熠熠闪光的乌云一般的秀发。

只有漂亮的女人，才会让那一头秀发

瀑布般的恰到好处地披散在肩头。就算那女人不够漂亮，那一头秀发也足以令她骄傲而变得婀娜多姿。而婀娜多姿的女人总是动人的。

丁呼啸长到22岁，学的是剑，使的是剑，自号“剑之奴”。可是他心里明白，自己对剑的了解，远远不及对女人的了解。

胯下的青骢马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思，嗒嗒地追了一段路，靠近那女人之后，便不紧不慢地跟着，让主人把那逼近的女人的背影细细地欣赏。

那女人应该是从远方而来，背上是一个杏黄色的包袱；但却看不出她是远足，因为她步履轻盈，长袖随风而舞，不象走路，倒象在跳舞。突然，丁呼啸耳边响起一声叱斥：“再不拿开你那双脏眼，别怪我手下无情！”

丁呼啸吓了一跳，继而猜到声音是前面女子所发。便嘻笑道：“姑娘若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耳边又响起声音：“若逼我第三次开口，就该你倒霉了。”

丁呼啸又笑道：“姑娘赐给在下的倒霉，想必是和姑娘一样有趣。”

话音未落，空中飘下两片厚厚的新叶，“啪啪”地击打在他的两颊，十分疼痛。丁呼啸这才知道遇到了深不可测的高手，急忙作揖道：“姑娘息怒，在下多有得罪。”

那女子并不回头，傲然平声道：“这样才好。”

丁呼啸却不甘心，又问道：“刚才姑娘用的是空谷传音之术吧？请问是哪门哪派？在下也好随时求教。”

那女子没有回答，脚下却越走越快了。丁呼啸并不气馁，拍马赶上，讨好道：

“姑娘，你的包袱似乎很沉，不如暂且放在我马背上，捎你一段路，可好？”心想接下来再问她到哪里去便顺理成章了。

那女子倒是爽朗，脚下稍一停顿，回首朝他赞道：“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只见她明眸皓齿，肤白如雪，比丁呼啸设想的更加艳丽。

丁呼啸刹那间觉得阳光灿烂，惊喜得几乎掉下马来。他接过那黄色包袱，然后纵身上马，大声道：“我到前面路口等你。”心里美滋滋想道，你包袱在我这儿，还怕你不来找我吗？

长袖女子也在得意，既然有笨蛋愿意代劳，乐得一时偷懒。她两手空空，浑身轻松，放慢速度，欣赏着林间的鸟鸣虫叫，青石野藤。

女子悠闲地走出那片密林，眼前是一片如茵的草原，各色小花错落开放。突然，前方传来金属相击、喝斥打斗之声！她顿时想起自己的黄色包袱，飞步上前，却已经迟了。

只见空旷草地上，青骢马已经被削去前蹄，躺在那儿痛苦地啾啾叫着。丁呼啸当胸中了数剑，倒于血泊之中。他两眼圆睁，紧握宝剑，似乎在惊讶着什么。女子盯了死者半晌，长叹一声，四方寻找包袱不见，或许正是这杏黄色的包袱给他惹来杀身之祸？女子看到草地上扔着一张红色的请柬，却是唐城城堡堡主平寒风的签名。

第二章 唐城

唐城城堡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巍峨的唐城城堡东临汉水，西望岷山，北依襄阳，南瞰荆楚。大堡主平寒风和二堡主古不弹前庭后院忙碌着，接待各方客人。他俩的名子取自一首唐诗：

“泠泠七弦上，
静听松风寒。
古调独自爱，
今人多不弹。”

而他俩的剑术也如名子一般，环环相扣，紧密相连，行云流水，不可分割，厮杀时如暴风骤雨一般滚滚而来，令敌方不可抵抗，天下几无对手。城堡总管鲍缺长得虎背熊腰，力大无穷，亦有万夫不挡之勇。有此三人掌舵，使唐城城堡数十年屹立于武林之列，岿然不动。

今日恰逢平寒风五十大寿，附近亲朋好友皆来祝贺。大厅里一片喧哗之声。寿

星平寒风端坐上首，他穿着一件碎花银白锦袍，身材适中，脸庞略瘦，双眼炯炯有神。他的后面站着其子平紫烟。平紫烟阔额星目，少年英雄，一柄青剑使得出神入化，且性格沉毅，渐具大器之象。紧挨着的是二堡主古不弹，他身着蓝袍，身材相貌与平寒风有六分相似，只是更加粗壮，颇具豪气。

左首端坐着真武山庄庄主白清。白清银须飘逸，年逾七旬，已是上辈之人，使一对流星银锤，号称“双星追魂”。他膝下无子，中年得双胞胎女儿白天嫫、白天娘，视若掌上明珠。白天嫫、白天娘各使两柄单刃刀，女承父业，刀用锤法，怪异非常，挫败过江湖无数高手。

右首坐着水镜庄庄主司马雪山。他只不过三十出头，却已经两鬓染霜，渐呈老态。十五年前，在一次武林血斗中，其父母双双毙命。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够在腥风血雨中独撑门户至今不倒，可见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

下首还有卧龙山庄庄主诸葛敖及兄弟诸葛敏、诸葛放等人。

来宾各各致贺词、呈礼物，然后进入酒宴。三杯过后，转入议事。平寒风沉声道：“王爷的公文诸位都看过了吗？”诸葛敖接口道：“王爷欺人太甚。明说比武，其实以势压人啊！”白清抚须叹道：“凡比武败者，便要被他收编。虽然吾等不惧，但王爷凭借权势，大可以暗使手脚立于不败之地。历史上官民争强，从来都是官胜民败的啊。”

古不弹道：“诸位有所不知，王爷如此明目张胆扩充武力，却有一段情缘。当年先皇驾崩之际，皇子尚且年幼，由太后作主，遗命其皇弟接位大统，便是当今皇上。新皇帝在金銮殿上请诸大臣作证，信誓旦旦，待侄儿成年之后，当归还皇位。然而十数年过去，太后作古，侄儿已经弯弓射雕独挡一面，皇帝却把此事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司马雪山叹道：“皇帝自己的十几个儿子尚且顾不过来，哪会想到侄儿身

上？”便有人高声道：“难道那些大臣们个个都胆小如鼠吗？”

平寒风道：“第一个提醒皇上的大臣被连降三级，第二个提醒皇上的被削职为民，第三个提醒皇上的竟至于掉了脑袋。其余当然只能装聋作哑了。”

白清摇头道：“他们斗来斗去无论谁当皇帝，都是他皇子皇孙一家人的事，单单苦了天下百姓。”众人感叹唏嘘，却也无可奈何，转而闷闷地喝酒。天色渐晚，大厅内外大红灯笼纷纷点燃。

突然厅下台阶上出现一个苗条的人影儿，有个清朗的声音唱道：“平堡主在上，受晚辈一拜，祝堡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只是其人口中说拜，只是长长作了一个揖而已。

众人醉眼朦胧，齐齐看去，却是一名绝色女子，秀发披肩，长袖绕身，不卑不亢、隐隐然呈高贵之态。

古不弹霍然立身，警惕喝问道：“你何人，从何而来？怎么不等庄丁通报，擅自闯入？”

平寒风却担心吓坏了女孩儿，缓声道：“既然前来祝寿，便是客人。看座！且听其慢慢道来。”

那长袖女子坐定之后，侃侃而谈：“在下乃河北镖局三掌柜闻捷之女闻媛，奉父命前来给平老伯祝寿。路遇强盗，同伴被杀，礼物亦被掳走，是故来迟。”

古不弹更加生疑，厉声道：“河北镖局大掌柜凌风，二掌柜呼延铁，皆有所知。偏偏这三掌柜闻捷，却闻所未闻！”

众人点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不料平寒风身后的平紫烟插话道：“古叔叔，这三掌柜闻捷晚辈倒是略知一二，他善使双掌，江湖上号称‘无影无形乾坤掌’，神出鬼没，十分了得。”

正值此时，大厅外一阵吵嚷，一个彪形大汉歪歪斜斜呻吟着撞了进来，却是大家熟悉的唐城堡堡总管鲍缺。平寒风见自家总管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大惊失色道：“你怎么啦？”

鲍缺捂着伤处挣扎道：“堡主，那王

府内比武千万不能去。小的今天在城里探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赶紧回堡，却遭人堵杀——”

众人齐齐逼问：“什么消息？”

鲍缺正待开口，忽然大厅中一阵冷风吹过，内外几排大红灯笼霎时尽灭！黑暗中四下响起一片惊慌尖叫之声。

平寒风处变不惊，喝叫众人不要妄动，一面下令封锁大厅，一面令庄丁火速点灯。

等到灯笼重燃，光明再现，众人相互观察，个个安然无恙。

只是厅前的鲍缺的脑袋已经滚落数丈之外，成了一具无头之尸。他要报告的消息，也永远不得而知了。

第三章 谷音

古不弹铁青着脸，冷冷道：“虽是天黑，大门口却有微光，不曾有人影掠出。凶手定然还在厅内。”

众人悚然，一齐鼓噪，便在此时此刻，要协力逼凶犯现形。

诸葛放年轻气盛，高声道：“我兄弟三个始终在一块儿没动，这事与我诸葛山庄无关。”

白清缓慢道：“我山庄老的老，小的小，二小女一向谨守规矩，自然不会惹这不必要的麻烦。”

其他人也纷纷争相表白，绝没有在黑暗中杀人。

司马雪山傲然冷笑道：“二位堡主当然更不会动手杀自己人，看来，我的嫌疑是不是越来越大？”

他一句话点破众人心思，大厅里一片静默，气氛变得十分尴尬。

此时诸葛敖提醒道：“大家别忘了，大厅内还有一人。”众人恍然大悟，立刻将目光集中到那长袖女子闻媛的身上。

闻媛将秀发甩后，长袖护体，不慌不忙道：“都看我干吗？这人我根本不认识，为什么杀他？”

古不弹凝神注视着她，按剑一字一板道：“你来得不早不迟，不清不楚，除了

你还能有谁下此毒手？”

那女子听到“不清不楚”四字，便生了气，徐徐起身道：“说不是我，你偏要朝我头上栽脏；即便是我，你又能将我怎样？”

古不弹怒斥道：“大胆！”迅疾抽剑，但见银光一闪，众人不敢直视，心想那长满秀发的脑袋或已经没啦！

却见长袖女轻盈一个转身，便到了古不弹的身后，不但脑袋没掉，头发也没掉一根。古不弹此时撕破了脸，不再有任何顾忌，“唰唰唰”连攻了数十剑，剑剑皆是要害点，那剑尖只在女子咽喉处抖动。长袖女子并未反击，左腾右挪，只是躲闪，双袖在空中猎猎作响。

只听“当啷”一声脆响，平紫烟从父亲身后跳将出来，伸剑接了古不弹一剑，欠身道：“古叔请息怒。即使此女该死，也用不着前辈出手，还有小侄在呢！”

平寒风也帮儿子道：“贤弟稍候片刻。听她说完，让她死得心服口服。”古不弹正诧异对方的怪诞脚法，自知一时半刻杀不了对方，听到此言，便顺坡下驴道：“听大哥的。”悻悻地收了剑，回归原位。

诸葛三兄弟见平家父子似乎有意庇护那女子，相互示意，突然一声呐喊，如三头猛虎一般扑上前去，三把宝刀直砍女子，欲一举建功。但见那女子将长袖一挥，三兄弟登时眼前一片漆黑，再睁开眼，那女子如同天女散花一般飞出大厅之外。众人齐齐起身欲追，平紫烟却抢上一步道：“且待晚辈擒她来！”持剑跟踪而去。

平紫烟追出城堡大门，只见隐约月光之下，远山迷蒙，近处树木幽黑成团，哪有人影的踪影？突然极远天际似有人轻喘，他纵身追赶，前后两个人影眨眼间掠过几座山峰，已经到主峰望楚山脊梁深处。此时前方人的喘息声消失得一干二净，平紫烟身处墨黑的陌生原野，不禁有些胆怯，大声道：“姑娘，我看到你了，快快出来！”突然他感到脖子上一阵奇痒，用手一摸，却是数根长发。他顷刻间失去斗

志，垂手道：“在下输了。姑娘能将头发置于在下颈项处，自然也能将宝剑置于此处。”

闻媛悄然走近，轻声问道：“你也以为是我杀了人？”

平紫烟摇头道：“绝无可能。”

闻媛高兴道：“何以见得？”

平紫烟搔搔脑袋：“若真是姑娘杀了人，姑娘自会大方承认的。”

闻媛“扑哧”笑出声来，便要告辞。平紫烟惊讶道：“偌大个唐城，还没你住的地方？我可作证，还你清白之身。”

闻媛低声道：“杀鲍缺之人，必要杀我，此地不可久留。还是到襄阳城里找个客栈睡个安稳觉为好。”平紫烟知道无力挽留，瞧着她走。她却又不走了，“刚才你帮了我大忙，还须回报你一下。”平紫烟茫然道：“帮什么忙？”闻媛笑道：“无影无形乾坤掌啊！”原来什么闻捷乾坤之类，都是平紫烟胡编的。平紫烟道：“虽知姑娘并非闻媛，却也知姑娘前来我堡只是善意，仅不便以实相告而已，故妄言以解古叔之疑也。”那女子笑道：“那便仍以闻媛称呼吧。”

闻媛道：“你既然帮了我，我却不愿欠别人的人情债，且教你空谷传音入门之法。”平紫烟问道：“此法何用？”闻媛道：“可达到声东击西、避强就弱、以慢制快、以虚抵实之奇效。”

月夜迷蒙，沙滩隐现，江水哗哗。两个年轻人站得很近，彼此能听到呼吸之声。闻媛正说着，陡然声音远去，似乎移动到十步之外。平紫烟急忙动身追寻，却碰到一团柔软的东西，竟是女人的乳房。原来那闻媛其实没有移动分毫。她嗔怪道：“传你绝技，你却使坏！”平紫烟嗫嚅着想解释，嘴里竟道：“这便是移步传音的好处吗？”

闻媛又羞又气，顿足道：“时不我待，沉心静气好好学吧！”

两人距离半步之遥站定。闻媛道：“你内功深厚，性情宽和，练此法不难。

我用四个时辰教你入门，然后你自练吧。”

第一时辰，平紫烟倾听微音秘诀，再练发音。先用口腔，再用咽喉，三用腹腔。那声音若潺潺泉流，持续不断。

第二时辰，平紫烟忘了自己躯体，只剩一双耳朵随着闻媛的声音追踪而去。突然，那声音跳跃颤动，或强或弱，或明或暗，飘忽不定。

第三时辰，靠近的声音越来越少，远去的声音越来越多，口腔的声音越来越弱，腹腔的声音越来越强。

第四时辰，口腔的声音消失不见，腹腔的声音却在半步之外清晰可闻。此时已经晨光初现，山峦渐渐露出轮廓。

两人均已经大汗淋漓。闻媛叮嘱道：“此功需要持续不断。一日不练，退还其半，两日不练，此前不算，三日不练，终身不得入其门了。”平紫烟拜道：“在下牢记在心。”

闻媛点头道：“好。就此作别。听说襄阳繁华热闹，我逛城去了。”

平紫烟道：“襄阳城共有六扇城门，你可从东门或者南门入。只是听说王府卫队最近盘问得紧，凡北方口音者，均要入府登记。姑娘小心了。”他目送闻媛卷袖而走，心中竟生起依依难舍之情。

不过初次相见，平紫烟却觉得闻媛如同过了半辈子的亲人一样。感情这东西，真是最最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的了。

第四章 阎罗

襄阳城南门外琵琶山山谷中，半年来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象是捣米声，又象是捶衣声；象是击木声，又象是碎石声。

阎青每天早晨来这里，击打三百次以后才回府。他当然不是击打米、衣、木，他是击打石头，以掌击石。

以掌击石的硬功并不稀罕，行走江湖的人，很多都能五指碎石。阎青的击法不同，他伸开五指，蓦然抓去，从岩体上生生抠下一块石料，好像那石头是泥巴做的。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石头有纹路，

有裂缝，有些风化的岩石，的确不经一抓。难的是他抓下的石头，块块一般大。一天三百块，半年下来就应该有好大一堆，但山谷里却看不到一块。因为阎青右手抠下的石头，立刻会递到左手里，然后再捏成粉末。他是左撇子，左手的力量更大。

即便是粉末，也会随风而散，落到花瓣上，叶片上，雨水一淋，形成厚厚的一层污泥。但琵琶山谷里花草林木，依旧翠色欲滴，鲜艳明丽。原来阎青把那石粉通通张嘴吞到肚子里去了。所以他的脸色，时时有变化。若那段时间岩体是白色的，他就脸色泛白，若是青色的，他就是名副其实的阎青了。

阎青身躯巨大，远远看去，就是一座石峰。他既然吃着石头，就带点石头的特征，比如他行动缓慢，沉默寡言。他是个天生的杀手，所以身价很高。襄阳王爷花了多少银子才请动了，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大家只知道在王府里，有十个美女和十个男仆专职伺候他。

但阎青还不是最厉害的。小罗比他身价更高。

小罗个头很小，象个小萝卜头。如果你是一个快乐和善的人，在大街上碰到小罗，也许会摸摸他的头，给他买个葱花煎饼，叮嘱他早点回家，免得父母操心。

不过，小罗虽然块头不大，人已经活过了四十岁。如果他不是太过矮小，恐怕连孙子都有了。所以，小罗深深地怨恨命运不公。小罗的可怕并不在于他的武功，而在于这种仇恨。他怨恨所有比他强的人。他矮，就恨比他高的人；他孤身一人，就恨那些夫妻恩爱的人；他既然是习武之人，就恨一切比他武功高的人。他若是手上只有六两银子，就会对有七两银子的人起杀心。

所以襄阳王请他的时候，答应给他五匹高头骏马，使他能骑马时高高在上；答应给他十五个女人，使他的老婆能多过阎青；答应给他一笔巨资，使他能蔑视大部分地主和绸庄老板。他就高高兴兴来了。

小罗和阎青比邻而居。两个人形成鲜

明的反差。阎青笨拙，小罗灵活，阎青粗壮，小罗瘦小，阎青瞌睡大，小罗可以整夜不眠。阎青跟人交手什么武器都不用，只用一双手；小罗则顺手取了什么都可以当武器，飞镖毒箭，更是得心应手。两个人表面上是好朋友，实际上相互瞧不起，都在设想，哪一天非让这家伙死在我手上不可。来王府半年了，两人受到的恩赐不少，却从未曾见过王爷一面。所以今天听说王爷要召见，十分兴奋。

王府内有个厅，叫梅花厅，据说是王爷专门接见心腹的地方。梅花厅呈长方形，中间用一层厚厚的黑色皮帘遮挡。路上小罗就跟阎青商量好了，今天非得一睹王爷的风采不可！若王爷仍是躲在皮帘后面，他俩就上去把帘子扯掉。虽然黄金美女已经到手，但跟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打交道，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一高一矮两个杀手进了梅花厅，果然看到那黑色皮帘将后厅遮掩得严严实实。襄阳王浑厚而威严的声音从帘后传来：“二位大侠请坐。”

小罗跳上椅子坐在椅背上，阎青却站着不动。

那威严的声音又吩咐：“看茶！”便有一个黄巾黄衫的壮汉从侧门进来，给两人各斟了一杯香茶。那壮汉长脸、长颈、长腿、长胳膊。便是脸上的眼睛眉毛也是细长细长的。

帘后威严的声音慢慢道：“比武之事一天天逼近，不知二位大侠准备得如何了？”

小罗道：“随时听候大王吩咐。”那壮汉虽长，却也只齐阎青肩头，踮脚递上茶，口中道：“阎大侠请坐。”阎青居然就听话地坐了。他很喜欢大侠这个称呼。小时候爱吃土，为此受了父母不少的毒打，也受尽了小伙伴们奚落和嘲笑。直到这怪癖被证明是一种横行天下的搏击之术，他才出人头地。

帘后威严的声音继续道：“此次比武，二位只有取胜一条路。”

小罗不以为难道：“哈哈，难道还有

第二条路吗？”

阎青知道该自己表态了，闷声道：“人只能把人打败，人怎么能把石头打败？如今我的骨头比石头更硬，我的皮肉刀枪不入。自认为已经是天下第一。”他说完低头瞧了瞧渺小的小罗。

威严的声音此时充满了笑意，道：“好。取胜之后，本王对二位的赏赐，二位想也想不到的。下去吧。”

长脸人便作了个送客的姿态。

二人起身，摇摇摆摆出了梅花厅。小罗问道：“你怎么不掀开帘子瞧瞧大王？”阎青老老实实回道：“我不想惹麻烦。你呢？”

小罗道：“我也不想惹麻烦。瞧那长脸人，虽然衣衫平常，地位如奴婢，却呼吸悄无声息，如潜藏的猛兽一般，显然是一流的高手。”阎青称是道：“难怪我刚才接茶时，一股强劲热风扑来，吹得我几乎站立不稳。”小罗笑道：“是以你马上乖乖坐下了？还以为你讲礼貌呢！”阎青怒道：“别自以为是，太聪明的人是长不高的。”

小罗仰望着阎青蠕动的喉结，恨不能递上一刀！

第五章 王府

闻媛一进东门城口，就发现身后不远不近跟着三个人。一个中年大胖子，一个瘦瘦的青年，一个小小的儿童。如果她知道这三个人的真实身份以及跟踪她的目的，肯定会吓得尖叫着逃跑。可见即使是开心地逛街，也得装疯卖傻为佳。

街面上热闹非凡，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商贩们么喝声此起彼伏，来往路人川流不息。这襄阳城并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城外那条大河汉水。汉水自西方奔来，本该继续东流，却绕城而过，撞上鹿门山，改向南方流去。北方人跟襄阳来往，用马；南方人跟襄阳来往，用船。于是有了“南船北马”的说法，襄阳也成了南北货物的转运中心。

闻媛听到北方口音的人，想上去搭

讪，人家瞧瞧她身后，都避开走，她这才感觉，逛街拖着三条尾巴很讨厌。她转过一个巷口，立刻侧身贴到墙上。少顷，那瘦青年探头探脑窺进来。闻媛伸出玉葱般的手指朝他后脑一弹，他便“扑通”跌倒在地。闻媛随即劈胸提他起来，厉声问道：“你跟着我干嘛？”那青年以为自己不小心跌了个跤，此时笑眯眯地说：“干嘛？教你发财呀！似你这花容月貌，又有一头美发，进了万花楼，银子会把你埋起来的。”

闻媛不由得好奇问道：“这万花楼是谁家住宅？”那青年一拍大腿：“好妹子，那万花楼是专门替你们这等美貌温柔的小鸟们准备的。只须遇到一个富翁瞅上你，你后半辈子就尽享富贵荣华了。若是讨得他欢喜，娶你做个小妾，就更是一步登天了啊！”此人原来是妓院跑堂的小厮。闻媛又气又恼，咬着牙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良家妇女？”瘦青年笑嘻嘻道：“第一，你那么俊俏一个小姐儿，却是孤身一人；第二，你衣衫灰尘仆仆，不会是附近人家；第三，你在大街上左顾右看，旁若无人，并无半点忸怩之态，明显是风尘中人啊。”

闻媛板着脸更不答话，照着瘦子细颈项举掌斜刺里一劈，他便直挺挺倒了下去，哼也不哼了。原来这帮牵马拉皮条的角色早被酒色掏空了身子，不经打的。闻媛弯腰察看，这瘦子果然没气了。

闻媛见闯了祸，急忙跨过尸首，朝前飞跑几步，拐进另一个巷口，却见对面站着一个大胖子。胖子冷冷道：“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就想一跑了之，莫非天底下真的没有王法了？”

闻媛认出对方就是另一个跟踪的人，叹了口气道：“刚才的确是失手，不过他诱良从娼，罪有应得。你不会让我再一次失手吧？”胖子立刻嗖地抽出宝剑，愤怒道：“你死到临头，还敢如此猖狂？”

闻媛不解道：“我并没得罪你，你干嘛想杀我？”

胖子恨恨道：“你虽没得罪我，却杀

了我弟弟。”

闻媛问道：“就是那万花楼的小厮？”

胖子吼道：“胡说！吾乃北方丁氏镖局大少当家丁嘶鸣，吾弟乃二少当家丁呼啸，前往唐城祝寿，半路被一秀发长袖女子截杀，经本镖局查访，确定是你。冤有头，债有主，你就认罪伏法吧。”

闻媛苦笑道：“难怪天下百姓喊冤者众，我一路南下，竟遭数桩冤情。”便将来时与丁呼啸相遇之事细细述说一遍。临了道：“我那弄丢的包袱，还得你丁氏偿还呢。”胖子丁嘶鸣将信将疑，道：“既然如此，你且随我到本镖局跟我父亲说个明白，绝不会冤枉你。”

此时围观看客越来越多，远处似有巡逻马蹄之声，闻媛不敢与之纠缠，长袖一挥，丁嘶鸣眼前一片黑暗，再睁开眼，哪有那女子踪影？

闻媛避过丁胖子，穿越十字街，来到襄阳王府附近。王府虽然几乎占了半个襄阳城，别的没啥新奇，倒是那王府大门前的绿影壁令人眼前一亮。

那绿影壁由底座、壁身和顶盖三部分组成，壁身分为三堵，面北而立，全长数十丈，厚约三丈，高约四丈。底座为须弥座，满雕游龙，顶为庀殿式，飞檐脊吻，瓦面皆用石块雕成。壁身为大块绿色砂岩，深雕奔龙云水拚装而成。中堵为二巨龙戏珠于云水间。东西两堵各浮雕一出水蛟龙，向中间飞腾，似有夺珠之势。闻媛看到此处，便知此王一脉反意已久。

闻媛寻了个小客栈安身。半夜时分，她悄然起身，将头发束好，轻手轻脚潜出客栈，来到王府院墙外，只见昏暗夜色中，巡逻士卒络绎不绝。她瞅个空当，飞身掠过墙头，藏身于院内树丛中。远处灯光照亮第二重院落。她如法炮制，又纵身越过，如此跃过五重高墙，听见四下灯火通明，人语喧哗，显然是到王府内宅了。

闻媛顺着一团花木阴影正要俯身向前，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姑娘真的不要命了吗？”

闻媛大吃一惊，来不及躲避，一柄赤

光闪闪的利剑早已逼住她。仔细一瞧，却是那大街上第三个跟踪她的人，那个貌似儿童的人，正是王府的小罗。

小罗柔声道：“姑娘应该感谢我。”

闻媛不服气道：“我干嘛要感谢你？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小罗道：“我在王府当差。这第一道院墙下有弓箭，第二道院墙下有刀斧，第三道院墙下有陷井，第四道院墙下有毒蛇，第五道院墙下火炮。随便哪一道机关都能让你死一百回，你却只有一条命。”

闻媛道：“你想要怎么样？”

小罗道：“既然留了你的命，当然想跟你做个交易。在大街上我一眼就看中了你。我不管你的身份和使命，只需你陪我一个夜晚，天亮后我亲自送姑娘出府。”他停了停补充道：“若是姑娘喜欢钱财，我并有百金酬谢。”小罗虽然身小，但也有男人的通病。这类人对自己甚至对父母都很吝啬，玩起女人来却一掷千金。

闻媛道：“如果我不从呢？”

小罗道：“那有三种结果。第一种是挖掉你的双眼，送你到万花楼当一名瞎妓；第二种是挑断你的手筋脚筋叫你变成一团肉泥，俗称：人彘，慢慢等死；第三种简单一些，我直接把你交给王爷邀功。王府那稀奇古怪的刑法，可够你享受的。”

闻媛便听也不敢再听下去，双袖一抖，遮住小罗面庞，张开胳膊直接飞向墙头。

小罗并不追赶，微笑着盯住她的背影。

闻媛尚未踏上墙瓦，突然墙那面一声呐喊，出现一片刀丛。闻媛一个斤斗折下来，朝另一方向逃去。

小罗一点也不急，王府的防御工事足可以对付上万的武装士兵，一个小女子若能全身而退，岂非天大的笑话！

(未完待续)

◎ 张太学

一株蜡梅的“守和”之道



2025年秋冬时节，保康县作家协会组织县内作家、文学爱好者10余人，赴过渡湾镇蜡梅谷景区开展“临峰鉴秋色·幽谷寻梅香”文学采风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创作素材，以文学力量助力保康文旅康养等“一区三地”建设。本期“特别策划”栏目特遴选编发张太学、喻金刚、魏群夫、崔道斌、杨兴玉、刘羽、陈德道、汪兴根、王飞等9位国家、省、市会员赴过渡湾镇蜡梅谷采风活动作品小辑，以文学名义书写蜡梅谷秀美自然风光，传播景区人文风情，助力保康经济高质量发展。

“既入谷，纵使杂念万千，与其自洽，不如放下。”

——放下亭内篆刻《心经》首句，星云大师亲题

东半球唯一野生群落的生态密码

晨雾尚未散尽，我们一行踏进了蜡梅谷入口。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进入这个山谷了。多年前，我和文友首次走进这个神秘山谷时，它的名字叫野花谷。其实，它还有一个鲜为外界所知的名字——刺滩沟。而今它被正式冠名为蜡梅谷了。无论地名如何改变，这里的野生蜡梅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无论岁月如何转换，它年年岁岁依然花开花落，人们踏雪寻梅的兴趣依然热情高涨。

此刻，山风裹挟着微凉湿气扑面而来，

鼻尖却先撞上一缕清冽——不是雪气，不是松脂，是一种带着蜜意的冷香，幽而锐，似冰裂玉，又似古琴泛音，在寂静里铮然一颤。循香而行，雾霭渐薄，眼前豁然铺开一片苍青与金黄交织的峡谷：虬枝如铁，缀满蜡质小花，花瓣半透明，边缘泛着琥珀光晕；枝下覆着薄霜，霜上浮着细密水珠，每一颗都映着初升的日影。这不是人工栽种的整齐花径，而是整座山谷在呼吸——东半球唯一现存的野生蜡梅纯林，正以百万株之躯，在荆山腹地完成一场持续千年的冬日吐纳。

这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垂直褶皱带，海拔从一百多米的枫桥直接跃升至一千二百多米的峰顶。地质学家说，这种剧烈起伏是第四纪冰川退却时留下的“时间断层”——而蜡梅，正是那场远古寒潮中幸存下来的活体证人。它与红豆杉、银杏并列植

物界“活化石”，其基因序列里封存着被子植物早期分化的密码。保康全县野生蜡梅资源达二十二万亩，占全球总量约百分之六十；仅过渡湾镇蜡梅谷等七条沟壑间，便密集分布着一千一百公顷纯林、约一百万株个体，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原生种群。这数字背后，是不可复制的生态孤本：蜡梅对生态环境苛刻至极——它只认北纬三十度附近、海拔两百至六百米之间的酸性腐殖土，需年均温七至十五度、年降水九百二十多毫米的精密平衡。它不单是花，更是环境指示物种：其物候节律、根系有固土能力、为中华斑羚与猕猴提供食源的功能，共同织就鄂西生态屏障的神经末梢。

溪流在谷底蜿蜒十六点六公里，清浅见底，水声如碎玉轻叩石罅。空气沉甸甸的，却非因湿度，而是负氧离子在奔涌——每立方厘米超三万个，部分区域达十万，被称作“天然氧舱”。我深吸一口气，肺腑间似有微电流窜过，紧绷的太阳穴悄然松动。身旁讲解员指着溪畔一丛低矮灌木：“看那叶子背面泛银白，是‘檀香蜡梅’；再往上坡，红心品种的蕊带胭脂色——蜡梅谷里光珍稀变种就有数百公顷，二十多万株。”他说话时，一只松鼠倏忽掠过枝头，惊落几粒蜡梅花苞，坠入溪中，随波轻旋，像一粒粒微小的、不肯沉没的黄金。

这山谷的珍贵，不在其壮美，而在其不可替代——它是地球北纬三十度生命韧性最沉默的碑文，也是人类文明尚未读懂的生态母语。

从“活化石”到“法治绿洲”

蜡梅谷的生态价值，不仅在其自然奇观，更在其被系统性保护的制度根基。二零一二年，保康县融成美境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启动项目，总投资六个多亿，总规划占地一百九十亩，目标打造“世界首个野生蜡

梅精油萃取中心”“首个蜡梅主题艺术酒店”及标准SPA体验区。然而，发展之路并非坦途。二零零三至二零一二年，三座水库与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南河流域大面积蜡梅栖息地，一度导致资源锐减。

为扭转危机，保康县构建起“司法+行政”协同保护机制。二零二三年六月五日，保康县人民法院与县林业局在蜡梅谷共同揭牌成立野生动植物保护基地，并移交首笔一点六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专项用于刺滩沟林场及周边区域的生态修复、植被恢复、栖息地改善与野生动物救护。该基地依托“恢复性司法”理念，打通审判、执法与专业保护机构的协作壁垒，构建“惩治、修复、警示、教育”一体化格局。

与此同时，科研力量持续注入。保康县林业部门建立蜡梅种质资源库，对野生蜡梅进行DNA建档与低温保存，防止遗传多样性流失。二零二五年，保康县作家协会组织文学采风活动，深入挖掘“谷景与山居交错、花香与溪流相融”的独特意境，推动“讲好蜡梅谷故事”。这些举措表明，蜡梅谷不仅是人类的自然遗产，更是一场由法律、科技与文化共同守护的生态文明实践。

山水间的东方哲学栖居

穿过雾霭，一座灰瓦白墙的院落浮出山腰——守和别院。唐宋风韵的木构建筑没有一丝突兀，屋檐的弧度恰似山脊的延展，窗棂的格纹暗合溪流的波纹。设计师梁建国在此植入“素”与“静”的极简哲学：大窗框住整幅青黛山色，石墙嵌着百年古树虬根，木圆门半掩竹影，推门即见一池静水，倒映天光云影。门楣悬匾，墨迹沉厚：“守和”。

《道德经》有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处“守和”，非消极妥协，而是阴阳相激后的动态平衡——如蜡梅

在严寒中蓄力绽放，如溪水遇石分流却终归大海。我们一行在品香居静坐片刻，窗外竹影摇曳，室内焚着新焙的蜡梅香丸，气息清苦回甘，竟与窗外山风同频共振。

拾级而上，雾气渐稀，一座六角亭立于崖边，匾额上“放下”二字如刀劈斧削，出自星云大师手笔。亭内四壁篆刻两百六十字《心经》，朱砂未褪，字字如印入石。我驻足良久，指尖抚过“色即是空”的凹痕，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女子清脆笑声——游客中有两个年轻女子正踮脚去够亭柱上垂挂的铜铃，铃声叮咚，惊起一群白鹭掠过山谷。那一刻，“放下”不再是玄奥禅语，而成了山风拂过耳际的轻盈。

再往上，两块巨石横亘小径中央：左侧悬心石重十二点八吨，表面粗粝嶙峋，压得人肩颈微沉；右侧放下石体量为其两倍，敦厚稳重，石面被岁月磨出温润光泽。游客反馈里反复出现一句话：“走过这两石之间，才算真正入谷，把俗世的烦恼都留在谷外。”我屏息迈步，左脚踏悬心石，右脚踏放下石，身体本能前倾，仿佛卸下无形重担。抬头望去，远处银洞沟峡谷的云海正翻涌成浪，阳光刺破云隙，金光如瀑倾泻而下——原来“守和”不是凝固的静止，而是悬与放、重与轻、收与放之间那道微妙的临界线。

山水在此成为哲学的具身教材：建筑是凝固的《道德经》，石头是立体的《心经》，而每一次呼吸，都是对“和”的重新校准。

从蜡梅精油到《山海经》的文化沉浸

上午：一滴精油里的千年时光

香文化博物馆的调香阁里，老师傅正用银匙舀取蜡梅干花。他告诉我们：“九百朵野生蜡梅花，经古法蒸馏，才得一滴精油。”这数字令人屏息——九百次绽放，只为一次凝练。精油色泽淡黄，置于掌心轻

搓，暖意蒸腾，冷香骤然迸发，如冰泉乍涌，继而化为蜜意，最后沉淀为木质的微涩。这香气里藏着 β -榄香烯（抗衰老）与芳樟醇（免疫调节）的活性密码，更裹着荆山云雾的湿度、岩石的矿物质与千年冰川的凛冽。

我学着调制一支“守和香”：三分蜡梅精油、两分沉香粉、一勺陈年柏子仁。当三种气息在陶钵中交融，冷香渐暖，苦味转甘，竟真如《隐居十六观》所绘——“素”非苍白，“静”非死寂，而是万物在克制中达成的丰盈。

下午：神兽从典籍跃入山林

《山海经》神兽艺术展的主厅，矗立着九凤雕塑——九首人面、鸟身而青，骨架竟是野生蜡梅枯枝与荆山毛竹编织而成。楚人崇凤的图腾，在此挣脱青铜器的冰冷，长出植物的筋脉与山野的呼吸。聆听艺术家邱启敬的声音：“让神兽长在荆楚大地上。”展柜中，窸窣的鳞片是溪石打磨，獬的角由蜡梅老根雕琢，梦貘的脊背覆盖着苔藓与蕨类——神话不再是纸上的想象，而是扎根于蜡梅谷生态肌理的当代哲学转译。

傍晚：在无边框泳池里浮沉

九雅轩的SPA空间，玻璃幕墙外是层叠山峦，幕墙内是氤氲水汽。我浸入恒温池水，蜡梅精油按摩师的手法如溪流抚过脊背。当热石敷上后颈，窗外暮色渐染山巅，池水倒映着飞鸟掠过的剪影。这一刻，“焚香、品茗、听雨、赏雪、侯月……”的古人九雅，被压缩进一池温水与一缕幽香里。游客评价它“不是普通的spa间”，而是“建于山林之中的无边框泳池，一键切换场景，人在山中游”。

香是流动的哲学，神兽是落地的神话，SPA是古老的服气在现代的温柔回响——在这里，文化从未悬于高阁，它就长在蜡梅的枝头，融在溪水的波光里。

住在风景里的身心回归

清晨，素心云居的窗帘自动缓缓开启。

没有闹钟，只有鸟鸣如珠玉滚落窗台。

床是零压记忆棉，枕是蜡梅乳胶枕，枕套绣着细密梅枝，鼻尖萦绕着若隐若现的香薰气息——这便是“蜡梅睡眠系统”。推开窗，云海正漫过对面山脊，如沸水翻腾，金光刺破云层，将整座山谷染成流动的熔金。

午后，我们随向导溯源蜡梅谷。溪水清冽刺骨，踩着青苔覆裹的卵石跳跃前行，水花溅湿裤脚，凉意直透肌肤。歇于自寨民宿，主人已燃起炭火，紫砂壶嘴喷出白气，茶汤琥珀色，入口微涩后泛甜，是山野的本味。他笑指窗外：“我们喝的这茶，保康比比皆是，它的根须或许就扎在蜡梅林下，吸的也是同一片山气。”

入夜，星空亮起微光。躺在充气垫上仰望，银河如泼洒的碎钻，清晰得令人心颤。炉火噼啪，烤着本地熏腊肉与炕洋芋果，腊味的咸香混着泥土气息，佐一杯微醺土酒，暖意从胃脘直抵心间。民宿主人送来一盏蜡梅雪梨膏：“含一颗，润喉养肺，山里夜寒。”自寨民宿的独立民墅内，床品柔软如云，窗外虫鸣织成天然白噪音。情侣游客说这里是“完美的约会地点”：落地窗框住整幅蜡梅谷夜景，投影仪播放着无声山林纪录片，浴缸旁插着新折的蜡梅枝，水汽氤氲中，花瓣悄然舒展。

旅居的真义，不在看风景，而在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当你的呼吸与山风同频，味蕾记住土地的馈赠，指尖触到古树的年轮，你便真正住进了这片山水。

蜡梅谷的“守和”启示

离开那天，晨雾又起。

我站在谷口回望，梅香比来时更浓，仿佛整座山谷正将最后一缕清冽，郑重交付于

我的衣襟。车行渐远，后视镜里，灰瓦白墙的守和别院渐渐隐入青黛，唯有那“放下”二字，在薄雾中愈发清晰。

蜡梅谷的双重价值，至此已无需赘言：它是东半球野生蜡梅的活化石基因库，以百万株纯林守护着地球北纬三十度的生命密码；它更是东方哲学的当代修行场，用悬心石与放下石的辩证、守和别院的木构智慧、九雅轩的SPA水波，将“守和”“放下”从典籍箴言，锻造成可触摸、可呼吸、可安眠的日常实践。

游客称它为“中国养生第一谷”“自然与文化交融的康养秘境”。但我想，它的终极启示或许更朴素：当都市生活将人切割成效率碎片，蜡梅谷却以最缓慢的节奏——一朵花酝酿九百日，一滴油萃取九百朵，一块石静卧千年——提醒我们真正的韧性，不在疾驰，而在懂得停驻；真正的富足，不在占有，而在学会守和。

车将过蜡梅谷口时，忽见路边坡壁之上，一株老梅斜刺而出，枝干虬曲如龙，花苞密布如星。它不争春色，不惧霜雪，只在这荆山腹地，岁岁吐蕊，年年守和。

原来所谓“活化石”，并非凝固于时间之外，而是以最谦卑的姿态，深深扎进当下每一寸泥土——

它不教人逃离世界，只教人如何在世界的风暴中心，为自己种下一株蜡梅。

（本栏责编：张太学）

◎ 润玉

深谷寻梅

谷底风光

谷前广场空旷着，像在等候我们。杨柳、榆钱、银杏和一些叫不上名的树木稀稀疏疏，散布四处。风一飞，秋叶簌簌坠落。金黄在银杏树下耀眼，仿若铺了一层金片，在草坪上明媚。更多的叶子，青绿、褐黄、紫红交织，高高低低挂在树上，铺在地上，色彩斑斓，似一幅精美的油画。《山海经》里那些奇名怪形的神兽，在雕塑大师邱启敬先生的演绎下，穿越千古，或立或伏或蹲于这片旷野，这儿一只，那儿一只，让人仿佛走进神话世界，落眼尽是新奇。

半圆形的谷门宽阔敞开着，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门，只要你想进，就随便出入。想必，谷主虚怀若谷，欢迎人们随时来访。以前也曾数次入谷，皆是直进直出，通行无阻。不过，彼时里谷尚在建设，脚步走不出多远，那些深谷风光，只能远远观望，心里想象。

“蜡梅谷”三字嵌在飞檐翘角的半圆门楣上，在艳红的九凤飞羽下金光闪闪。《山海经》里的这只神鸟，飞了几千年，飞累了，终于落到蜡梅谷，安家了。

门前，一兽横卧，似马非马，身躯被雕塑师拉扯得长长的，可以五六人共乘，刻字示名曰騊駼。《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

“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色青，名曰騊駼，骑之增寿千年”。显然，这是一种美好的寄愿，祝福来此一乘的朋友们，健康长寿。

这时节走进蜡梅谷，感觉刚刚好，秋意不尽，寒冬未至，天空透彻地蓝着，山林亦不觉得老气横秋。

阳光也刚刚好，不冷不热地洒在身上，洒在周围的山岭上、树枝上、岩石上，明媚

着略显黯淡的季节，温暖而又柔和。也有一些光漏过斑驳的枝叶洒进沟谷，显得有些倔犟，似乎非得来谷底探个究竟，像我们一样，带着新奇，带着热情，也带着对这条沟谷的倾慕。

在这些刚刚好的阳光下徜徉，我们的心情也刚刚好。不过于亢奋喧嚣，扰了山谷的清宁。也无消沉呆滞之气，融不进山水屋宇构筑的满谷风情。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景致，总让人感觉美好而舒适。

谷很深，差不多四十里。前谷宽阔低沉，大门后悬心石和放下石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布置。悬心石其状若心，重逾十二吨，被四根钢索吊于巨架之上，临空悬顿，似一颗放不下的心。放下石立于垂壁之下，石旁有亭，取名“放下”。原本不会说话的石头，在这里“开口了”：世间纷扰，人生苦短，与其时时处处为名利恩怨牵肠挂肚，心若悬石，不如走进幽谷，至此放下心念，回归山水，顺其自然。

小冯在一旁介绍和引导，这里是放心石，也叫开心石，后面是放下石，相距仅十余米，遥相对应，张弛有度。一悬一放，就在一念之间……好听的嗓音不温不火，娴熟温柔。

这时节来蜡梅谷探访，寻的是景，是梅，亦是心情。刚刚好的阳光下，心境格外透彻敞亮。金钱，名誉，地位，权势，还有那些恩怨纠葛，乱云纷争，全都不放在心上。眼里只有景。景映在心里，心里便只有山水的美好，幽谷的美好，蜡梅的美好。

经放下厅，过子归桥，擦着谷底清澈溪水而上，蜡梅比肩接踵而来，泥墙黛瓦在枝叶与极细的梅香间或明或暗，或隐或藏，平

凡简朴得不像景区屋宇，倒一如乡野民居，依山取势，东西前后错落于两侧林野，在红黄浅绿的枝叶间点缀着幽谷风光，酡然再造的世外桃源。

“子归桥”是蜡梅谷九桥第一桥。“子”是对来宾的尊称。不管你在家、在单位是什么，多么平凡弱小，到了这里，都是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高高在上的历史人物齐名的“子”。开心吧？“归”就不用多说了，就是盼你回家一样归来，安安心心地住下。

再往里，梅文化博物馆依在山谷一侧，周围蜡梅、竹木交错环绕，梅香悠悠。刚刚好的阳光透过绿意未尽、红霜点染的树叶落在屋上、地上，光影斑驳。蜡梅生物展示、蜡梅文化展示、蜡梅研发生产、蜡梅产品展示四个区间在馆内平分秋色，各负使命。

小冯说，这里有目前全世界唯一的野生蜡梅精油萃取中心，也是蜡梅谷的核心。日本人用了二十年光阴，想萃取都没成功，蜡梅谷做成了，获了奖，还申请了专利。听来让人沾沾自喜，得意洋洋，似乎，我也是蜡梅谷人了。

山居小筑

虽是点缀，但屋宇仍是蜡梅谷的主宰。谷主居，来客居，一应工作人员居。山谷清幽，云飘水流，不管什么时节，都刚刚好，适合居留。

经玉石馆往深行，山居在里谷溪流两侧的山坡星落棋布，有的一群，有的独处，也有的成排列队，山色秋声里，各有不同姿势，不同情景，也成就着不同的幽谷风光。

小冯首先带我们走进“天成小筑”，里面窗明几净，会客厅整面的玻璃墙把室外一方山林梅景完美搬进小居，也把刚刚好的阳光搬进来，照得满屋生辉。木香、梅香似有若无，那些小巧的摆件、盆景和整个居室看上去十分简洁素雅，观赏间，忍不住想坐下眯一眯眼，吸口气，吞吐些深谷清新气息，

安享片刻清宁，让富氧离子在肺腑重重地走几趟，洗肺涤尘。

“守和别院”绝对是谷里的星魁。名家精心设计，形制独特，优雅别致，2017年获“麒麟奖”空间陈设美学奖。小冯说，这个奖是中国陈设艺术设计的最高奖。嗨，这不相当于文学的茅盾、鲁迅和老舍奖吗？了不起！

精致首先在门。仿古似亭的门楼临路独自卓立，灰瓦墨柱，与一旁的罗汉松形影相依，在刚刚好的阳光下古色古香，一眼就让人喜欢。穿过去，便是看去一样简朴的正居。木质原色的大门被小冯轻轻一推，“依呀”一声开启，仿佛远古的问候迎接着我们的探访。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木香，感觉像是回到了童年的老屋，宅子到处充盈着实木家具的味道。屋内装饰朴实素净，三室三厅“一间堂”，堂连着厅，厅外有廊，廊边植竹，竹旁是梅，看上去就如把竹梅种进了室内，创意新颖。室内陈设看似简朴随意，一截原味枯树枝，一盆鲜活文人树，一个小雕塑，一件小挂饰，一组小造型，一本小册页……看似平常，其实物皆不凡，处处藏满心机，溢出用心，刚刚好好地与桌椅窗几和谐相融，素洁、高雅，又不显奢华张扬之气。

在这里，我们与《山海经》里又一神兽相遇。不过这只是一个摆件，与前谷地上牛高马大的巨型雕塑相去甚远。它叫食梦貘，是传说中喜欢吞噬人噩梦的怪兽。把它摆在床侧，似在告诉入住别院的客人，尽管放心休息，即使有梦惊扰，也会有食梦貘帮你吃尽，给你完全的清幽。

过静思厅，下台阶如出室外，其实人仍在别院之中。极低处是室内“恒温泳池”，引蜡梅深谷的山泉制备。夏季，池水清冽，入泉酣畅。冬天，室内恒温守暖，窗外瑞雪飘飘，伴上一盏香茗，极美。倘若再有红袖添上一枝梅香，与三五知己海阔天空，完全就是神仙日子。

最妙的还是“连山石”。那些山体原生

巨石，被设计师完美的保留下来，在别院的地上、房间的墙上、泳池的角落，展露着自然的峥嵘，与建筑、与景致浑然一体。其实，漫步整个山谷，这种“山中屋，屋中林，屋中石，石砌屋”的布局和建设理念，处处皆是。或许，这正是蜡梅谷返璞归真，演绎自在天成、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精妙所在。

这种和谐，在和正堂、自寨小院、自氏宗祠等一应建筑中都有随机应变、别有用心地体现。本来，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应与自然和谐共生。三千年前蜡梅谷荒无人烟，沟谷原始，草木繁盛。三千年后，人类文明在这里的刻碑勒石，也只能锦上添花，在山谷旷野的里，恰如其分地耕植点缀，去芜存真，让世间多一处更美的幽谷。

梅在枝头

来得稍稍有点早，许多蜡梅缀在枝上，心思还紧紧地藏在萼中。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她一定是在等什么。一场雪，一阵风，还是梦中的一次邂逅？

离小雪只有一周时间了，雪在哪儿还不知道。来的路上，还是躲在谷里哪个角落，然后冷不丁地蹦出来，给人一个惊喜？

往年的往年的往年，这样的时节，雪已落满山野了。那时我还小，蜷缩在那个没有蜡梅的小山村，野风灌满了童年的冬天，漏水搪瓷盆改装的小火炉冒着树枝燃烧不尽的灰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实在无趣无聊。寒冷凝在脸上，红红的，像冻在地里露出半截的红萝卜。小心思不解风情，总盼着满地的雪薄下去，薄下去，早点露出春的温情。

蜡梅不这么想。对雪，她是爱恋的。爱得深沉，敞开心扉。仿佛，只有洁白的雪，才值得她灿烂。

与那个小山村相反，蜡梅谷的蜡梅很多，多得有些拥挤，或者说，路也得给她让路。全球尚存的36万亩野生蜡梅中，这里就有12万亩居住。她们左右相邻，遍布山山岭岭，沟谷幽壑。隆冬瑞雪时节，十里浮香。

谷主慈心慧眼，择此筑路建屋，僻成世外幽居休闲佳境，赏梅，植梅，采梅，炼梅……如和靖先生，“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只不过，彼梅非此梅。和靖先生的梅，应是蔷薇科的垂枝、直枝或龙游类的，花朵比蜡梅大，红、粉、墨、绿，色彩缤纷。蜡梅不同，是蜡梅科蜡梅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明确“此物本非梅类”，因其花色艳黄如蜜蜡，又与梅花同期开放，得名“蜡梅”。

苏东坡和黄庭坚都极爱之，两人共同将蜡梅推进了诗文的圣堂，促成了蜡梅与文学的花前月下，将原称的“黄梅”改名为“蜡梅”。他们之前，没有人写蜡梅。那些浩瀚的古诗古文，没有一句一字吟咏。“苏黄”不服，开始大肆宣扬，极力推崇，题写了不少蜡梅诗文，一心一意要把蜡梅捧红。黄庭坚尤盛，有名的就不下五首。我最喜欢这首：

“闻君寺后野梅发，香蜜染成宫样黄。
不拟折来遮老眼，欲知春色到池塘。”

一如萃取的蜡梅精油，字字千金，短短28个字，把蜡梅的野生品性和味、色、质地、时节，还有人物、心情、意境写得生动形象，淋漓尽致。

莫说，文人的影响就是大，这一写还真把蜡梅捧红了。一时间，赵宋沸腾了，蜡梅成了诗中花魁，苏黄之外，王安国、杨万里、朱淑真、吴文英、白玉蟾、谢翱等起哄似的，纷纷跟着蘸墨起笔，慷慨诗词。此刻在梅林穿行，想起那些平仄起伏的诗句，一时又似乎正行进在那些摇头晃脑的诗文里：

见江楼下蜡梅花，香扑金樽醉落霞。
独倚东风如梦觉，一枝春色别人家。

这是洪炎写的，诗中直接嵌入了“蜡梅”，别的梅花想争都不行。够味！这个洪炎，不是别人，正是黄庭坚的外甥，想必受他舅舅影响极深，也爱蜡梅。

亦有白色的蜡梅，只是极少见。保康县城东坡紫薇园里有几株，初见曾颇为惊讶。不知蜡梅谷里有不有白蜡梅，但一路行去，

零星早熟的少许花朵里，唯有金黄。黄是富贵之色。蜡梅既有含香天姿，又深蕴富贵底色，花中榄香烯、芳樟醇等元素为众卉翘楚，提炼成液，值逾黄金。在前谷的梅文化博物馆里，就呈放着许多萃取的蜡梅精油，醇香芬芳，精贵者千金一克，让我等凡夫俗子只能远观，不敢入手。生怕一不小心，那精致的玻璃小瓶滑出掌心，陪不起。

但那香气实在好闻，浓淡也刚刚好，如兰似桂，若有若无，飘渺充盈在整个馆厅，闻之陶醉，不舍离去。

沿沟谷缓步前行，梅始终在身边缠绵，左一丛，右一簇，不离不弃。奇妙的是，蜡梅谷的梅，有众多不同的品种，素心、磬口、金钟、狗牙、小花、虎蹄等等，都是天然野生。这些第四纪古冰川遗留的活化石，已不知在这里安家多少年了。粗壮的，不像落叶灌木，反如乔木一般高大挺拔。最大的一株，胸径30多厘米、高15米，世界之首。

再往前行，小冯指着一座带长廊的桥说，这桥叫“子梅桥”，廊叫“梅廊”，是赏梅佳地。也是，蜡梅是花中君子，值得当一个“子”字敬重。放眼望去，梅廊周围好多的蜡梅已开始盛放，娇小玲珑的花朵，在刚刚好的阳光下笑得特别灿烂，散发的馨香，也不浓不淡刚刚好，吸一口气，整个人都醉了。没有开的，杏黄晶莹的蕊片，也已做好了欲飞的姿势，那心思，藏也藏不住了。想起之前写过一首《蜡梅》歪诗，以为还合此谷梅影倩姿，复印献丑：

寂寞很优秀
在芬芳的心里顽强坚守
窗外月光依旧
流水也故作轻松
鸣虫弹奏着欢乐
似乎
夜是它们的
谁也不能抢走
就连那些热心的小鸟
此刻 也倦怠了
栖在枝头

不再与你编织
一个又一个的梦

你的目光如水
心却裹进厚厚的寂寞
等候像一场连绵的秋雨
耐心地
耐心地把时光打磨

雪终于落下
寂寞里又渗进寒风
而你却灿然一笑
仿佛
仿佛看见那个少年
已走出梦中

诗不怎么好，不比“苏黄”，就是“豫章四洪”，也差十万深谷。但我心甚好，一样爱梅。爱是这世上最美也最珍贵的。在蜡梅谷，除了蜡梅，还有什么比她更美，更值得去爱？

(本栏责编：张太学)

◎ 魏群夫

那片峡谷那片香

去野花谷的人，多为赏蜡梅。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有17公里长。在逼窄的山谷中穿行，四周静谧，能听到步履扣击脚下石板的回响。

蜡梅花迟，非冬腊不开，其它季节去，在谷中穿越，也不虚行，有探幽之美。

那次去，正是深秋时节的一个午后，秋意正浓，阳光也正好，周身舒坦，让脚下的步履显得轻快。一上来，我们就把导游甩在身后，面对自然之境，一切解说都是多余的。我们迫不及待地一路冲撞进去，两山夹持而来，像要碰到鼻子，又因高而挺拔，可望而不可及。谷底没有一缕阳光，阳光像被困在山腰，欲来未来的样子，有“阴阳割昏晓”的意境，额头生出一丝凉意。放眼望，唯觉峡谷深不可测，只好渐行渐入，逶迤向前。

谷底有水，一入谷，水就扑面而来。我们在峡谷中走了有多久，水流就陪伴了多久。越往里走，水并未变细，也不瘦弱，只是更为清澈，清澈中倒映着两侧的山峰、树木和湛蓝的天空，像平铺的一幅水彩画；清澈到想蹲下身子，忍不住掬一捧入口。溪流应该是从两边的山中汇聚而来，一边会合一边流淌，沿着谷底，跳跃向前，时而激越，时而潺潺无声，时而隐于沙石、草丛、灌木。山谷太长，我们没有走到尽头，甚至连一半都没走到，所以，很遗憾，没有看到水的源头，但我们看到了水流的终点，它汇入南河，一路高歌而去，入了汉江、长江，回到了母亲河的怀抱。

深秋的峡谷是多彩的，枫叶正红，野菊

花正开，半山腰的花栎木片片金黄，栌木叶半落未落，百年古藤凌空而起，映照秋日的高远与空旷。

来得有些早了，蜡梅正在孕育花蕾。如果再晚些时日，漫天大雪中，梅花次第盛开，谷内芳香四溢，漫步其中，如入仙境，且行且歇，那该多好！

全球野生蜡梅仅存36万亩，保康独占22万亩，其中野花谷刚好12万亩，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野花谷也因此成为全球唯一的一个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还是东半球最大的野生蜡梅群落。神奇的是，蜡梅野生只分布在北纬28度至34度之间，而且海拔只能在300米至700米，这一苛刻条件，实为地质运动与气候变迁共同塑造的“金丝笼”，也是第四纪冰期反复进行筛选出具备精准海拔响应的鲜活见证。野花谷正好在北纬30度，海拔在193米至1207米之间，如此看，野花谷是幸运的，是野生蜡梅的天选之地。

北纬30度，是中国的一个地理标识，因为在这个纬度上，诞生、繁衍和活跃着很多珍奇动植物，有些甚至是濒危物种，比如珙桐、红豆杉、雪豹、藏原羚等等。显然，这是一条特种的生命线，也是一条让动植物专家、学者们兴奋不已的情感线。

野花谷的蜡梅共17个品种，900多万株，几乎每五步之远，都能看到一株。品种有磬口、黄白、红心、紫蕊、檀香等，极为珍贵。树龄大多在百年以上，其中最大的一株，直径27.5厘米，高13.5米，被誉为“蜡梅王”，为世界之最。野花谷蜡梅保护之

好、品种之多、树龄之长、冠丛之大、群落之集中，让山城保康当之无愧地坐上“蜡梅王国”的宝座。1987年，国家首任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地勘察保康野生蜡梅后，欣然提笔行草“蜡梅王国”四字。

野生蜡梅在野花谷能得以如此完整的天然保护和自然繁衍，得益于一次又一次的命运机缘，颇有天然偶成之意，非人力所能及。按说，保康很多乡镇都处在北纬30度上，也零星分布有野生蜡梅，为何没有一地像野花谷这样保护如此之好，成如此规模？可见，冥冥之中，乃自然造化。

野花谷过去叫刺滩沟，是过渡湾镇过渡湾村的一个庄子，庄子里原来住有十几户人家，因林深谷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后来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后，陆续都搬走了，留下空荡无寂的峡谷。现在，进入谷中，仍能看到过去农户留下的土墙黑瓦、石垒猪圈、石砌厕所等生产生活痕迹和遗址。人类活动的大幅减少和干预，特别是无人刀耕火种和伐木垦荒，使野生蜡梅得以保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麻疯病尚是难以有效治疗的皮肤病，因其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只能采取隔离治疗。隔离点既要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又要便于病人生活、医生治疗，野花谷就成为理想之地。高峰期时，全襄阳市的麻疯病人全部迁到野花谷进行封闭治疗，一人一室，独门独户。因为谈“麻”色变，除病人和少量医护人员外，野花谷自此近二十年无人靠近，让野生蜡梅再次得以休养生息，境内的森林覆盖率也迅速飙升至97%以上，全年实测负氧离子最高15万多，常年10万+，远超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天然保护的同时，因蜡梅品种繁多，馨香持久，极具观赏和医药价值，引起了时任镇上的党委书记刘万义和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林业专家戴振伦的极大兴趣和持续关注，两人积极探索原种繁殖和技术嫁接，均取得成功。在最后一个麻疯病人治疗出谷

后，林业部门接管了这一区域，正式成立刺滩沟林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借助成熟的繁育技术，县里将蜡梅定为县花，在城中河西辟出百亩坡地，通过异地栽培和繁殖，广植二代、三代蜡梅，打造出百亩蜡梅公园，成为山城一景。

花开花落又一年。2012年深秋，野花谷里的蜡梅像往常一样，正孕育着新一年的花蕾，含苞未放时，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蜡梅有缘人——傅建平，这个湖南醴陵人，以药业起家的商人，早在2006年，就受两梅院士陈俊愉的影响，开始关注蜡梅精油萃取，因听陈院士说，蜡梅富含一种叫榄香烯的物质，有很强的抗氧化抗肿瘤功效。陈院士在自家院子里亲自栽了两株蜡梅，供平时研究。经人推荐，傅建平当年专程赶到河南鄢陵县考察蜡梅，本欲建厂开发，因其蜡梅面积过少，无法承载精油萃取需求，只好遗憾作罢。

一次偶然的机缘，听新华社湖北记者站站长介绍，湖北有个叫保康的地方，光野生蜡梅就有20多万亩！这让傅建平心头为之一颤，却也将信将疑。

蜡梅之所以称为蜡梅，因其开花时花瓣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蜡质，颜色似蜜蜡，故得此名。（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此物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此得名。”宋?苏轼与黄庭坚诗句中均有描述。蜡梅与腊月开花的梅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植物。腊月开花的梅花是蔷薇科梅属，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而要从蜡梅中萃取出精油，必须做脱蜡处理，而脱完蜡，精油就全跑到空气里了。一家日本的企业，花了十几年，也未能攻克蜡梅精油萃取技术。

傅建平秉持“开发是最好的保护”理念，坚持以蜡梅鲜花的采集、萃取为路径，再从蜡梅精油中分离出榄香烯单体，让蜡梅涅槃再生、造福人类，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蜡梅的巨大价值，进而自觉保护和种植繁育，

让蜡梅世代代生生不息。

从蜡梅中提取得到的精油极少，提取量只有1.2‰，也即1000克蜡梅鲜花，只能萃取出1.2克的蜡梅精油，相当于900朵蜡梅花方可提取1滴精油，加上原材料成本，一克的价值是黄金的5倍，足见精油的珍贵。也因此，蜡梅精油被誉为“东方雅香”。

傅建平从一脚踏进野花谷，就再也不想离开，永康承诺将野生蜡梅资源交由其独家开发30年，傅建平则掷地有声的承诺：投资蜡梅谷不低于一个亿，双方一拍即合。2013年元宵节刚过，一期香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建，5月22日，博物馆顺利落成。

2014年12月底，傅建平摘取蜡梅谷里的第一朵蜡梅，尝试提取精油，到2015年2月，入库27.8吨，当年6月，全部鲜花萃取完毕，得精油36.5公斤，这是傅建平在野花谷中得到的“第一桶油”。到2024年，蜡梅精油的相关产业链销售额已达1580万元，开发出了蜡梅睡眠、养肺、抗衰三大系列产品，再次延伸了蜡梅造福人类的产业链条。

真正沉湎野花谷后，傅建平先后请人规划设计，积十年之功，以“融境、成境、美景、自寨”为主题，将开发与保护、建筑与环境、人文与自然有机统一，实现天地宅人、林木山水、亭台楼榭和谐共生，相继投资6.5个亿，将野花谷打造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一个野生蜡梅精油萃取中心；世界第一个蜡梅精油养肺抗衰体验区；世界第一个以蜡梅文化为主题的艺术酒店。野花谷成为傅建平放空心灵、辟谷修身、养性怡情、参悟人生、会友交游、切磋思想的理想之境，自由之地。

在近半天时间里，我在野花谷中停留时间最长的点位有两个：一为精油萃取中心。蜡梅精油萃取工艺十分复杂，分粉碎、萃取、脱蜡、提炼四个步骤，傅建平聘请哈佛大学博士张楠负责技术攻关，通过突破蜡质封存难题，已实现千分之2.1的精粹提取率，比最初的千分之1.2提高了千分之

0.9。同时，将榄香烯、芳樟醇等珍稀物质的活性留存率提升至98.6%，使精油分子在空气中悬浮时间突破7小时；一为香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图文并茂、实物并呈的蜡梅文化，让人大开眼界。原来，蜡梅按花型分，也颇有趣，品种有：虎蹄蜡梅（花瓣较圆，花大色黄，内花微带红紫色，像虎蹄，因此得名，香气浓，开花早，故也称早梅），素心蜡梅（花呈椭圆形，向后反卷，花色淡黄，蕊洁白，花香芬馥，花朵较大，又称荷花梅），金钟蜡梅（花大，重瓣，形似金钟，花色金黄，香气浓郁），狗牙蜡梅（枝条细而发红，叶狭尖而光薄，花小而瓣尖，如狗牙状。香气淡，因其花九出，又称九英梅），磬口蜡梅（花圆润，呈深黄色，花朵大，蕊紫色，香气浓郁，也称檀香梅，较为名贵，因其盛开时呈半合状，似僧磬之口，故名），小花蜡梅（花朵小，外被片为黄白色，内花被片有紫色条纹状，可有效除去空气中的灰尘）等等。

蜡梅是中国传统名花之一，具有极强的文化属性，富有高洁、暗香、凌寒等独有的文化气韵，深得历代文人墨客的赞誉。

出谷口，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李德裕的《忆寒梅》颇应此时之景：

寒塘数树梅，常近腊前开。

雪映缘岩竹，香侵泛水苔。

遥思清景暮，还有野禽来。

谁是攀枝客，兹辰醉始回。

返程的路上，已有再入野花谷的念想，显然，还需等待时日。我在等待一场大雪，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雪，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一场踏雪寻梅的大雪。

（本栏责编：张太学）

◎ 崔道斌

蜡梅谷寻幽

暮秋时节，风染层林。我随保康县作协采风团一行，踏上了前往过渡湾镇蜡梅谷采风的旅程。车窗外，远山如黛，近水含烟，20公里的路程转瞬即至。

蜡梅谷的入口，是一座横跨南河的知音桥，桥头“等个人”亭静静伫立。木质的亭柱氤氲着岁月的温润，檐角悬挂的铜铃随风轻响，仿佛在诉说着“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古老情怀。“这亭名藏着三重深意：等个人，灵魂遇见知己；求自在，俗尘落在身外；敬自己，心灵自由归处。”讲解员笑言，“这是蜡梅谷最高的礼仪，寓意着山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只为等待与它心灵契合的知音。”立于亭中远眺，南河流水潺潺，两岸红叶如火，远处的峡谷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让人未入谷便已心生向往——这方山水，果然是等待知己的世外桃源。

蜡梅谷地处北纬30°，这是一个充满神秘与奇迹的纬度，全球规模最大的野生蜡梅群落便诞生于此。这里不仅是“蜡梅王国”，更是第四纪冰川时期的植物活化石——野生蜡梅的家园。

走过知音桥，一尊长七米的雕塑《祝福》赫然眼前。当代艺术大师邱启敬以《山海经》神兽驺馼为原型，将吉祥如意凝于青铜之上。神兽昂首奋蹄，姿态雄健，与拱形大门浑然一体，正如《山海经》所记“骑之增寿千年”，承载着蜡梅谷对每位来客的美好期许。雕塑旁，几株野生蜡梅已然缀满花苞，深褐色的枝干遒劲

有力，花苞如蜡丸般饱满，虽未绽放，却似能嗅到那酝酿已久的暗香。同行的老作家轻抚枝干，感慨道：“这可是与恐龙、银杏、红豆杉同期的植物活化石，站在这里，就像触摸到了地球亿万年的沧桑。”

相传楚王夜宿荆山行宫，闻异香寻得金蕊玉瓣奇花，巫师称其“寒香仙”，可百病。楚王大喜，命人移栽宫中，后梦一素衣女子，自称系天界司香仙子，为济人间疾苦化身为蜡梅，以香济世。楚王遂制“蜡梅楚宫香”，自此蜡梅成楚国贵族珍品。据《襄阳府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蜡梅在楚地被视作“寒香之魂”。明代《保康县志》更载：蜡梅香闻数里，楚人以为神木。

沿溪谷前行，脚下的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两旁是原生石墙，缝隙中钻出的野草与苔藓相映成趣。讲解员介绍，蜡梅谷全长16.6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7%，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达3.2万个，是天然的生态氧吧。行至谷内，一块12.8吨重的巨石，被木架凌空悬托，从颜色到形状，都像极了一颗跳动的心脏，这便是“悬心石”。据说，2015年春，谷主傅建平在省道旁的苗圃偶遇此石，一见倾心，当即定下。以四根钢架木梁悬挂，寓意着现代人奔波忙碌的悬心之态。讲解员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客人在此合影后，发现从钢架木梁四个方向看，都是开心的“开”字，“悬心石”竟变成了“开心石”。这颗悬着的心，一旦放下，便能收获快乐。而不

远处，32.8吨重的“放下石”巍然屹立，星云大师题写的“放下”二字苍劲有力，与悬心石遥相呼应。石旁的放下亭外壁，篆刻着260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对联“蜡梅谷里尘嚣远；放下亭中俗念消”道尽“放下执念，方获自在”的禅意。有作家打趣：“走过这两石之间，才算真正入了谷，把俗世烦恼都留在了门外。”

穿过子归桥，便踏入了蜡梅博物馆的领域。这座以蜡梅文化为核心的展馆，分为生物、文化、研发、产品四大展区。在生物展示区，墙上的图表清晰呈现着野生蜡梅的分布：全球仅存36万亩，保康独占22万亩，而蜡梅谷就坐拥12万亩，是全球最大的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展柜中，17个蜡梅品种的标本排列整齐，磬口、黄白、红心、紫蕊、檀香等珍稀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讲解员特别介绍，馆外那株直径27.5厘米、高达13.5米的蜡梅王，已是百岁高龄，堪称世界之最。

文化展示区里，中国工程院陈俊愉院士题写的《蜡梅故乡》与前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蜡梅王国》墨宝熠熠生辉。陈院士那句“千百年来，人类辜负了蜡梅”的感叹，引人深思。墙上的文字记载着蜡梅的文化渊源：其得名，源于花瓣表面那层如蜜蜡般的蜡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此物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此得名”的注解，宋·苏轼与黄庭坚笔下的咏梅诗句，让这株古老植物更添文韵。而蜡梅与梅花的区别科普，则纠正了许多人的认知误区——原来蜡梅属蜡梅科，梅花属蔷薇科，只因花期相近、香气相似，才被世人并称。

最令人惊叹的是研发生产区。透过玻璃幕墙，全球首个野生蜡梅精油萃取中心的设备静卧其中，忙时吞花吐蜜，闲时安然避谷。讲解员揭秘，蜡梅精油的萃取曾是世界性难题，花瓣表面的蜡质层使得脱蜡与保油难以两全，日本企业钻研二十年

未果。直到哈佛大学博士张楠带领团队，以惰性气体包裹技术破解困局，最终实现千分之2.1的萃取率，将榄香烯、芳樟醇等珍稀物质的活性留存率提升至98.6%。“900朵蜡梅花才能提取1滴精油，一克价值堪比五克黄金。”讲解员的话语让众人咋舌。在产品展示区，精油原液、香薰套装、养生枕具、古法雪梨膏等产品琳琅满目，2021年研发的纳米级二流体雾化技术，能让精油分子在空气中悬浮7小时，缔造出“肺部SPA”的奇迹。这些依托22项国家专利打造的产品，抗衰因子浓度达欧盟标准的3.2倍，已远销海外，让蜡梅的芬芳滋养着更多人的生活。

走出博物馆，沿蜡梅林荫小道前行，便来到了守和别院。这座荣获“陈设中国·麒麟奖”空间陈设美学奖的建筑，隐匿在苍翠林荫之中，背山面水，与自然浑然一体。“守和别院”四字为书法家贺京沙所题，寓意坚守本心、顺应自然。踏入“一间堂”，樟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全屋家具采用经典榫卯结构，无一颗铁钉，尽显中式美学的精妙。穿过静思厅与连廊，“山中室，室中林”的布局令人称奇：圆窗倒映竹影，小弥勒佛像静坐其间，火山石花器中生长的绿植生机盎然。

识香厅内，“云灯”低垂，光线柔和。在此品一杯蜡梅花茶，茶汤清澈，梅香清雅，入口甘醇。旁边的恒温泳池以山泉水制备，窗外是皑皑竹影，若是冬雪时节，室内暖意融融，窗外雪花纷飞，伴着梅香品茗，定是终身难忘的体验。别院的三间客房“虎蹄”“檀香”“素娥”，皆以蜡梅珍稀品种命名，谭盾、李玉刚等名人曾在此下榻。房间内，蜡梅系列洗护用品散发着淡淡的幽香，管家式服务细致入微，让人真正体会到“放下烦忧，回归本真”的惬意。

午后的阳光透过枝叶，在石板路上洒下斑驳光影。我们一行深入融境、成境、

美境、自寨四大片区，感受“四境共生”的产业布局。融境作为科研中枢，蜡梅精油萃取中心与香文化博物馆相得益彰；成境的若饴山房以野山菇食疗为核心，传递着养生智慧；美境区域的玉石博物馆，邱启敬大师的玉雕作品琳琅满目，馆藏价值2亿元的和田玉冥想中心已成为文化地标；而自寨片区的8栋独立小院，更是将东方哲思与现代旅居完美融合。

自寨小院荣获2020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一等奖，由国际知名设计团队打造。“囚牛山居”“经纬草堂”“钧天小筑”“天成小筑”等8栋院落，每一栋都有独特的故事与寓意。李玉刚题写的“天成小筑”四字飘逸洒脱，院内大窗取景，将山水引入室内，形成“三进九景”的空间叙事。室内软装由设计师梁建国操刀，汉白玉雕刻家具取形故宫典藏，醴陵釉下五彩瓷大师黄小玲的定制山水瓷画点缀其间，纯手工红木家具暗合五行之理。最令人称奇的是，建筑保留了原生山体的连山石，石墙与林木相映，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营造法则。

自氏宗祠作为自寨的核心建筑，更是独具匠心。入口处天然石壁形成的迎客松倒影，既是自然奇观，也是待客之道。宗祠内，百家姓氏竹简整齐排列，一姓一史，万姓同源。多功能会议室配备智能化系统，餐厅提供四季时令佳肴，禅意茶艺空间茶香墨韵交融。院子里，醴陵八井之一的“醴泉浸月”古井静静流淌，“古邑有陵芳楚地，甘泉若醴慧斯民”的诗句，见证着场地的文脉传承。站在这里远眺，近景檐角邀青山，中景溪流映黛瓦，远景层峦叠嶂，一幅山水长卷尽收眼底。

行至子非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哲思涌上心头。过了桥，便是蜡梅主题艺术酒店“素心云居”。九雅轩艺术疗愈空间、和光同尘玉石博物馆、和正堂辟谷中心错落分布，未来这里将成为“养

身-养心-养神”的三维康养胜地。沿途的杉林部落，杉树挺拔，光影斑驳，是露营、观星、瑜伽、冥想的绝佳去处，让人在自然中获得疗愈。

夕阳西下，余晖为山谷披上金色纱衣。漫山的红叶与枝头的蜡梅花苞相映，溪流潺潺，鸟鸣啾啾，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芬芳。同行的作家们纷纷拿出纸笔，记录下这静谧而美好的时刻。我抚摸着老蜡梅粗糙的枝干，感受着花苞的饱满，心中豁然开朗：蜡梅谷的美，不仅在于自然生态的原始与纯净，在于文化传承的深厚与雅致，更在于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和谐共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敬畏自然的初心；每一项产业，都凝聚着创新突破的决心；每一处景致，都传递着自在安然的舒心。

傍晚时分，我们前往“伴山观云”品尝特色农家菜。席间，作家们畅谈采风见闻，分享创作灵感。有人沉醉于自然生态的壮美，有人感慨于文化传承的匠心，有人惊叹于科技赋能的奇迹。

暮色四合，星月当空。归途中，蜡梅谷的芬芳仿佛仍在鼻尖萦绕。那悬心与放下的禅意，那精油萃取的奇迹，那山水与建筑的共生，都成为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融成美境公司以12万亩野生蜡梅为基，投资6.5亿元打造的这座“中国养生第一谷”，不仅是生态文旅康养的标杆，更是“两山”实践创新的典范。当文学的笔触遇上自然的馈赠，当文化的底蕴碰撞科技的力量，蜡梅谷的故事，注定会在岁月中留香，吸引着更多人前来寻香、探幽、养心。

◎ 杨兴玉

寻香记

光化年间，大文学家陆希声在他的《阳羨杂咏·梅花坞》一诗中吟道：“蕊凝香色艳新，小山深坞伴幽人。”短短十数字，凝住了深冬山坞的魂魄，仿佛让人一眼就能望见那寒风中凝结的梅蕊，梅色愈艳，香味愈凝，在无人深谷中，独独“伴”着那避世的幽人。此句如同一缕清冽的梅香，穿透千年纸页，自唐至今，悠远不散。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行人也循着这缕暗香，踏上了旅途，意欲在那清幽山谷中，寻访诗中那片孤洁的风景。

时令已近小雪，霜冻蔓延在晨雾与清辉交替之间，彼时，梅花并未开放。至少在这片名为“蜡梅谷”的清幽山谷之间，我暂未看见梅花的影子。但却又在风中，嗅到了缕缕梅香。这香味或攀伏于悬崖峭壁之上，或隐匿在层林山叶之中，或萦绕在潺潺流水之间。既无花开，那这缕缕梅香又从何而来？

寻常的到访，总是从山门而入，渐入佳境。而我们的这趟行程，却偏偏从蜡梅谷的腹地开始。沿着脚下的蜿蜒公路往上走，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自氏宗祠”，正在心中疑惑“自”姓又是百家姓哪一个姓氏的时候，便听得导游小姐姐介绍：“所谓的‘自氏宗祠’，引用的是客家人来了就是自家人的说法。到了我们蜡梅谷，我们都是自家人，所以这里就把这里叫做‘自氏宗祠’。”

“这说法有趣儿！”导游小姐姐朴实又

充满机锋的解答，引得同行的老师赞好。

踏着“自氏宗祠”的石级往上走，祠堂前是一方水塘，光影斜照下来，眼前的水塘如同一块未被磨损的铜镜，倒映着山岩与天色。这景象，反倒让人在峡谷之间品出了几分豁然开朗的味道。往水塘近处走去，一刹那间，鼻尖缭绕起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气。这香气淡雅，不着痕迹，闻起来清浅至极，不像花香也不像是木香，倒像是石头的呼吸，或是古木年轮里渗出的，被晨露洗过的微凉。视线随着水塘边的山岩往上走，忽见崖壁上的万千丛叶中缀着点点鹅黄，那不正是蜡梅花的花蕊？

从祠堂出来，我们来到了一间名为“均天小筑”的院落。听讲解的小姐姐介绍，均天意指天的中央，是传说中天帝住的地方。院子外面，青墙黛瓦显得十分素净。房间里面麻布、原木、大理石的装饰自然而又精巧。更有几处墙壁与院落后面的山石连成一体，让人悟出一种浑然天成，现代建筑与自然实景相辅相成的包容之感。窗前有几盆花木随意地放置着，看似无心，想必一定也是得有人精心照料才有了眼前这番欣欣向荣的长势。一阵微风吹过，院落中几丛修竹飒飒作响，其间夹杂着一股清冽的香气，仿佛穿透了空气，萦绕在鼻尖久久不愿散去。让人心头疑惑，这般清香，究竟是不是梅香？

跟随讲解员的步伐，我们接着来到了玉石博物馆，听说平常这间博物馆是不对

外开放的，今天特意为我们开了“后门”。刚踏过博物馆的门槛，山风里裹着的梅香忽然沉了下来，一下子浸进了玉石博物馆中洞穴般穹顶的肌理里。满墙蓝色光纤垂得像剪碎的夜空，这颜色应当是比山谷之外小雪前的靛蓝天色还要深邃的蓝。展台上卧着一尊玉雕小人，底座是仿谷里老梅桩的枯木纹路。旁边一尊玉雕蜷着《山海经》里的神兽青鸟，羽翼纹路中嵌着细碎白纹。

我们正凝望着那只玉石手里的《山海经》小兽，讲解员引着我们上了二楼。二楼的景象大不相同，最先撞进眼里的是尊翠玉神树，枝桠蜷成老梅的姿态，白润玉料裹着淡绿的絮，像梅枝刚抽的新芽。树底下坐着的幽人衣袂垂得软，脚边卧着一只玉色小兽，这应当是仿的《山海经》里的“建木”神树，小兽是伴树的狡。再往前是片漫着白雾的展台，中间立着一尊朱红玉石神像，周围卧着十几只玉兽，那应当是《山海经》里的山神部众。

馆里的灯光裹着白雾卷过来，玉石的凉意都被焐成了温的。忽然又在空气中嗅到了一股香味，像是从那些形似“梅桩”的底座与玉的缝隙里渗处来，是古木年轮里的香，混着玉石的润。白雾弥漫，恍惚间，我们一行人都被笼罩进了这一层奇异的香气之中。

从玉石博物馆出来，沿着谷底一汪清泉往下走，导游小组引我们到了梅文化博物馆。清泉在脚边拐了个弯，到了这里，梅香忽然浓得化不开了。蜡梅馆的门是原木的，推开门时，香气先撞过来。眼前一幅幅蜡梅盛开的巨型照片铺陈开来，在正中间的一个容器中盛放着蜡梅干花，捧一捧干花手中，细细品着这其中的浓郁甜香。蜡梅馆四周的墙上都挂着从谷中收集而来的蜡梅干花标本。这景象，真像是把整个蜡梅谷中的香都揉碎了，装进了

眼前这方白墙黛瓦的院落里。

在展柜的另一头，放着几个玻璃小瓶，负责讲解的小姐姐拿起其中一个小瓶向我们介绍说：“这瓶里是蜡梅精油，原料用的就是寒冬时期蜡梅谷中盛开的蜡梅花。”鼻尖轻嗅着精油中的香味，香气甜美，却又让人不觉得甜腻。浓郁得几乎有了形状与重量，丝丝缕缕，缠绵不去，如同看不见的金色丝绒，轻柔地覆盖在每个人的嗅觉之上。接着又顺着呼吸，一路浸润到胸腔深处。细辨之下，那香里还藏着阳光晒透花瓣的暖意，寒霜浸染过的微凉，枝头初绽的鲜活生命力，甚至还有时间封存后转化出的，类似陈年佳酿般的醇厚底蕴。

方才在谷中、在崖畔、在玉石博物馆里那些若即若离，似幻似真的香气，在此刻都有了最确凿、最丰腴的答案。原来所有的幽远与清冷，都是为了在这盈握之间，酿成这滴浓缩了整座山谷冬日精魂的甘露。

再往下走，便是这座山谷的出口了。入口之处是一座圆形拱门，拱门上方盘着一只《山海经》神鸟，名曰“九凤”，正中央的牌匾上镶嵌着三个烫金大字“蜡梅谷”。拱门前又有一只《山海经》里面的神兽驺駼雕像静卧着，似醒似眠。

我们走后的第五天，下了一场大雪。看着眼前雪花飘落的样子，我又想起了蜡梅谷中的景象。不知谷中的蜡梅是否已经迎雪开放？又不知此时此刻是否会有后来的游人在那均天小筑中围炉赏雪？

泉声叮叮不止，梅香飘荡在整座山谷之间。

◎ 刘羽

人间仙境蜡梅谷

霜风，像是从远古吹来的信使，猎猎作响之中，竟体贴地捎来了几缕幽香。那香气是极清、极淡的，初闻时若有似无，待要凝神捕捉，它却已狡猾地钻入鼻腔，旋即化开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直透心脾。这不是凡俗的暖香，而是一种冷艳的、孤高的芬芳，仿佛只在最洁净的冰雪与最凛冽的空气中才能孕育。我的魂魄仿佛瞬间被这缕香丝线牵住了，不由自主地便要逆着风，去寻它的来处。

行不多时，便见谷口已是人影绰绰。一众文友，皆是闻香而至的雅士，脸上都带着期盼与欣喜。我悄然混入其中，颇有几分“滥竽充数”的窃喜，心想着，能附庸此番风雅，沾染一身梅香，日后也算是一段可资谈助的佳话了。

未入谷，先见其门。南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将尘世与此地轻轻隔开。对岸，“蜡梅谷”三个大字镌于山门之上，笔力清秀隽永，却又内蕴遒劲，仿佛是以铁笔银钩，将这名字刻入了时光里。门前镇守的那些上古神兽，默然立于自己的岗位，或立或卧，兽身人面，龙体马面，形态各异，斑驳的身躯透着一股原始的古朴与神秘，它们不言不语，却已诉尽了千年的风霜。

抬首仰望，但见群山如黛，峰峦叠嶂，仿佛巨人的臂膀，将这一方天地温柔地揽在怀中。沟谷深邃，林木蓊郁，一种清幽之气扑面而来，未及深入，心已先静。

过渡湾镇的主人热情相迎，我们便乘

上览车，顺着蜿蜒的蹊径，逆着那潺潺的溪流，缓缓向谷中行去。至此，那先前引路的幽香，骤然变得浓烈起来。它不再是一缕丝线，而是一片浩瀚的、温润的海洋。香气不再是“闻”到的，而是“浸”入的。它随着每一次呼吸，从容不迫地涌入肺腑，涤荡着每一寸身心。方才在尘世中沾染的焦灼与浮躁，在这香气的包围与浸润下，竟如冰雪遇阳般悄然消融。整个人仿佛被洗涤了一遍，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与愉悦自心底升起。我忽然悟到，在此处的“闻香”，早已超越了感官的浅层愉悦，它更像是一种“以鼻观心”的修行，在这天地间的至清至纯之气中，与那无言的自然精神悄然往来。

侧耳倾听，脚下溪水淙淙，其声泠泠，清越动人，竟像是在天地间持续播放着宗次郎那曲《故乡的原风景》。我们便踏着这天然的轻音乐，在疏朗的林间穿行。目光所及，时而是一株珍稀的植物，令人驻足；时而又是一只灵巧的野生动物，身影一闪而过；时而又是一处巧妙点缀其间的人文景观。山，以其沉静的强势矗立；水，以其不息的婉转流淌。而人的智慧，便借了这山之势，环了这水之绕，建起了几处名曰“融境”、“成境”、“美景”和“自寨”的居所。它们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谦卑的融入与点缀，形成了自然与山居交错，溪流与花香相融，美景与人文相映的和谐画卷，真可谓人间仙境了。

目光向上，便被那枝头的景象牢牢吸住了。褐色的枝条，瘦硬如铁，嶙峋地伸向天空，仿佛是书法家以焦墨挥就的笔触。而就在这看似枯寂的枝干上，竟星星点点地缀满了花苞与花朵。那花苞，如豆蔻少女紧抿的朱唇，含蓄而坚韧，无畏地迎向霜风。那盛开的，是鹅黄色的暖意，错落有致，宛如碧玉雕琢成的精致艺术品。花瓣质地温润，白里透红，晶莹剔透，有的艳如朝霞初染，有的纯似瑞雪凝脂，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一阵清风吹过，花枝连同洒在上面的明媚光线一同微微摇曳，在褐色的岩石与土地上，投下斑驳陆离的树影，恍如一幅活了的、流动着光影与清香的水墨长卷。

览车行至终点，我们下车拾级而上。一处宽阔的场地依山而展，靠山根处，赫然矗立着一幢外观别致的祠堂——“自氏宗祠”。这“自”姓颇为罕见，心中正自疑惑，其建筑风格已先一步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它保留了传统飞檐斗拱的形制与雕梁画栋的精致，却又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的智能元素，让人在穿越时空的恍惚中，感受到一种古朴典雅与高端现代有机融合的震撼。

步入其内，所有的形容词似乎都瞬间暗然失色。“极尽奢华”四字蓦地闪现于脑海，却并非那种流于表面的金碧辉煌，而是一种深植于文化肌理与匠心独运的低调奢华。在会议大厅稍作休憩，聆听了镇领导与景区工作人员的详尽介绍，方知这蜡梅谷的宏大格局。

原来，保康蜡梅谷地处神秘的北纬30°，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野生蜡梅群落保护区。融成美境公司以此为核心，大手笔投资，意欲打造一个集生态产业、康养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球首个野生蜡梅主题文旅综合体。那已初步建成的“融境、成境、美景、自寨”，正是其“四境共生”产业布局的雏形。

短会之后，便是自在的漫步。这自寨，尤其是自氏宗祠，堪称整个景区的文化枢纽与灵魂所在。它彻底突破了传统祠堂的单一属性，创新地打造出“文化传承+现代服务”双核驱动的运营模式。智能化的会议厅可满足从高端商务洽谈到学术论坛的多元需求；餐厅临溪而设，以四季时令为灵感，食客可一边品尝定制美饌，一边静赏窗外溪谷的云卷云舒；禅意茶室里，有专业茶艺师执壶，辅以古籍典藏，可独品清茗之闲，亦可与友挥毫泼墨，管弦丝竹间寻觅知音，尽显东方雅集之趣。

整个建筑践行着“古法为魂，今用为体”的哲思。细观其建筑，汉白玉家具取型故宫典藏，醴陵釉下五彩瓷大师黄小玲定制山水瓷画，纯手工打造契合五行之理的红木家具……遵循“天人合一”的法则，采用大窗景序列、原生白墙、古木圆门，将传统文化基因植入每个细节，无怪乎能荣获建筑大奖。

自氏宗祠，连同萃取厂房、玉石博物馆、蜡梅博物馆以及那些隐于山水间的酒店民宿，共同构成了蜡梅谷的肌体。而它的雄心，是作为保康全域旅游的核心引擎，建立野生蜡梅保护机制，开创“芳香经济”新模式，持续探索生态资源向康养经济的转化，为“中国养生第一谷”的夙愿而不懈努力。

此行，一场闻香盛会，我闻到的，不仅是蜡梅花那馨口般的冷艳芳香，更嗅到了穿越古今的文士风雅，看到了一个乡镇依托自然禀赋、以智慧与远见所描绘的宏伟蓝图。这蜡梅谷，是真真正正的人间仙境，一个在现实中生根、在梦想中绽放的乌托邦。

（本栏责编：张太学）

◎ 陈德道

蜡梅谷散记

风起于青萍之末，香源自蜡梅幽谷。

保康有水，穿城而过，芳名清溪，汇入南河。再下行两里许，右岸沟谷幽深，遍布野生蜡梅。时人不识物，倾作柴火棍。幸有刘万义先生慧心识梅，积极奔走呼吁，致力推介蜡梅。1987年，国家首任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率队实地考察，保康境内约有100万株野生蜡梅，不仅坐拥世界最大的野生蜡梅植物群落，而且还有单株世界之野的野生蜡梅王，遂欣然提笔“蜡梅王国”，由此衍生世界上第一个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

蜡梅花开素雅，色以蜡黄为主，表层似敷蜜蜡。因其开在隆冬，常与飞雪相伴，文化属性引人入胜，富有高洁、暗香、凌寒、孤傲等精神气韵，深得文人墨客赞誉。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字字耀眼，句句暖心。

傅建平，湖南醴陵人氏。先生一度栖身职场，后来挥斥方遒，告别体制，切入商海，筚路蓝缕艰辛创业，披荆斩棘奠基立业。几回拼搏，宏图大展。然而，物质财富只是生活的土壤，精神构建才是生命的果实。偶然机缘，先生得识保康蜡梅，便心心念念，更殷殷切切。遂大手笔投资，大智慧设计，大气象建设。十年磨一剑，名曰蜡梅谷。

乙巳年小雪时节，文化组队踏访。蜡梅谷距县城20公里，以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为核心，谷长约10公里。一条主路沿溪

蛇行，两岸蜡梅傲然挺立，几处水潭清澈见底。建筑与自然巧妙融合，景观与山水相映成趣，建有融境、成境、美境、天成等四组建筑群落，彼此呼应，交织穿插，却和谐共处于一体，强烈彰显出建筑群体的艺术感染力。石径时隐时现，以“素”为美，以“静”悦心，让人亦步亦趋。缓行间，块块顽石构筑生活艺术；入院落，间间房舍饱含传统文化。移步换景，忙活的是眼球；驻足遐思，滋润的是心灵。

“自氏祠堂”与“守和别院”，是蜡梅谷中代表性建筑作品。与其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不如说，这里潜藏着深邃的文化。窃以为，“自氏祠堂”意思有二，一是希望你到了这里即有回归自家的感觉；二是希望你到了这里也有不忘初心的觉醒。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拎得清自己的斤两，才能让心灵安分，才能与他人和合，才能与和谐社会共同前行。

在野生蜡梅精油萃取中心，讲解员冯堂敏拿着一袖珍小瓶蜡梅精油说：“每900朵野生蜡梅方能凝炼出一滴珍贵精油，不仅香气浓郁，而且用途广泛。”平日案牍劳形，生命需要护理，欣然购买套装产品。回家开水冲服，是夜落枕即睡，酣然入梦。

梦中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本栏责编：张太学）

◎ 汪兴根

蜡梅谷采风诗词

七律·蜡梅谷

其一

融成美境^①接青冥，鸟语山风溢户庭。
蝶舞花前舒丽影，梅开岁暮绽芳馨。
红尘扰扰悬心石^②，世事休休放下亭^③。
幽谷宵凉宜把酒，渔樵夜访共谈经。

（注：①融境、成境、美境为蜡梅谷三个功能区。②③悬心石、放下亭均为蜡梅谷入口景观。）

其二

秋飞红叶夏鸣蝉，幽谷秘藏天外天。
抱雪蜡梅摇麝月，临溪别院泊松烟。
逍遥自得云霞趣，邂逅何须夙世缘。
莫道蓬瀛无觅处，此身长寄即神仙。

七绝·悬心石

其一

巨藤缠裹势峥嵘，敛息凝眸心暗惊。
多少红尘牵绊事，恰如孤线系浮生。

其二

千钧悬石若悬心，算计营营苦不禁。
莫逐浮华少机巧，山光水色任清吟。

七绝·放下亭

其一

翠谷幽亭绝俗喧，梅香竹影绕轩栏。
试尝村酿忘忧乐，醉卧清风梦亦安。

其二

半世奔波鬓已斑，暂停幽谷扫尘鞍。
松涛荡尽心头霭，放下始知天地宽。

七绝·守和别院

山为挚友水为邻，幽径闲行绝俗尘。
煮茗听泉心自淡，守和归朴悟天真。

七绝·和正堂（通韵）

轩窗半启露华清，一卷黄庭对晓星。
山月盈亏人不语，风声入耳似禅声。

七绝·自在亭

过岭闲云不染尘，横窗清影竹为邻。
静听山雀穿空去，自在亭中自在人。

七绝·玉石博物馆

匠韵初心岂用夸，灵姿瑞气泛流霞。
玉藏幽谷远尘外，器载文明延岁华。

七绝·蜡梅

其一

梅枝寂寂岁寒深，几点鹅黄隐暮林。
莫怨南山香未遍，娇姿已慰探花心。

其二

树树金英幽谷栽，虬枝缀玉覆亭台。
入林即有香盈袖，应是素心^④凌雪开。
(注：④素心，蜡梅的一种。)

其三

因何寂寂破寒开，疏影凝霜擎玉苔。
欲效孤山林处士，不随凡卉逐春回。

其四

嫩黄点点挂霜枝，正是蜡梅花放时。
未待东风宣救命，寒香抱雪赋清词。

其五

玉蕊霜姿近可寻，虬枝向日色如金。
酒催诗兴妆成梦，花映眼眸香透心。

其六

十里碎金谁剪裁，虎蹄磬口^⑤斗芳来。
身随晴日千山暖，心与寒梅一处开。

(注：⑤虎蹄、磬口，分别为两个蜡梅品种。)

其七

梅花开在百花前，旧岁压场春领先。
不抢不争循节序，寒枝素影映寒天。

其八

纷飞六出下琼台，玉树霜花次第栽。
唯有蜡梅知信义，年年递送暗香来。

七绝·重游蜡梅谷兼怀旧友

其一

横枝深切倚霜空，夕照丹枫相映红。
岁月如偷人杳杳，景光不与旧时同。

其二

石径苔深晓露残，曲溪犹记手相牵。
当时笑靥今何在，唯有清风似旧年。

其三

偶寻旧迹访清秋，片片丹枫灼眼眸。
缕缕眷怀题叶上，心随云影意悠悠。

其四

一度西风又一年，萧萧落木百花残。
羸身已惯江湖远，幸有诗心留笔端。

◎ 王飞

蜡梅谷，之永生之门

1

进谷的小路
铺路石上刻着一道道闪电
光，穿越了时空
推开腊梅谷的时光之门
《山海经》里出走的上古神兽
在时光里静卧
与之对视，身心融合了光
敬畏，远古的遗愿
光赐予万物颜色
赐予万物生长

2

跨越山谷，追逐生命之光
永恒，从无到有的递进
人与自然，与万物
脉络相连，一步入谷
链接原始森林的气息
人可以和山水，草木私语
可以和飞禽，走兽为邻
共享和平，心性同境
裂变，本我与真我的属性
千变万化，一颗心的修行
超越，永生之门

3

花脉的延伸
传承了姓氏的图腾
一脉相通，一脉相承
蜡梅，上天生就野生的傲骨
世袭独特的金色图腾
端坐于深谷禅房，与时光对话
以霜为粮，以雪为妆
怒放，一缕香魂
凌渡冬的寒门
封印春的初吻

4

在蜡梅谷里行走
一步一个禅印
每一个禅印里
都有自己真我的影子
翻开自寨的壁书
如同琢玉，合掌时，显现慈悲为怀
在时光里打坐
接收自然之光的赐予
感受万物的呼吸，肺腑的洗礼
当身心融入了山水
姓氏随了万物
跨越，永生之境
与物共语，和光同尘

(本栏责编：张太学)

◎ 伊 梦

明媚的阳光 (短篇小说)

—

往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李胜男一家总是特别开心，她们一家三代女性都非常喜欢春天。李胜男喜欢，母亲金莲大婶喜欢，女儿兰兰也喜欢。然而，今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这家人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喜悦。相反，她们被一种奇怪的情绪搅得心神不宁。

首先说女主人李胜男，她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这得从她家养得那只猫说起。那只猫通体雪白，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两只眼睛一黄一蓝，像两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很是讨人喜欢。这猫的性格也乖巧伶俐，平日里悄无声息，除了偶尔在主人面前伸伸懒腰撒撒娇外，大多数时间要么杳无踪迹，要么埋头呼呼大睡。最近它大概到了发情期，开始变得不安起来，每天一到夜里就开始歇斯底里地嚎叫。喵喵，喵喵，喵喵。声音又响亮又凄切，犹如婴儿哭嚎，让人头皮发麻，心里发毛。有时在窗外，有时在房顶，吵得李胜男根本没法睡觉。

李胜男睡不着就爬起来推开窗户气咻咻地骂猫，骂那猫不要脸，不去抓老鼠整天就知道勾三搭四，和那些不要脸的女人

一样贱。她这是拐着弯地骂她的情敌胡小媚，她故意要骂给自己的爱人刘春林听。骂完后躺在床上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睡在隔壁房间里的刘春林了。一想到刘春林那健硕温暖的身体，李胜男禁不住浑身燥热，愈发难得安眠。

常言道，女人三十如虎，四十如狼，今年三十六岁的她自然有有那方面的需求。她知道刘春林这时肯定没睡着，就算睡着了也会被她的骂声吵醒，可是她就是不肯走到隔壁房间钻进他的被窝，她李胜男才不愿意主动低头向他认错。在她的观念中，“认错”从来就是与她不沾边的事儿。

这晚夜半时分，李胜男刚刚入睡，那只猫又不合适宜地而后檐窗外叫了起来。喵喵，喵喵……一声赶着一声，一声比一声宏亮。这次，它成功勾引来了一只男猫（当地人管公猫叫男猫）。喵喵，喵喵……那只男猫由远及近一声声应和着，母猫听见了，愈发叫得起劲儿。两只猫一应一答，叫声此起彼伏，蛮横地搅乱了夜的宁静。

李胜男先是拿被子捂住耳朵，可那猫叫声依然潮水般地不停向她耳朵里灌。听着，听着，她开始感到毛躁，觉得心里像

是有个地方被草把子擦过一样毛刺刺的，刺得她说说不出的难受。后来她干脆猛地一把掀开被窝，气急败坏地跳下床，趿拉着鞋奔向窗前，又开始推窗横眉冷目地骂猫。

喂，你个死不要脸的猫子，我看你叫啥子叫！只怕离了男猫你不得活命啊？好的你不学，你就学会了像狐狸精一样勾三搭四……

妈妈，什么叫勾三搭四啊？兰兰被吵醒了，躺在床上支楞着双耳细声细气地问她。

哪儿有恁多的话，好好睡你的觉。李胜男没好气地对女儿说。

兰兰不吭声了，气鼓鼓地嘟着小嘴。

猫自然不理睬她的咒骂，兀自呼朋引伴叫唤着。男猫这时已经来到母猫跟前，它亲昵地在母猫身上嗅着，试探性地用尾巴撩拨着那只发情的母猫。母猫渐渐安静下来，声音也开始变得温柔，似乎这些天的煎熬，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补偿。

眼看这一对猫要行苟且之事，李胜男怒不可遏，她脱掉脚下的一只鞋，“啪”地一下向猫的藏身之处扔去。猫们被吓一大跳，双双结伴落荒而逃，大概另寻欢乐窝培养感情去了。

李胜男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冷风一吹头脑清醒起来。这时她开始后悔不该将鞋子扔了出去。她担心一夜的霜冻会弄湿她的鞋子，只好披了衣服打着手电筒出去找鞋。

是夜，月色如水。等她捡了鞋往回走，借着朦胧的月光，她发现隔壁房间的窗前站着一个人，那正是爱人刘春林。虽然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她猜测，此时他一定是幸灾乐祸。

她故意绕道从那扇窗前经过，心里充满了期待，她希望刘春林叫住她，然后像往常她发火时那样，嬉皮笑脸对她说，老婆大人，你上火了，快来让我给你打一针

消消火。如果那样，她一定就坡下驴，马上与他冰释前嫌，好好去隔壁房间和他温存一番。

“打针”是他们夫妻之间求爱的暗号，他们好着的时候喜欢扮演医生与患者的游戏。李胜男比较保守，对于夫妻之间的那档子事儿她总是羞于开口，因此每当有需要的时候，她常常变着法儿地“生病”，一病起来就冷言冷语，见鸡骂鸡，见狗打狗。刚开始刘春林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自己的媳妇儿得了哪门子怪病。时间久了，他就琢磨出其中的道道，配合着李胜男玩起了过家家，给她把脉、摸骨、推拿、按摩……当然，最后往往以“打针”收尾。通常打完针后李胜男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的强硬突然不见了，声音温柔了，眼波也会流转了，有时候还会撒娇发嗲，完全一副小女人的媚态。

想起以往“打针”的细节，李胜男不由心旌动摇，她的脸莫名其妙地开始发烧，呼吸频率跟着加快，心里感觉痒痒的，像有人在那里轻轻抓挠，又像有一汪水在那里微微荡漾。她不由向上扬了扬嘴角，忍不住在黑暗中偷偷咧嘴而笑。

然而，事情并不向着她期望的方向发展。就在她快要靠近那扇窗的时候，刘春林却“咣当”一下却把窗户关上了。他的身影突然从窗前消失了，迎接她的只有一扇紧闭的窗和一堵冰冷的墙。李胜男感觉自己心中熊熊燃起的那团火瞬间被浇得透湿，她气恼地狠狠一拳打在墙上，随之而来的疼痛，让她不由滋了一口凉气。她知道，今晚与她而言，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李胜男和刘春林分居已经两个多月了。起因是李胜男怀疑刘春林和新寡妇胡小媚有染，之后他们为这事狠狠闹了一场。那晚吵架过后，躺在床上的李胜男仍

觉得气愤难平，她瞅冷空猛地一脚将刘春林踹落到床下，猝不及防的刘春林脑袋实实在在地磕在床头柜上，额角被床头柜磕了个包。刘春林着实被这无情地一端给激怒了，他从地上爬起来瞪着李胜男，眼睛快要冒出火来。

你想打人？有本事你动手试试看！看着刘春林额头上鼓起的大包，李胜男气势减弱了不少，但还是一如既往地虚张声势。事实上，她心里是后悔的，她只想踹他一脚出出气，不曾想下脚太重了。

刘春林没理她，脸色铁青地摔门而去，从此就和她分床而睡了。

刚开始李胜男并没在意，想着他一个人睡两晚也就抱着被子乖乖回来求她了。然而，这次她却失算了，刘春林压根儿没有同她合好的意思。

等到第七天晚上的时候，李胜男绷不住了，她决定主动投降。因此，睡觉前她指使兰兰叫爸爸过来到大床上睡。

兰兰对刘春林说，爸爸，我妈妈说你被子太薄了睡不好，让你晚上到大床上睡。

刘春林说，给你妈妈说，我睡得好着呢，不要她管。

兰兰就对李胜男传话说，妈妈，我爸爸说不要你管。

李胜男咬了咬嘴唇又教女儿，你对爸爸说，今晚你想让爸爸妈妈一起陪你睡。

兰兰自从上学后就开始单独睡了。偶尔，她也会让父母一起陪她睡上一晚。面对这不太过分的要求，夫妻俩总会尽量满足。

于是兰兰又对刘春林撒着娇说，爸爸，晚上我想让你和妈妈陪我一起睡。好不好呀？

刘春林明白这是李胜男的意思，他可不愿那么轻易遂了她心愿，他得让她为自己的狠心付出代价。因此他笑着对兰兰

说，三选一，兰兰要么自己睡，要么陪爸爸睡，要么陪妈妈睡。不过呢，要是陪爸爸睡的话，我就给你讲大灰狼的故事。

哇，太好了，有大灰狼的故事听了。兰兰拍手称欢，马上将妈妈交给的任务抛在脑后。当天晚上，她真的陪爸爸睡在隔壁房间里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李胜男气得牙痒痒，她又冷又烦，一整夜都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要说两口子闹别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刘春林是村里的兼职电工，他人聪明，脑子活，爱学习，什么东西看看就会，简单地走个线路，换个开关，或给电视机换个二极管啥的一般问题都能解决。因此，谁家线路有问题，或电器出了故障，都会喊他帮忙。加上他为人热心，乐意帮助别人，这使他在村里的人缘很好，李胜男也为丈夫的能干感到骄傲。

问题出在两个多月前的一天。那天，天快擦黑的时候胡小媚上门了。当时李胜男正蹲在门前的水池子边洗藕。她洗得很专注，刷刷刷洗完一支，又刷刷刷洗完一支，一边洗一边胡思乱想。看着眼前又白又嫩的莲藕，她想起当年热恋时刘春林赞她“臂如莲藕方出水，面如芙蓉却掩真”的情形，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柔情蜜意。这莲藕是她打算晚上掺排骨炖给刘春林吃的，晚上是刘春林生日，他最喜欢吃排骨炖藕。

胜男姐，春林哥呢。一个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李胜男冷不防被吓了一大跳，回过头来才发现胡小媚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站在自己的身后。

眼下是正月天气，还有些许寒意，胡小媚却没有穿袄子。她穿了一件黑色呢子长大衣，是那种掐腰版型的，这将她原本苗条的身材越发衬得凹凸有致。她清瘦秀

丽的瓜子脸在经历丧夫之痛后更加显得清瘦了，下巴变得更尖，眼睛变得更大，小巧的鼻子在冷风的刺激下微微发红，非常招人爱怜。

这女人真排场！李胜男禁不住在心中发出一声惊叹。她暗想：自己身为女人就会为她的美貌倾倒，那些好色的男人们如何能够抵挡她的诱惑。什么胡小媚，简直就是一只狐狸精啊。

春林哥呢。见李胜男没答，胡小媚又问。她的声音又软又糯，像放足糖的糍粑，甜腻、绵软、劲道十足。

哦，他在屋里教兰兰做寒假作业。李胜男这才回过神来，不咸不淡地答道。

那我去请他到我屋里帮个忙。胡小媚说完就撇下李胜男迈步向屋里走去。

看见她袅袅婷婷的身影隐入自家的门洞，李胜男心里有些不悦。她觉得这事胡小媚应该直接给她说明，要知道她才是这个家的当家人。可胡小媚根本都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不大一会儿功夫，胡小媚就出来了，刘春林紧跟在她身后，肩上挎着个黄挎包，那里面装着他的工具箱。

胜男，小媚屋里线路烧了，我去帮忙看看就回来。刘春林对李胜男说。胡小媚向李胜男微微颌首，表示确实如此。

李胜男本身并不情愿，她不放心的爱人在天将擦黑时踏入一个寡妇的家门，况且对方还是个标致漂亮的寡妇，更要命的是那个人还是自己的情敌。可她又不好出面阻拦。只得故作大方地说，嗯，你去吧，早点回来，等你吃晚饭。

刘春林脆生生地答应着，然后就头也不回地随胡小媚走了。

他俩走得很快，刚开始前后还隔着一小段距离，没走多远两人之间的距离就慢

慢开始缩短，后来几乎走成了并排。大概是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风中偶尔会传来胡小媚低低的笑声。

李胜男看着那两个渐行渐远的身影，心中酸溜溜的。一种莫名的妒意涌了起来，她突然想起胡小媚自丈夫去世后很久都没有笑过。

那天晚上，刘春林并没有如约回来，若不是母亲和女儿的阻拦，李胜男肯定会将那桌刻意为他准备的生日饭菜统统倒掉。

在给母亲金莲大婶喂完饭之后，她和兰兰就一直眼巴巴地在餐桌前等着。李胜男还开了一瓶红酒，那是她武汉的表姐过年拜年时送的，说是正宗的法国进口货，她专门留着等刘春林生日的时候喝。

刘春林出门的时候没带手机，李胜男也尝试过拨打胡小媚的电话，但那边却提示对方已经关机。

餐桌上的菜慢慢冷了下来，李胜男的心也慢慢冷了。中途她好几次起身到屋外张望，可是夜色中始终没有爱人的影子。在漫长而焦灼的等待中，李胜男渐渐失去了耐心，她的脸色开始变得阴沉。

等到快要十点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了，对坐在身边连连打盹的女儿呵斥道，瞌睡来了赶紧吃口饭了到床上睡去，又不是大年三十，难道你还要守岁啊。

兰兰不情愿地说，可是爸爸还没回来呀，我还没给爸爸说生日快乐呢。再说了，我还为他准备了生日惊喜。

兰兰又说，妈妈，是不是我爸爸留在小媚阿姨家过生日了呀。她甚至还兴致勃勃地猜想，小媚阿姨会不会用电饭煲为她爸爸做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女儿天真的话语在李胜男的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她也因此浮想联翩。那两个人此时到底在做什么呢？她想着胡小媚

家里除了她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外，再也没有第三双眼睛，他们完全有机会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她不敢再想下去了，那些猜测让她心里焦灼不安。终于，她再也坐不住了，蹭地一下站起来，端起那锅藕气冲冲地就向外走。

妈妈，你把藕端哪儿去？兰兰问。

倒了喂狗。她冷冰冰地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

啊，不行！兰兰惊呼一声，站起来扑过去抱住了她的腿。

小姑娘急得哭了起来，她不允许妈妈将爸爸最喜欢吃的食物倒掉。最终那桌菜留了下来，母女俩谁也没有吃，她们都没有吃饭的心情。兰兰撅着嘴上床睡了，李胜男彻夜无眠。

那一晚对李胜男来说，应该是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最难熬的一夜。她烙饼子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中总是不自主地幻想着无数个让她抓狂的画面，那些画面在她眼前张牙舞爪地晃动着，让她血脉喷张，愤懑不已。她痛苦极了，有几次甚至萌生出上门捉奸的念头，可是最终又忍住了。她的骄傲不允许她做出这种莽撞的举动。

第二天早上，天色微明时分刘春林回来了。他开门进屋的时李胜男还没起床。一夜无眠让她感到身心疲惫，她打算赖会儿早床。面对爱人刘春林她自然是一肚子的怨气，从对方进屋后，就在被子后面拿眼睛冷冷地打量着他，想从他身上看出个啥来。

然而，刘春林并不像自己所想的容光焕发，他眼睛通红，胡子拉碴，也像是一夜没睡的样子。

老婆大人，早上好，嗯嘛。他走到床前弯腰讨好地在李胜男脸上亲一下。李胜男冷哼一声转过身去，留给他一个冷冰冰

的背脊。

刘春林三把两把脱掉外衣，哆嗦着身子钻进被窝，将自己冰冷的手向李胜男的腋下伸去，顿时招来了李胜男一阵咒骂。

要死了，冷得慌抱着别人暖和去。她十分抗拒，不由分说地推开了那双手。

除了老婆，这辈子哪个也不抱。刘春林像章鱼一样将自己的胳膊和腿缠在李胜男身上，身子也紧紧地贴了上去。他的手不安分地在李胜男身上游走。来，哥哥给你摸摸骨，看你身体是否无恙。要是病了，哥哥给你打一针，我保证药到病除。这是他的老把戏，他想借此化解和妻子的矛盾，他知道她正为他昨晚没回家生着闷气。

拿开你的脏爪子，我嫌恶心。李胜男却不给他机会，她怒喝一声，使出浑身力气想要挣脱刘春林的束缚。

刘春林却将她箍得紧紧的，他嬉皮笑脸地说，经刘大神医初步诊断，老婆大人阴阳失衡，需及时打针治疗。他边说着边开始毛手毛脚地脱她的内衣。

滚。李胜男恼了，呼哧一口向刘春林手背上咬去。

哎哟。刘春林惨叫一声，终于将她松开。李胜男这一口咬得很重，尽管她下意识地留有余地，可是刘春林的手背上还是留下了几个紫红色的齿痕。

直到这时刘春林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停止了嬉闹，一本正经地给李胜男道歉。对于自己的夜不归宿，他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说那时候他正修完线路准备回家，碰巧胡小媚两岁的儿子小志吃枣干不小心吞下了一枚枣核，那枣核卡在孩子的喉咙中上下不得，疼得那孩子哭闹不止，他只得连夜陪胡小媚送孩子去镇上医院。

啊？有这事儿？枣核取出来没有？李胜男到底是个热心人，一听到这样的情

况，忍不住关切地询问。

走到半路上，孩子忽然不哭了，估计是枣核吞到肚子里去了，我们又回来了。刘春林如实相告。

呃，回来了你不晓得回屋里？留在人家屋里做啥子？等着吃人家的荷包蛋？李胜男杏眼圆瞪，刚刚熄灭的怒火又开始刷刷向上窜。

小媚说她不放心，怕孩子还有别的啥窍，让我留在那儿陪陪她，她也好有个主心骨。孤儿寡母地，要是真有个啥事，她有啥门儿啊。刘春林解释说。

哦，她让你陪你就陪？刘春林，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啊。难道她让你陪她睡，你就陪她睡啊。李胜男发作了，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情绪一下子失控了。

刘春林也生气了，觉得她这是胡搅蛮缠，开始还跟她好好解释，后来就互不相让地吵了起来。然后李胜男就瞅冷空将刘春林踹下了床。

二

李胜男人若其名，除了读书不太理想勉强念完初中外，其它方面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长相标致，方方的脸盘，尖尖的下巴，面部线条十分明显，有种说不出的英气。五官也很协调，大眼睛，浓眉毛，鼻子直挺，嘴唇厚实。个子高挑健硕，虽然谈不上苗条，但也说不上胖，充其量只能称作丰满。她一年四季都留着短发，这使她多了一份刚毅，少了一份温柔。李胜男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家里活儿地里的活儿样样出色。初中毕业不久，村里办起了合作社，她带头养猪、养鸡、种药材，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能手。前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她被村民推选为村主

任。由于家里没有男孩，两个姐姐出嫁后，她留在了家里，父亲的徒弟青竹洼村的刘春林做了她家的上门女婿。刘春林外形俊朗，说话做事很活脱，和她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要说李胜男并不是小气的人，她大大咧咧十分豪放，如男人一般性格。村里的女人们和刘春林开玩笑她从不介意，相反，有时候她还反过来跟着别人一起开爱人的玩笑。当然，胡小媚除外。对她来说，胡小媚始终如扎在她心头的一根刺，让她寝食难安。

胡小媚的娘家在清竹洼，和李胜男她们所在的白果树村之间隔着一道山梁子，两地之间大概只有十来里的路程。尽管很近，但两个村却不属于同一县区管辖，白果树属于保康，青竹洼属于房县。由于两村毗邻，两村男女之间通婚的人很多。李胜男的母亲金莲大婶当初也是从青竹洼嫁过来的。她是一个女强人，嫁过来不久就被当选为妇女主任，又做了几年就当上了村支书。

李胜男和胡小媚认识的很早。李胜男外婆家在青竹洼一组，胡小媚娘家在青竹洼二组，胡小媚的父亲胡平安是青竹洼的支书。有一年放暑假，李胜男随母亲一起在外婆家玩，胡平安召集村支两委在外婆家开会，胡小媚跟着她父亲一起也来到外婆家，就这样她们就玩在一起了。

那时候胡小媚大概只有十来岁的样子，穿一件蓝白相间的水手服，扎着一头俏皮可爱的蜈蚣辫，皮肤白嫩光滑，眼睛圆溜清澈，长着一排细碎整齐的白色牙齿，一笑两颊上一边一个大酒窝，看起来洋娃娃似的。李胜男打心里羡慕这个新交的朋友，她觉得胡小媚看起来就像一个漂亮的公主，而自己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小子。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友谊，整个暑假她们几乎天天缠在一起。有时在李胜男外婆家，有时在胡小媚家。她们或玩各种各样过家家的游戏，或跳绳踢毽子，或跟在大人屁股后头赶着去看一场场的露天电影。

母亲金莲大婶和胡平安也经常一起的，他们要讨论关于农村的各项工作。母亲常常抱怨说，步步紧逼的计划生育工作让她实在头疼，她感觉自己面临崩溃，得找计生工作老先进胡平安支支招。

忘记当时看了一场什么电影，电影里面有一对朋友结拜为姐妹，李胜男和胡小媚跟着效仿，在胡小媚家不远的土地庙里完成了结拜。她们同年出生，李胜男大两个月就当上了姐姐，胡小媚理所当然成了妹妹。之后李胜男悄悄将她俩结拜之事告诉了母亲金莲大婶，金莲大婶听后十分高兴，她鼓动胡小媚喊她干妈，胡小媚却死活不肯。金莲大婶也没勉强，高高兴兴地扯布为胡小媚做了一条花裙子。

然而，不久之后李胜男和胡小媚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使得她们的友谊产生了裂痕。当时，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喜欢相互编排，也就是即兴编出顺口溜当歌唱。这看起来没啥学问，但却考验应付能力。刚开始她俩编排别人，玩到后来就开始相互编排。李胜男编排胡小媚道：胡小媚，本姓胡，婆子说到刘家湖，刘家湖穷得叮当响，胡小媚气得泪直淌……

胡小媚不甘示弱，她立即回嘴唱道：李胜男，本姓李，长得不男又不女……没想到，这一下子惹了马蜂窝，李胜男从小就是假小子形象，最恨别人说她不男不女。听了胡小媚的话，她简直肺都快气炸了。当即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就向不远处的胡小媚扔去，石头不偏不倚地打在胡小媚地额头上，额头顿时血流如注。胡小媚

哇地哭了，李胜男也吓傻了。后来是李胜男的母亲金莲大婶和胡小媚的父亲胡平安出面摆平了这事。胡平安带胡小媚去处理了伤口，金莲大婶罚李胜男跪了一晚上的黄豆。

那个暑假过后，李胜男的外婆就去世了，李胜男去青竹洼的次数也就少了。她和胡小媚慢慢疏远起来，只是偶尔从别人嘴中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

她听说胡小媚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转校到她们县城读书去了。这是她母亲金莲大婶告诉她的。金莲大婶说，胜男啊，你说你咋就学不进去，你看看人家胡小媚，学习好得不得了，她爸爸都让她转学去房县城里念书了。你要是能够好好学，我不也能把你转到保康城去上学啊。她翻翻白眼立即顶嘴，人家好，你让人家给你当姑娘去。金莲大婶叹一口气，伸手戳了她一指头。

她听说胡小媚出落的亭亭玉立，比小时候更加漂亮了。这是她表妹周雯雯告诉她的。周雯雯说，姐，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那结拜妹妹胡小媚长得那叫一个好看哦，啧啧啧，简直就像狐狸精转世啊。她问，哪儿好看了？周雯雯一脸艳羡地说，脸，胸，腰，屁股，腿，哪儿都好看，脱掉鞋子连脚趾头都好看。李胜男没好气地打周雯雯一下，出息，你又不是男的，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周雯雯振振有词说，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她听说胡小媚中专毕业后回青竹洼小学当了民办老师，这是胡小媚的父亲胡平安说的。有一次，胡平安来她家，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胡小媚。胡平安连连摇头叹息说，唉，小媚啊，估计脑壳进水了，明明考上了三峡大学，说啥都不愿上了，非要跑回青竹洼教书，你说回农村窝着有啥出

息哦。李胜男当时听了一言没发，因为那时她也整天在家务农。

后来也就听说了胡小媚和刘春林惊心动魄的恋爱故事。只不过听到这些的时候，她和刘春林已经结婚，而且刚刚生了女儿兰兰。

关于胡小媚和刘春林的故事，李胜男听到了两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说，他们两人是中专的同学，在学校就爱得难舍难分，后来刘春林移情别恋喜欢上了别的女孩，胡小媚伤心欲绝为他服毒自杀，被人发现后才救了回来，重新活过的胡小媚对刘春林恨之入骨，发誓今生今世都不再同他相见。另一个版本说，胡小媚和刘春林真心相爱，就要准备谈婚论嫁时却遭到双方父母棒打鸳鸯，死活不肯同意他俩的婚事，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黯然分手。胡小媚为这事大病一场，离家出走了一年多才又回来。

喂，你和胡小媚之间到底是咋回事，说来听听呗。后来，李胜男不止一次追问过刘春林。

无聊，你就喜欢听人胡沁。刘春林往往都是如此回答，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愈发加深了李胜男的猜疑，让她老觉得心里犯堵，肠子打结。

说说嘛，你们俩当初进行到哪一步了？那个，那个，上床了没有？啥原因导致你们分的手啊？到底是你移情别恋，还是你们双方父母不同意？她穷追不舍，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

你有完没完啊？我只问你几句，是我的过去重要，还是现在重要？你听说的一切是发生在我们相识以前，还是相识之后？如果别人所说的是实话，你想和我离婚，还是去找胡小媚算账？如果别人造谣，你打算去把造谣的人煽几耳巴子？

李胜男被问住了。他们的故事确实发生在自己和爱人结婚之前，按理说与她无关，可是她就想知道。她捉摸不透自己的心理，是嫉妒还是羡慕？也许兼而有之吧。知道真相又能如何呢？她也不能穿越时空去改写那段历史。只是，她始终战胜不了自己，她的好奇心一直在那里作祟。

本来这事时间长了也就过去了，哪知隔一年胡小媚却又偏偏嫁到了白果树，李胜男这下坐立不安了，她开始防贼一样地防着胡小媚。她将刘春林看得紧紧的，绝不给他单独同胡小媚见面的机会。同时，她在暗中默默观察着他俩，她很好奇这对传闻中的旧情人见面后到底会有什么反应。

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们三个人遇到了一起。那是在村里一对新人的婚礼上，女方是胡小媚的表妹，男方是刘春林的表哥。作为双方的亲戚，他们很自然地被客户先生安排在同一张饭桌上。李胜男又紧张又兴奋，她巧妙地周旋着，却以看戏的姿态冷眼欣赏着传闻中的那对恋人，等待着欣赏他们重逢时的张皇失措。然而她却失望了。刘春林和胡小媚除了目光刚刚接触时眼神稍稍有些游离外，马上就像老朋友一样亲切自然。这让她一度感到十分困惑，她不懂是他们掩藏的太好，还是自己的眼睛放过了细节。总之，她的心结没有打开。

三

金莲大婶躺在床上已经快三个月了。这段时间，她震惊、愤懑、痛苦、无奈、悲哀、沮丧……各种苦涩尝尽后，终于开始慢慢接受自己皮囊的一部分不再受自己支配的事实。

没错，金莲大婶中风偏瘫了，右半边

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几乎成了一个废人。她在县医院住了四十多天，前二十天里始终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十一天的早上，她忽然清醒过来，三个女儿一个不少地围在身边，女婿们也陆续前来看她。孩子们都很孝顺，对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病友都夸她好福气。然而，金莲大婶并不开心，她阴郁的目光时常在病房门口逡巡着，认真搜索着从那里经过的每一个身影。她在等一个人，可是那个人迟迟没有露面。出院后，她在家卧床调养，她以为那个人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来家里探望她，但那个人始终没来。

这天是个晴天，李胜男为她开窗透气。呸，臭死了，臭死了。李胜男一边开窗一边驱赶苍蝇似的用一只手在鼻子跟前挥舞着。金莲大婶歪着脸默默看着女儿不说话，病后的她全然没了过去的强势，很多时候怯弱的像个性格内向的孩子，一脸愧色地接受着女儿的数落。也是，一个拉屎拉尿都靠别人帮忙的人，她还哪有自己的底气呢。每天都呆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她感觉自己的鼻子变得迟钝了，她已闻不出任何异味儿。

李胜男要为她换被褥，女婿刘春林将她抱起来放在轮椅中。她从小两口别别扭扭的神情中看出他们之前的矛盾还没有化解。她有意从中调和，就对女儿李胜男说：胜男，你们……李胜男明白她的意思，立马用一串剧烈的咳嗽将她的话打断了。她无可奈何地看向女婿，刘春林将脸扭向一边，装作满不在乎地向上扬了扬嘴角。她叹一口气不说话了，她明白自己无法左右他们。好在女婿打破了僵局，他体贴地对丈母娘说，妈，今天天气好，我推你到院子里晒太阳吧。

出了堂屋大门，金莲大婶环目四顾，

她像个初生婴儿一般好奇地打量着周周围的一切。金灿灿的阳光洒落在院子里，小小的庭院一片金黄。这是她生病以来第一次沐浴在日光中，这种感觉美妙极了。她这时才惊讶地发现香椿树的叶子已经散开，泡桐树密密匝匝的紫花开得正旺，蜜蜂们在嘤嘤嗡嗡地飞舞着，燕子们在忙碌地飞来飞去衔泥筑窝。原来春天早已经来了。不知为什么，金莲大婶的眼角突然有些湿润。这一刻，她无比怀念春天的田野。

在金莲大婶的眼里，春天是最美好的。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得人也懒洋洋的，风又轻又软，吹得人也跟着浑身酥软。春天的田野多美啊，有绿油油的麦苗，有金灿灿的油菜花，有星星点点红的、黄的、蓝的、紫的、白的……各种野花，有叽叽喳喳唱歌的小鸟儿。天气晴朗的日子，金莲大婶总在屋里呆不住，她想方设法找机会到野外去。乡亲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她出去“打野”。打野在当地指男女在荒郊中野合。金莲大婶对大家的揶揄并不恼火，她辩解说打野就是打山货或采野菜。这也不假，她挖鱼腥草，掰香椿芽儿，挖地米菜，扳笋子，拔野韭菜，掐白蒿，寻蕨菜，刷榆钱，摘金银花……有时候还能摘些棒槌果、刺蒙子（一种野果）、野樱桃之类。总之，每次外出，从不空手而归。她说春天的田野就是宝藏，除了猫眼睛（一种有毒的植物）之外，那些或绿或红的植物几乎都是美食。

其实，春天的田野对她来说还有另一种诱惑。借着“打野”的名号，她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村庄，走向一个更远的地方。比如：溜石板沟。

溜石板沟位于白果树和青竹洼之间，因沟边满是斜溜的石板而得名，它是两地的分界。这里方圆公里没有人家，靠近青

竹洼的沟边有一大块平地，当地人将平坡地称作塄。这块地并未耕种农作物，它的上面长年累月地或斜靠或平铺地搭着木耳架，木耳架上满是培植着木耳的椴木。说来很怪，一样的菌种，一样的木料，这里木耳的产量往往比其他地方高出很多。每年春季一到，木耳们一秃噜一秃噜地从树皮内冒了出来，捡完一茬又一茬。时间久了，这块地就被人称作木耳塄。由于木耳塄的木耳长势太好，加上那些年木耳价格十分可观，有些贼就惦记上了这里，他们常常趁着月色来偷木耳。这些人中有些是来收购过木耳的外地小贩，有些是两村游手好闲的村民。

后来在木耳塄栽培木耳的人家都学乖了，他们在塄里搭下了窝棚，每逢木耳成熟季节就夜夜在窝棚里守着。

那些年，每隔一段时间，金莲大婶就会到木耳塄的窝棚里去一次。当然，她不是一个人，另一个人是青竹洼的支书胡平安——她青梅竹马的旧情人。他们并不是在那里守木耳，他们呆在窝棚里说话呢。据青竹洼单身汉刘守根说，他好几次放牛时看见金莲大婶和胡平安并肩坐在窝棚里。金莲大婶将头靠在胡平安的肩膀上，一会儿笑得浑身直颤，一会儿又哭得稀里哗啦。有多事的人坏笑着问刘守根，他俩没有没干点儿别的。刘守根的脸腾得一下红了，那个单身汉不好意思地说，没，没有，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

早在嫁到白果树之前，金莲大婶就和胡平安私定了终身。那时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彼此许下了海誓山盟的诺言。遗憾地是胡平安兄弟太多，家里又太穷，一家八口挤在三间破土坯房里。金莲大婶的父亲自然不同意这门亲事，强行将年轻漂亮的女儿许配给邻村白果树木匠世家李富善的

么儿子李代发。在他看来，木匠是手艺人，任何时候也饿不了肚子。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也做了一些反抗，但最终未能扭转局面。

金莲大婶嫁到白果树后，确实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是李代发太过木讷，他一天到晚只会埋头干活儿，三棒子也打不出一个热屁来，这让天性活泼的金莲大婶觉得日子非常乏味。胡平安的势头日趋好转，他先是被招工进了乡供销社工作，计划经济时代，那可是人人眼红的铁饭碗。很快他就同本村一位老实本分的姑娘结了婚，没几年就有了一儿一女。然而胡平安不甘如此，在供销社做了几年后，等到后来政策放开了，他开始倒卖衣服，贩卖木耳……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他很快富裕起来。不久他就从之前的穷窝里搬了出来，盖上了一长溜平房。又过了两年，他当上了青竹洼村的支书，金莲大婶也在这时当选了白果树村的支书，昔日一对渐行渐远的恋人，因此重新有了交集。

那两年是计划生育风头最近的关头，诸如“宁在世上添座坟，不愿世上多个人”的标语处处可见。罚款，罚做义务工，上房扒瓦，逼人堕胎等一些计生手段比比皆是。身为村支书，金莲大婶也因政治任务逼人流过产，有些义愤填膺的村民扬言要她血债血还。这种情况下，她回到娘家青竹洼向计生先进村的支书胡平安取经。

这次见面，他们除了工作还聊了很多，埋在两人心中长达十年的爱情火焰被重新点燃。他们在木耳塄的窝棚里开始了他们的约会。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金莲大婶想方设法地溜出去同老情人相聚。特别是每个春天里，她跑得比平常更勤，更欢实。她太喜欢春天和情人一起呆窝棚的感觉，柔软的稻草，青青的原野，和煦的山

风，花香、草香、泥土的清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她不由为之陶醉。同样让她陶醉的还有情人呢喃软语。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发生点儿别的什么，除了他们自己，别人无从知道。丈夫李代发在临死的时候，曾拉着金莲大婶的手说，这些年苦了你了，等我死后，你去找他吧。她掩着嘴嚎啕大哭起来，自己也不清楚是为自己，还是为这个即将死去的可怜人。

如今想起这些，金莲大婶不由一阵黯然神伤，她突然有些心灰意冷，再也没有兴致欣赏眼前的春景了，就让女婿推她回房间里去。

金莲大婶的情绪变化全都落在女婿刘春林的眼中，他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并不多问，顺从地将她推回房间。这时李胜男已经铺好了床，她在一边侍立着，看刘春林弯腰将母亲从轮椅中抱起来重新放回床上。有两次她探下身子想要伸手帮忙，但刘春林没搭理她，她只好讪讪地让到一边儿。

安顿好金莲大婶，小两口前后走出房间，刘春林走在前面，李胜男轻轻帮母亲掩上房门，在她关门的那一刹，她看见两串眼泪从金莲大婶的眼中滑落下来。

四

胡平安就在这时候踏入他们的院子。他左手提着一只羽毛洁白又大又肥的大公鸭，右手提着一只粗布小口袋，口袋里装着的是二升空心麦子（陈放多年被虫蛀空的麦子）。盛传白公鸭血和空心麦子是治疗中风病的偏方，他这是专门给金莲大婶送药来的。白公鸭倒还好找，可是那空心麦子却十分难寻，为了这点儿麦子他跑遍了周边好几个村庄，最终才东拼西凑收集到这么一点儿。眼下，他提着这稀罕物步

履匆匆地向金花婆婆房间奔去，急切得如热恋中的小伙子去会见久别的情人。

胡平安比金莲大婶大三岁，今年刚满六十二岁，但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要显年轻一些。他一点儿都没发福，依旧身材匀称，腰杆笔直，除了头上隐约可见的一些白发外，丝毫不见一丝老态。他的女人在他五十四岁那年因病去世了，但他始终将自己收拾得很好，完全没有其他鳏夫那般油腻邈遏的样子。

因为走得太急，他和正出堂屋大门的刘春林撞了个满怀。对于他的到来，刘春林夫妇并无意外，他们客气地将他让进屋里，又是让座又是泡水。但胡平安却没有落座的意思，他一边将手中的物品递给刘春林，一边对正在倒水的李胜男说，莫麻烦，我进里屋看看你妈。说完不待夫妻俩招呼，就轻车熟路地推门走进了金莲大婶的房间。

金莲大婶正在独自垂泪，听见有人推门慌忙抬起左手擦眼泪。待她看清来人后，眼泪也不擦了，傻愣愣地看对方。半晌之后，竟然哇得一声哭出声来。

胡平安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一边走一边说，哎哟喂，你这是咋了嘛。他在床边坐了下来，掏出手帕小心翼翼为她擦拭眼泪，动作温柔细腻，仿佛躺在他面前哭泣的人不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女人，而是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

金莲大婶不理他，反倒越哭越伤心了。眼泪擦过一拨，马上又淌出一拨，像受尽委屈的孩子忽然见到娘亲似的。

胡平安柔声哄着她，手在她的肩膀上哄孩子似的轻轻拍打着。

金莲婆婆像少女一般撒着娇，抱怨胡平安这么久不来看她。胡平安告诉她，早在金莲大婶在县城住院的时候他就前去看

过她了，只是那时候她昏迷着不知道而已。

当真？金莲大婶惊呼道，她说她老觉得自己做过两个梦，梦见胡平安曾在耳边不停地喊她。

她顿时开心起来，但片刻后又蹙起眉头，质问胡平安为什么在她出院后一次都没有看过她。

胡平安说他因为肠梗阻去市里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了。这不，一回来他就过来瞧她了。

金莲婆婆顿时开始自责，她怨自己错怪了情人，难怪刚才见他第一眼就觉得对方就变得清瘦了，原来她生病时他也在受苦。

室内这一对互诉衷肠，心结打开后他们顿时变得柔情蜜意起来。那多日笼罩在金莲大婶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她的病似乎突然好了大半。语言变得利索了，眼神也变得明亮了。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落在一个人的眼里，那人正是李胜男。她并不是有意偷听，只因为胡平安进去后没有关门，她坐的位置刚好能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说不清自己心里的滋味儿，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细细思索着她和刘春林之间，只觉得这场冷战让她身心疲惫，她多么希望他们能回到从前的样子，可是她找不到下坡的那道坎儿。她突然开始后悔自己一直揪着过去不放，那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正在李胜男正独自黯然伤神之际，刘春林忽然从背后俯身搂住她的肩膀，她吓一大跳，差点儿失声尖叫起来。她不知道刘春林其实一直站在她的身后。刘春林轻轻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大人，你病得太久，经我初步诊断，你需要打针治疗了。

李胜男不由一阵面红耳热，她扭头瞪他一眼，继而感觉浑身瘫软。刘春林欺身上前，张开双臂将她横抱起来，迈开腿走进他们的卧室。

你要干啥？她压低嗓门惊慌地问。

给你打针。刘春林瓮声瓮气地回答。

啊，你疯了？现在是白天，再说胡叔还在隔壁房里。可她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便再也无法动弹。她的身体背叛了她，她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他俩在房间缠绵了很久，那座两个多月来始终横亘在夫妻俩之间的冰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性爱中融化了。李胜男感觉到自己的体内涌动着汨汨春流。要不是听见隔壁房间金莲大婶发出的一声惊叫，她准备要请求爱人再来一次。

等夫妻俩穿戴整齐重新出现在金莲大婶的房间时，金莲大婶已经在胡平安的帮助下靠着被子斜坐起身来。见到女儿女婿，她欣喜若狂地欢呼，我的右脚，右脚，能，能动了。

她炫耀地弹动着右脚的脚趾，眼神明亮，宛如少女。只见那五个圆嘟嘟地脚趾前后晃动着，像调皮娃娃一样像向大家点头致意。

李胜男侧身看向刘春林，他深情地回望她一眼，默默伸出右手悄悄将她的左手紧紧握在手里。那一刻，李胜男的眼睛突然湿润了，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想起女儿兰兰第一次学步的情形来。

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屋内，窗内暖意融融，窗外花香馥郁，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这时，一个软糯而熟悉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胜男姐在家吗？李胜男愉快地环视大家一眼，她发现一屋人的视线全部聚集在她的身上，那目光如阳光一样和煦温暖，她感觉心里顿时一阵敞亮，不由步履轻松地迎出门去。

（本栏责编：王俊楚）

◎ 王慧敏

理 发 (短篇小说)

49

二月二，龙抬头。

每年的阴历二月初二这天，秀蓉都会督促丈夫老唐带着成子和二宝两个儿子去理发店理发。坚持这个习惯，还是源于秀蓉小时候外婆的一番话。秀蓉小时候经常去外婆家玩，秀蓉懂事也勤快，能帮外婆做很多事，外婆很疼她，秀蓉和外婆的感情也好。外婆是裹着小脚的老太太，就是旧社会的“三寸金莲”，走路靠脚跟着地，走起来一点一拐的。70岁了，身体很刚强，上山挖黄姜、摘金银花、捋野山茶叶打山货卖钱；下田种庄稼、种菜园什么都能干。她自己都说，要不是一双小脚，能傍得上壮劳力呢，秀蓉也相信。有一次秀蓉又去了外婆家，那时候她10岁左右，去的那天正好是阴历二月初二。晚上秀蓉和外婆、小舅围在火塘边烤火，秀蓉偎在外婆腿上。外婆对小舅说：“全子，铜壶里有热水，赶紧洗个头，今天剃头师傅没到村里来，你就洗个头发，也算理发了。”我问外婆：“为什么非得今天洗头，明天不行吗？”外婆说：“二月二，

龙抬头，男娃理个发，好事不断头。这一天理个发，能带来好运气。”我又问：

“女孩不能理发吗？”外婆说：“当然行啊，主要是当家的男人和小孩二月二这天理发好，能平安如意。”她摸了摸秀蓉的头说：“起来，我也给你洗个头，你一定平平安安的。”秀蓉似懂非懂，潜意识里记住了外婆的话。秀蓉17岁那年，外婆过世了，秀蓉在外地上学，爸妈没告诉她，待她放假回家才知道这个消息，当时嚎啕大哭了一场，惹得爸妈跟着掉了眼泪。

一年年过去，秀蓉长大了，中学毕业考上了市卫校，几年后，在县中医院参加工作，先从事临床护理，又调到院办公室。后来秀蓉谈了男朋友，因为工作关系，男朋友小唐经常出差。每年到了农历二月初二这天，小唐只要在县城，秀蓉就陪着他去理发店理发。开始男友不解，不愿意去，还说啥时候理发不行啊？非得这天去！秀蓉就讲了外婆的故事，男友就顺着秀蓉去理发店理发。秀蓉还嘱咐小唐，如果出差在外，在宾馆住，二月二这天要

洗个头。后来男友成了丈夫，秀蓉依然在二月二这天陪小唐理发；有了大儿子成子，秀蓉就陪着小唐爷俩去理发；再后来有了小儿子二宝，秀蓉就陪着爷仨去理发店，这一坚持就是二十几年，当年的小唐也陪成了老唐。

今年的二月初二，早上7点，手机闹钟准时响起，秀蓉赶紧起床。洗漱好以后，喊醒老大成子，交代他：“你8点钟喊弟弟起床，准备好上网课。你爸爸昨天晚上在高速路口值夜班，8点钟下班，等他回来给你们做早饭，我上班去了。”成子迷迷糊糊地应着，秀蓉赶紧戴上口罩，把《通行证》《免费乘车卡》挂在脖子上急急忙忙出了门，一路小跑下楼梯。到小区门口，测体温、登记，走出小区大门，她看了一眼手机，7点31分，赶紧朝着“大世界婚纱”公交站台跑。到了站台，秀蓉看了看手机，7点34分，她探着头，盯着粮食局的方向。一会儿，车前挡风玻璃右边竖着“接送医务人员专车”牌子的免费公交车到站，秀蓉上了车，随车的同事小刘给她测了体温。车上已经有不少人，个个捂着口罩，因为隔一个座位才能坐一个人，秀蓉站在过道上。车上的人表情木然，没有人说话，安静得出奇，仿佛空气都凝滞了。专用公交车到了县人民医院，下了不少人，秀蓉在靠窗户的位置坐下。她望着窗外，天灰蒙蒙的，不知道能不能出太阳；街道上安安静静，没有人，没有车，沿街的门店一律关着门，整座城市就像在沉睡。她的思绪不由得飘荡起来，想起平常坐个公交车，乘车的人小声聊天、大声说话、小孩的叫喊、哭闹声，虽然喧闹，可是充满生机；想想专用公交开通以前的日子，不能开车，也不能骑摩托，每天步行上下班，老唐去执勤了，她中午得回家给两个孩子做饭，每天往返四趟，早上6点多

就得起床，从老公安局小区到新中医院走一趟至少40分钟；想着丈夫老唐爷仨的头发要理了，今天又是二月二，心情莫名地烦闷。一路上陆续有人上车、下车，秀蓉两眼一直盯着窗外。

公交车到了新中医院站，秀蓉和同事下了车，进入医务人员专用通道，进门后人与人之间1米的距离测体温、登记、手消毒剂擦手，然后秀蓉进了办公室，男同事小范已经到了。她打开电脑，因为心境不好，怕遗漏了工作，就在脑海里捋了捋当天要做的事情：要处理的文件、疫情要上报的7个报表、要统计的各种数据、需要科室主任协助的事情、医院职工从武汉返回的80多名亲属的身体状况，需要打电话询问、记录、上报……秀蓉跟小范开始分头工作。秀蓉老想着家里爷仨理发的事，心神不定。老唐和儿子的头发还是去年腊月初去理发店理的，秀蓉想着腊月十几以后理发的人多了，理个发还得排队等候，催着他们年前先理发。可到了年后，县城所有商店关门，小区封闭，封城封路，学校也不能开学，不上班的人都宅在家里，需要日常用品只能代购。老唐的头发是偏分的，因为谢顶了，留了一绺头发从左往右梳，能盖住一部分头皮，现在梳到右边都盖住了耳朵，耷拉在额前，都挂到下巴上了，很碍事，时不时都要用手往头上捋，脑后的头发都杵着衣领了；成子的头发又黑又密，从两边往中间长，在头顶形成了一道“梁”，看上去像“奥特曼”；二宝的头发竖着长，长长的，支楞着像“栗扎包”（板栗的包壳）。想着想着就走神了，上报数据的时候不是把数字填反了，就是填错了，3个表格被打回三遍才上报通过。同事小范也觉察到她的不对劲，局里负责数据统计的小王通过QQ给她发了条消息：你今天怎么啦？状态不好？秀蓉平

时工作很细心，出现这种低级错误还是第一次，她连忙陪小心：不好意思，下不为例！到中午12点10分，秀蓉和小范才完成上午的工作。秀蓉在荆楚酒店预定的快餐送过来了，他们吃完饭继续与科主任和相关职工电话联系，了解相关信息……从大年初二开始，医院办公室的工作就是这个模式，两个人上班都没功夫聊天儿，秀蓉他们几个人已经习惯了。小范对秀蓉说：“太阳出来了，你下去晒会儿，闲散一下，你今天状态不好。”秀蓉说：“好吧，就是觉得郁闷，我下去了，你也歇会儿，工作下午再继续。”小范说：“你放心，下午怕有临时性任务，这点事一会儿就好了。”秀蓉走楼梯从8楼到了一楼。

她在场子里度着步，抬头看了看天，天空瓦蓝瓦蓝的，朵朵白云点缀在天边，是个好天气；河堤上的柳树泛着青绿，柳枝随风左摆右晃，好像很惬意；河对岸的环城路和远处的高速公路上没有一辆车，非常宁静。秀蓉的心里却无法平静，上午接了好几通电话，交通阻隔在外地的同事想返院上班却回不来，着急焦虑；下午要给医学隔离观察点送防护用品；孩子独自在家上网课，听课、作业不认真被老师通报；明天要请小区代购买些菜给父母送过去，已经5天没送菜了，70多岁的父母不会用手机支付，小区代购又不收现金，都是秀蓉在自家住的小区代购好了再送去，送到父母的小区电动门外，从门上面递进去，父亲在门里面接……她无形中叹了口气，这样子啥时候是个头呢？看每天的电视、网络媒体疫情通报，疫情好转了很多，应该快了吧，想到这，她又心宽了一些。在场子里晃悠了大半个小时，秀蓉回到办公室。

小范已经忙活完了，在看手机，秀蓉说：“今天二月二，龙抬头，你家两个宝

贝在乡下老家，能不能理个发啊！”小范说：“理不了，不能出门，邻居们也没有会理发手艺的，也没有工具。往年二月二这天我都带他们去理发店理发。”秀蓉说：“那就让你妈给他们洗个头，也算。”小范笑了笑说：“只能这样了。”又问秀蓉：“那你两个儿子咋理发呢？”秀蓉说：“我正为这事犯愁呢！爷仨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俩孩子还强点，呆在家不能出门，老唐要上班，戴上警帽，脑后的头发露出外面齐展展的一大截，从后面看像个留短发的女人。”小范听了哈哈大笑。秀蓉又说：“家里没有推子，实在不行只能晚上用剪刀把长的稍微剪短点儿，再洗个头。”小范说，这是个办法。

聊了几天天，秀蓉的心里敞亮了些，下午的工作也顺畅多了。接到上级单位两项临时性工作安排，也完成了汇总上报。她挺兴奋地对小范说，今天我们可以按时下班了。5点40分，秀蓉和小范下楼去搭乘专用公交。依然是测体温、登记，从专用通道出了医院。同事们陆陆续续地从医院出来，到“新中医院”站台等公交，相互之间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没有了往日的寒暄和打趣。秀蓉看看他们，满眼的疲惫，脸上口罩的勒痕，有的额角还有细碎的汗珠…秀蓉知道从春节到现在，医务人员的艰难和辛苦，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什么安慰鼓励的话都显得多余，大家都心照不宣，默默承受着。公交车来了，大家依次上车，测体温，就坐，车内仍然很安静。到了保健院、老中医院、县人民医院，有人上车、下车，都是脚步沉重，疲惫不堪。想想电视上、手机里播放的白衣战士工作的场景，再看看眼前的人，秀蓉不由得眼眶发热，鼻子发酸。她思绪万千，那些长期宅家、不能出门聚会游玩的人们抱怨他们的憋闷，不知道这些把性命

提在手上，每天在医院里接诊、筛查、检查、治疗病人的人、为一线医护人员服务的人、每天2次背着消毒液爬着楼梯在医院全方位消毒的人...他们的辛苦、担忧和心存恐惧。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是父母的儿女、儿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妻子的丈夫，恐惧的是怕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影响家人健康。因为肩负的职责，心情再沮丧，面对病人的时候，依然是面带微笑，语言温和暖心，他们把辛酸和苦涩埋在心里。脑海里还像波涛一样在翻腾，公交车到“大世界婚纱”站了，秀蓉赶紧下了车，擦了擦眼角不知何时溢出的泪花，快步往家里走去。

进了小区，又是测体温、登记、消毒，秀蓉走到家门口，停了几十秒钟，收拾收拾了心情，才用钥匙打开门。9岁的二宝听见门响，立即从书房跑出来，嘴里喊着“妈妈回来了！”到西餐桌上拿起手消毒剂递给她，站在脚垫前看着她消毒手、手机，接过她的手机放在沙发上；秀蓉又用酒精喷了包和鞋底，二宝接过包放在椅子上。这段时间，秀蓉每次下班回家，二宝或是成子都是这样迎接她，她感觉很暖心，坏情绪也不往家里带。秀蓉换了鞋走进客厅，摸摸二宝的头，说：“咱家二宝就是懂事！”二宝说：“当然啦！你和爸爸看新闻的时候，我也看了，疫情期间你们是冲在病毒面前的人，是白衣天使，最辛苦！”秀蓉说：“妈妈还不算冲在病毒面前的人，医生、护士才是。”二宝说：“这些我不懂，反正医院上班的人就是白衣天使！你忘了，我还给你写了一首《白衣天使，加油！》的诗呢！”秀蓉连忙说：“对不起二宝，我忘了。你说得对，这个时候医务人员是辛苦。”又询问二宝的作业写完了吗，二宝说还有一点，秀蓉催促他去写作业。二宝进了书房，秀蓉去

换衣服。她换好衣服，走进厨房，老唐在炒菜。秀蓉说：“老唐，吃完饭，我给你们爷仨把长头发稍微剪短点儿，你们再洗个头。”老唐说：“已经这么长了，晚点再说吧。”秀蓉说：“今天二月二，必须的。”老唐“哦”了一声，说：“最后一个菜了，准备端饭。”

吃饭的时候，秀蓉对儿子们说：“吃完饭，我给你们和爸爸把长头发稍微剪一点，再洗个头。”二宝问：“为什么今天要剪啊？你以前不是说过，家里没有推子吗？”秀蓉说：“今天二月二，龙抬头，你忘了，以前每年的二月二都去理发店理发的吗。”二宝说：“对啊，我都忘了。可是你们从来没给我讲过龙抬头是啥意思呢。”二宝有点小机灵，爱动脑筋，从小都话多，他外婆说是个“话婆婆儿”；秀蓉和老唐看新闻、电视剧他都跟着看，上三年级了，平常也看书、看报纸，不懂的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他问的话秀蓉也不清楚。秀蓉看着老唐，老唐吃了几口菜，又揉了揉额头，才缓缓开口：“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全面，大致是这样的：龙抬头的说法，来自古老的天文学。古代人选择天上二十八组星象为坐标，按照东西南北分为四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每组都是7个星宿群。青龙7个星宿群在天空隐现变化，像一条巨龙，并非是一条真龙。冬天的时候，东方青龙隐没在地平线以下，只在二月二这天，龙角初露，被人们称为‘龙抬头’。中国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也称自己是龙的传人。”老唐一席话，秀蓉也才明白“龙抬头”的来历。二宝连忙说：“爸爸真棒！别看妈妈平时比你话多，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哪！我看的书上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传说中的四大神兽，是天神的护

卫。”秀蓉看了看二宝：“你看的啥书啊，还天神护卫呢。”二宝说：“我在哥哥手机上看，七猫小说里面的一个故事，这四种神兽厉害得很！那龙抬头这天为什么要理发呢？”老唐说：“这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祈愿，龙都抬头了，人们理个发，清清爽爽的，能带来好运气，平安健康。”成子因为从小疾病的原因，不大会表达，在家里干一些打杂、洗碗、擦地等简单的活儿，二宝和爸妈聊天他听不懂，也不插话，安静地吃完饭就在一边看抖音。二宝吃了几口饭，又说开了：“爸爸，中国人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那中国就是条龙，巨大的龙，对吧！”爸爸说：“对啊！有一首歌叫《龙的传人》，你没听过，歌词里说：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中国……”二宝扒拉了几口饭，又说：“龙是会动、会飞的，现在中国都封城了，电视上放的，武汉的街上都是空荡荡的。”秀蓉看了看二宝，无可奈何地说：“你的话真多！不光是武汉，我们县城也是空荡荡的，你没出门，你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城市都封闭了，是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也就是说东方的巨龙在睡觉。等疫情控制住了，城市解封了，中国巨龙就苏醒了，世界各国都羡慕。”二宝偏着头看看老唐，又看看秀蓉，表情很严肃地说：“中国就是厉害！去年国庆节，我和妈妈看了国庆大阅兵，那个场面好壮观！还有那些军事武器，当时妈妈就说在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老唐说：“你说的都对。现在的中国很强大，我们骄傲和自豪，更要爱国。你是少先队员了，说话做事都要注意，不能说对国家不好的话。”二宝说：“我知道，老师都教导我们了。”秀蓉看看手机，快8点了，一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催着二宝：“不说了不说了，赶紧把饭吃完，一会儿还得剪发洗

头。”

吃完饭，秀蓉把老唐年前新买的一把剪刀找出来，让老唐坐在椅子上，剪掉两边鬓角、脑后、额前的长发，用另一只手接着丢进垃圾桶；又给成子相同部位的头发剪短了一点儿，让他低着头，下面放着垃圾桶，几剪刀把头顶的一道“梁”修了一下，看上去不那么像“奥特曼”了。吩咐老唐、成子去洗头。秀蓉又给二宝的头顶、耳朵上面、脑后的头发剪了一下，洗了个头。忙活完了，老唐在看电视新闻，秀蓉对老唐说：“你在院内住户群里面问一下代购小力，看能不能买到电推子。”老唐给小力发了微信，半个小时后，小力回消息说，供货的几家商场回复都没有货，因为道路不通也进不到货。秀蓉又说：“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解封，你们的头发长得都走不出门了，两个孩子宅在家还强点儿，你还要上班，你问问院内住的同事、朋友家有没有推子，借个来用一下。”老唐说：“不上班的时候又不能出门，有机会了我问一下。”

过了几天，老唐去高速路口执勤，和同事老郑一起，两人聊天时说起理发的事，老郑说：“我家有推子，一全套，就是剪刀不好使，下班了给你拿去用。”老唐连忙给秀蓉打电话：“秀蓉，老郑家有推子，我们在一起执勤，下午4点钟下班，回家的时候拿回来。”秀蓉交代老唐，你给老郑说清楚，用完以后我会用酒精把工具擦洗干净，连包装盒都擦一遍，请他放心。这天刚好秀蓉在家休息，下午3点多就开始准备：清理出客厅一角，以免头发茬子落在家具上；没有理发的围布，她找来平常老唐做饭穿的罩衣，准备了一个夹围脖部位的夹子和一条干净的毛巾；准备了一把椅子和高凳子，二宝个儿小，需要坐在高凳子上才方便理发。其实，秀蓉心

里很忐忑，自己从来没给人理过发，不知道剪成啥样，担心剪成梯田坎，或者一块一块秃子样，让老唐出不了门，孩子埋怨她。秀蓉又给自己宽心，仔细点儿，慢慢剪，一定能成。

4点多，老唐回来了，带回来理发的工具盒子。秀蓉把盒子里的用具拿出来，一件件地看，琢磨着推子怎么用、其他东西是做什么用的。看明白了，就喊老唐坐在椅子上。老唐看着秀蓉微微一笑，喊来成子说：“你用手机给我照个照片，正面、左右、还有后面都拍一个，看你妈理完以后比较一下。你妈给我理发的时候，你也照个照片。”成子就按他爸说的，就前后左右的拍照。秀蓉说：“咋的啦？不相信我呀？”老唐又是嘿嘿一笑，说：“你来吧。”就坐在了椅子上。老唐平常话不多，不苟言笑，不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严肃难接近；性格又有些倔强，但工作能力责任心强，同事挺佩服他；在家里也勤快，做饭他全包，洗衣啥都干，出差的时候还担心秀蓉母子在家吃不好饭。秀蓉了解他的小心思，担心理不出他以前的发型，但是头发实在是没有形状了，也有顺着秀蓉的意思。秀蓉暗暗给自己鼓劲，过细点儿，你能行！她就学着理发师傅的样子，慢慢地老唐脖子里塞一条毛巾，再慢慢地围上“围布”，罩衣没有理发专用围布长，只能搭在膝盖上。秀蓉放慢手上的速度也是给自己定定心，最后在领口处用夹子夹住，拿起了电推子。二宝在一边看着秀蓉，连声地问：“妈妈，你真的要给我们理发吗？你到底会不会呀？剪到耳朵了咋办？”秀蓉说：“我经常看理发师傅给你们理发，知道你们的发型，就是理得慢一些，咋会剪到耳朵呢。”二宝忽然跑进书房，拿出来一个笔筒，里面插着三支笔，放在餐厅的地上，又找来西瓜图案

的圆形泡沫垫放在笔筒旁边，秀蓉和老唐不知道他要干啥，都盯着他。只见二宝双膝跪在垫子上，双手合十，对着笔筒又是作揖又是磕头，嘴里还念念有词：菩萨保佑！保佑爸爸的耳朵不要被妈妈剪啦！连说了好几遍。老唐忍俊不禁，笑着对二宝说：“你小子干啥呢！不就是妈妈给我理个发吗，她过细得很，不会剪着耳朵的，赶紧起来！”二宝不听，还在那做作。秀蓉有些愠怒地走过去拉起二宝，斥责道：“你干嘛呢！在哪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还磕头作揖。”二宝拧着脖子说：“我跟你们去过武汉的慈恩寺，去过武当山，烧香许愿，愿望就会实现的！那三只笔代表的是香。我就是担心你剪到爸爸的耳朵！”秀蓉释然了，笑着对他说：“你在旁边看着，看到底会不会剪到耳朵。”二宝一脸严肃，乖乖地坐在沙发上，盯着秀蓉手里的推子。秀蓉暗自深吸一口气，开始用推子推脑后、两鬓的发际；放下推子，拿起梳子和剪刀，用梳子挑起头发用剪刀开始剪，从脑后、耳朵后、再到额前，一点一点地剪。二宝看到老唐耳后的头发剪短了，没有伤到耳朵，好像放心了，站起来对秀蓉说：“妈妈，爸爸耳朵后面的头发是这样理的？都理好了？”秀蓉说：“就是这样剪的啊！你看看耳朵伤了没有。”二宝开心起来：“我看到了，你用梳子挑着剪，当然不会剪到耳朵了！爸爸理完了，是先给哥哥理，还是先给我理？”秀蓉嘴上搭着话，手上一刻没停着，说：“先给你哥理，他去洗头的时候，再给你剪，理好了直接洗个澡，免得脖子里有头发茬子，身上不舒服。”二宝放心地走开了，打开电视机，看起了动画片。成子在旁边一会儿拍一张照片。

半个小时后，老唐的头发理好了，秀蓉用手机从正面、后面、两侧拍了照片，

拿给他看。老唐又拿起成子的手机，两个手机的照片比较着，看了好几分钟，才抬起头对秀蓉说：“好了，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手还挺巧哈！”秀蓉打趣地说：“那是，我是谁啊？老唐媳妇啊！”她把老唐脖子上的头发清理干净，解开“围布”，用毛巾打掉老唐腿上的头发茬子，催促老唐去洗头。老唐给成子的头发拍了照片才走进卫生间。

秀蓉喊来老大成子坐在椅子上，塞好毛巾，围上“围布”，开始给成子理发。成子平常理得平头，得用推子推。成子是二十几的小伙子了，担心秀蓉理不好头发，又不善于表达，坐在椅子上拳头攥得紧紧的。秀蓉安慰他：“你别紧张，你爸的发型最不好理，我剪得你爸挺满意，你怕啥。”成子“嗯”了一声，慢慢松开了紧握的拳头。成子的头发又粗又密，推得比较慢。刚理了几分钟，推子没电了，秀蓉只好连接充电器给推子充电。她又用剪刀把长头发剪短，剪刀是平常缝补用的布剪，不是专业理发剪，只是剪尖部分锋利些。秀蓉一剪子剪多了头发，靠近剪刀把的部分一下子没剪断，剪刀一带，扯着了头发，成子“哎呦”一声：好疼啊！秀蓉一惊，手里的剪刀差点掉在地上。二宝听见了，连忙从沙发上站起来，看着妈妈说：“给我理发的时候会不会也疼啊？”秀蓉镇定了一下，对二宝和成子说：“我慢慢剪，不会的，头发剪短点儿，推子好推些。”二宝不放心，把电视关了，就站在秀蓉旁边看着。秀蓉把成子满头的头发剪短了一点儿后，就拿起推子挨着头皮慢慢推，后脑勺的部位还没推好，推子又没电了，秀蓉只好再给推子充电。秀蓉用梳子挑着头发，用剪刀慢慢剪。为了推子充电时间长一些，好给二宝理发，秀蓉就用梳子挑一点，剪刀剪一点，一剪刀挨一剪

刀仔细地剪。二宝看着妈妈的剪刀，又问：“你咋不一剪刀剪一大块头发呢，这样不是快些吗！”秀蓉边剪边说：“要是一剪刀剪一大块，很容易剪成梯田坎，就像台阶，不平整；梳子一次挑一点，一剪一剪挨着剪，后面剪的和前面的都是平的。就像你学习、做人一样，要一笔一画写好每一个字，做好每一道题，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才会有好成绩，才能有好前程。”二宝说：“妈妈你真会说，给哥哥理个发还能联系到我的学习，还讲大道理。”秀蓉说：“你不是经常看妈妈定的《小小说》吗？这是小故事大道理，你慢慢长大就会明白的。”二宝不说话了，仍然站在旁边看着，老唐洗了头也在旁边看着。秀蓉笑着说：“咋的啦，你们爷俩还当监工啊！”成子头顶的一道“梁”渐渐被秀蓉用剪刀削平了，二宝在旁边拍着手，欢叫着：“哥哥，‘奥特曼’消失了，你头顶的头发又短又平。”成子咧嘴笑了笑：“那就好。”秀蓉硬是用剪刀一剪一剪给成子剪了个小平头，理了一个多小时。老唐说，虽然没有理发师理的平整，但是看不出来，走得出门，我拍个照片，你给二宝拍个照片再理发，我去做饭。

（本栏责编：王俊楚）

◎ 江清和

别晓苏老师

1月5日，手机里突然蹦出晓苏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懵了，心好痛。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一直说去看他，一直拖下来了，终成遗憾，追悔莫及。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小寒”，这个小寒真寒。

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这么急，完全不顾家人和那么多文学人对他的热爱与牵挂，计划多年的油菜坡的长篇还没有动手，他是怎样的不舍啊！老天不长眼，这样的好人，为什么就不长命呢？40多年的创作与教学，500多万字作品，一多半被转载、再转载，30多篇进入全国短篇小说年选或经典选读，多次荣获国内重要文学奖项，数次进入全国阅读排行榜，他太累了，过多透支了自己的生命，晓苏老师，您好好歇歇吧。

1月8日晚，我用导航查看去武昌殡仪馆的路线与时间，担心睡过了，担心堵车，把手机闹钟设为早晨5:30。

1月9日不到5点，醒了，立马起床，洗漱，叫车，不到7点就到了。告别大厅内外已站了许多人。华师的领导到了，王先霏老先生颤颤巍巍被搀扶着到了，修文主席到了，省作协三任党组书记到了，在汉和外地文学界许多朋友都赶来了，都是自发的，送晓苏老师最后一程。大家见面，默默地握手，不敢说话，生怕眼泪滚出来。

晓苏老师遗像，还是他那经典的微笑。胡翔撰写的挽联“小说有意思五百万言机智幽默书真味，文坛失大才六十四载沉潜奋发改照汗青”总结精到。大厅两侧摆满了花圈，左侧是亲人、故乡的，右侧是工作过的单位、高校文学院、出版社、报刊社、文学界朋友的，天南地北的，重重叠叠挤在一

起，每个花圈只能露出一个落款，我知道这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不需要语言，这比任何悼词都更有力量，证明晓苏老师在全国文学界、读者、朋友心中的份量。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手机上翻看怀念晓苏老师的一篇文章，眼睛一次次湿润。我翻看自己的日记、笔记、与晓苏老师的微信、过去发的朋友圈等，一条一条，仿佛就在昨天。

晓苏老师的大名早就知道，只是无缘相见。远安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篇晓苏老师的小说《两次来客》，很有意思。主人公第一次听说客人要来，喜出望外，充满期待，盼来的却是自尊心严重受挫。第二次来客，接受了教训，本不想见，送来的却是温暖。简单的故事，强烈的对比，平静地叙述，通俗的语言，很亲切，又让人思考。

人与人相识相近是有缘分的。2018年7月，我到省作协工作，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晓苏老师。中等身材，胖胖的，一副深色边框眼镜，温和、亲切，言语不多。他说华师的刘守华、陈建宪两位教授向我介绍了我，这两位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和民俗专家，过去与他们一直打交道。可能是同样来自大山里的缘故，他是鄂西，我是皖西，虽相距千里，但山里人的秉性容易趋近。他是耀眼的“文曲星”，蜚声文坛的作家，博导、教授，我只是一名为作家、教授服务的工作人员，以“追星”目光仰慕他，但他的目光里并没有俯视，没有居高临下，他没有一点架子，平和，平易，视我为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感觉很亲切，我们日渐走近。我一直喊他“晓苏老师”，喊老师是我发自内心的敬重。

他送我几部作品集，我读他的作品。《两个人的会场》《吃苦桃子的人》《花被窝》《陈仁投井》《夜来香宾馆》等等，一件件作品都那么温暖，对油菜坡那些普通民众内心冷暖的体贴与同情，没有用道德的、法律的目光去斥责，更多的是理解与关怀，这是一种佛性的悲悯，良善之人的关爱。温暖、有趣，又蕴含着幽深的现实与哲理思考，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大家都能读懂，读者喜欢，这就是好小说吧。

是工作忙家事忙？还是过去20多年工作与文学系统少有交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少看文学作品了，除非朋友推荐的他们喜欢的。许多作品没有那种贴心贴肉的感觉了，少了鱼腥味、泥土味、烟火气，高深莫测的哲学玄秘，再加上语言的恣肆、结构的缠绕，让人如坠烟云，令人望而生畏。晓苏老师的小说不一样，平平静静地、近距离地给你讲述他“看”到的人间真相，或看似荒诞，或近似夸张，但都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讲的似乎是你，或你的亲戚邻家，普普通通的人间事、人间情、人间话，真切实在。他继承中国叙事传统，语言质朴，读来不累，特别有趣，值得玩味。这才是我这等普通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拿起来舍不得放下，读了还想读，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晓苏老师正是这样，心中装着凡夫俗子的小欢喜大悲切，心里装着普通读者，是坚持为平民大众书写且为他们喜欢的作家。

后来知道，他会写故事是“有根”的。他常常回到安康老家，既是行长子之孝，也是不断把创作之根向故乡泥土深扎。他喜欢邀请亲人朋友聚会，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甚至用好烟去换故事，用好酒去招待讲故事的人们，这也许是他好故事源源不绝、接地气的原因吧。贴紧油菜坡的泥土，他的创作资源才那么茂盛，那么鲜活，那么葳蕤多姿。

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晓苏老师不仅会写故事、讲故事，他还是讲“怎么写故事”的高手。他既是作家，拥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深切体会，又是理论造诣很深的教

授，对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作家要热爱生活，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小说首先得有意思，得有趣，得吸引人；他认为故事要一波三折，要不停地折腾主人公，要经过几次转折，不断拓展深化作品的内蕴；他认为要对生活做“减法”，去除没必要的枝叶；他认为作品要重视细节，没有细节的作品是苍白的无力的，等等。

我听过晓苏老师很多场讲座，每次内容都不同，不重复，都有新东西，听后都有新收获。他讲课，不需要一张纸，没有一个字的提纲，在不紧不慢中娓娓道来，层次分明，条分缕析。没有那些玄乎玄乎的概念，没有大一二三小一二三的逻辑推理，有的是中外经典作品的信手拈来和自己创作经验的精彩展示。他平静地讲，下面一个个竖起耳朵听，不时爆发出潮汐般笑声，他的课一点也不枯燥，处处受欢迎。因此，省作协每次组织“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赴基层开展活动时，邀请专家首先总是想到他，基层作者都喜欢听他讲，人平易好请，只要不与工作安排相冲突，他从不拒绝，不论山高路远，也不论有无报酬。上级建议我们进一步扩大授课老师的范围，无论怎么扩大，晓苏老师总还是首选，他是公认的文学讲座讲得有意思有意义的教授。

2023年4月下旬，纪念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映泉的“映泉文学馆”在其家乡远安揭牌，省市文学界大咖齐聚，宜昌和远安当地的基层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翘首以盼。晓苏、田天两位副主席将赴现场，基层同志近距离接触他们机会有限，何不请二位给当地同志讲一讲，或搞个座谈？是临时动议，得先征求他们意见，他们还在赶往远安的路上。向两位老师汇报这一想法，都立马回答：好啊，没问题。我说可没有报酬啊，他说：与他们交流，要什么报酬。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始终想着基层作者，始终想着给他们点儿什么帮助。那天晚上的交流很成功。晓苏老师、田天老师先谈，然后是互动。当时正值倒春寒，外面寒风呼啸，室内暖意浓浓，许多参加过的同志至今念念不忘。

晓苏老师是公认的热心肠，对文学组织工作，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热心帮助，我也深受他的恩惠。

2020年疫情期间，除了下社区值守、网上办公外，就闷在家里看书。我试着写了几篇怀念母亲的小短文，自知长期写公文的，对散文创作完全摸不着边，只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下。晓苏老师看到后，立马微信鼓励，并说“能否在《文学教育》上发一下？”我受宠若惊。小文《生日之痛》很快发表了，还在作者之前给了一个冠名，我羞愧难当。他说：是提前命名。我知道这是鼓励和鞭策。2021年初，我把刚完成的小文《姑奶》发他，真诚地请晓苏老师提提修改意见，指出下一步努力方向。他很快回复：“这篇散文写得真好，句句含情，字字动心。语言虽然都是口语，但特别有弹性、有张力。从作品的细节中，可以看到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可贵善良心，喜欢。”他问我准备在哪里发，要不要他推荐。我只是真诚表达内心的感恩，没有想过发表。又怕达不到发表水平，让他为难，故婉谢了。他还告诉我以后再写散文，可以往哪里投。他的指导是深入细致的、具体的、无微不至的，我深深感动。2023年，我读了咸宁李专主席《幕阜长歌》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精选》，发自内心喜欢，用心写了两篇读后感，先后在《长江丛刊》和《长江日报》登载，晓苏老师看到后，又是一番热情鼓励，还奉送了顶顶“花帽子”，羞愧，羞愧。晓苏老师的鼓励、指导、帮助，让我终生铭记。真正的文学作品，我差距甚远，虽行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上学期间，学的是文学，只是文学史和文学基础理论，对文学现场从未走近。工作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对文学组织工作未曾接触。尽快熟悉了解掌握文学组织工作规律，实实在在地做一点有效的工作，让作家受益，让广大文学爱好者受益，让大众受益，一直是我到作协工作后的内心追求。晓苏老师既创作，又研究，始终生活在文学圈，对作家成长规律、作品创作规律、作家需求和读者需求都黯熟于心，于是，我遇事

向他求教，他有什么想法也及时告诉我。几年里，他跟我谈了许多关于基层文学生态建设、文学采风组织、文学活动开展、文学创作扶持、文学刊物定位把握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我都努力在工作中贯彻落实。

2023年6月，按上级要求，作协党组每个人都要开展一个课题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确立什么调研课题，既必要，又可行，对今后的工作又有点实实在在的帮助，我考虑了好久，后确定为《当下文学如何走进高校》。我电话向晓苏老师、川鄂老师征求意见，他们给予了充分肯定，这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心。随即草拟调研提纲，制定调研方案，邀请在汉十多所高校文学院负责人、年轻教师和部分中文系学生一块座谈，还通过网络向省内部分高校发放了调查问卷。调研很成功，基本了解了当前的基本情况，广泛收集了各方的意见与建议，形成了专题报告。没有晓苏、川鄂老师的肯定，我可能要打退堂鼓了。

2024年9月，第二届“长江与黄河文学对话”在湖北举办，晓苏老师抱病参加了相关活动。此时见到他，我十分震惊，他瘦了，太瘦了，瘦变了形。我问他的身体，他没有多说，我也不好深问，我知道他得的是大病。在黄冈师范学院嘉宾对谈环节，他上场了，我真为他担心，能坚持下来吗？他的声音低了许多，语调也慢了许多，这是多大的意志力在支撑着他啊！活动结束后，他提前返回了武汉，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2025年元旦、春节，我们互致了新年祝福。2025年6月12日，晓苏老师来电话，那是我们最后的交流。

晓苏老师走了，永远地走了，在“小寒”这个寒冷的日子里走了，他的作品，他的温暖，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创作启示，将永远在他曾经温暖过的大地上回荡。



国画《李先念转战鄂豫边》 黄大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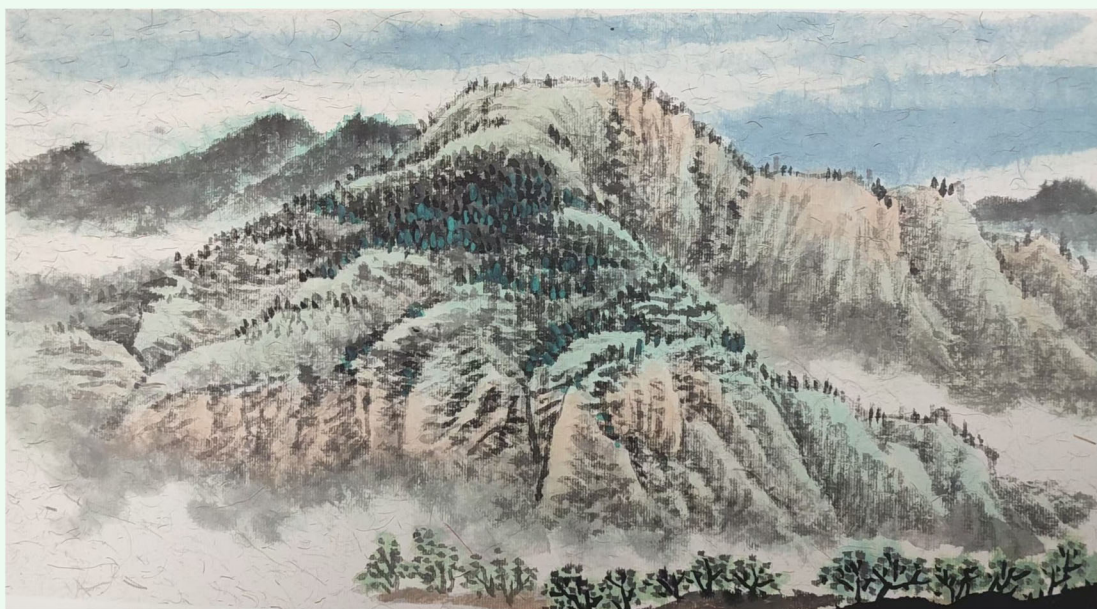


国画《花开盛世》 吴祖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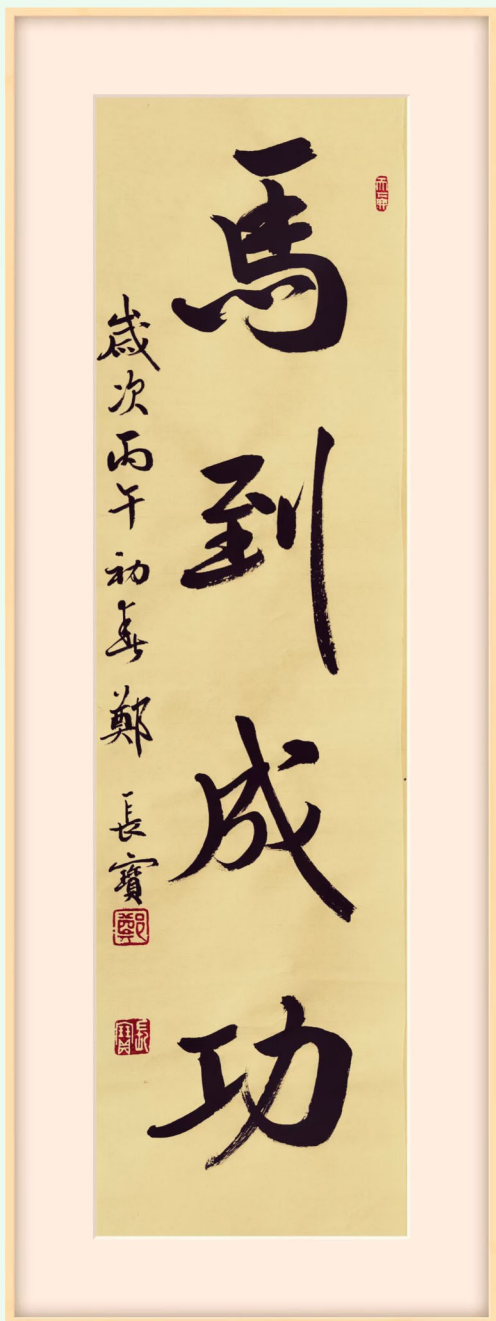
|| 牡丹芳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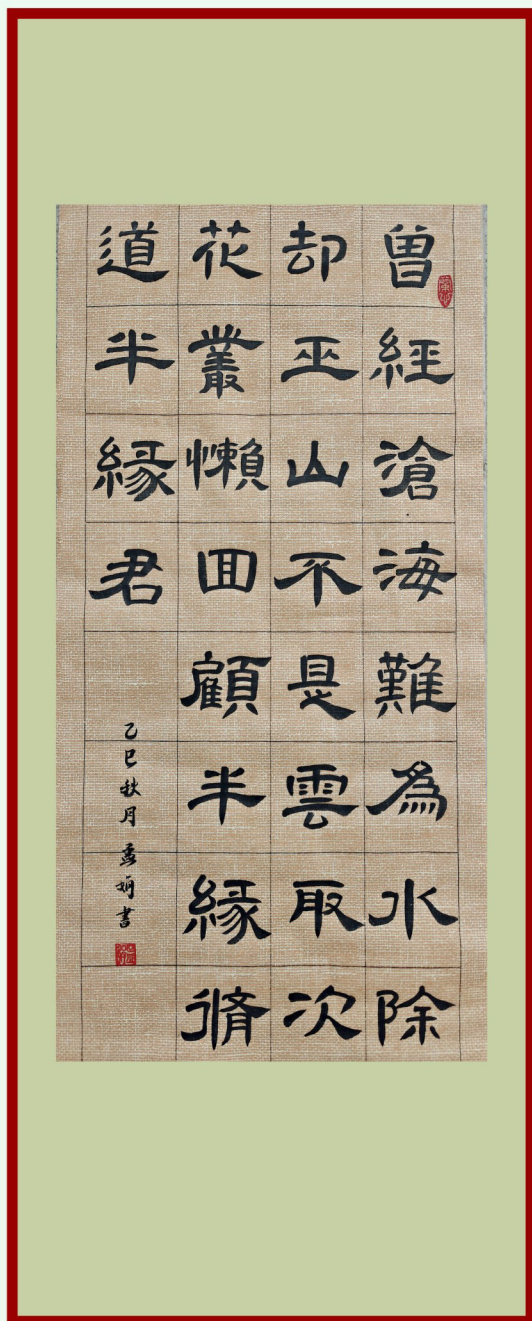
国画《花鸟》张秀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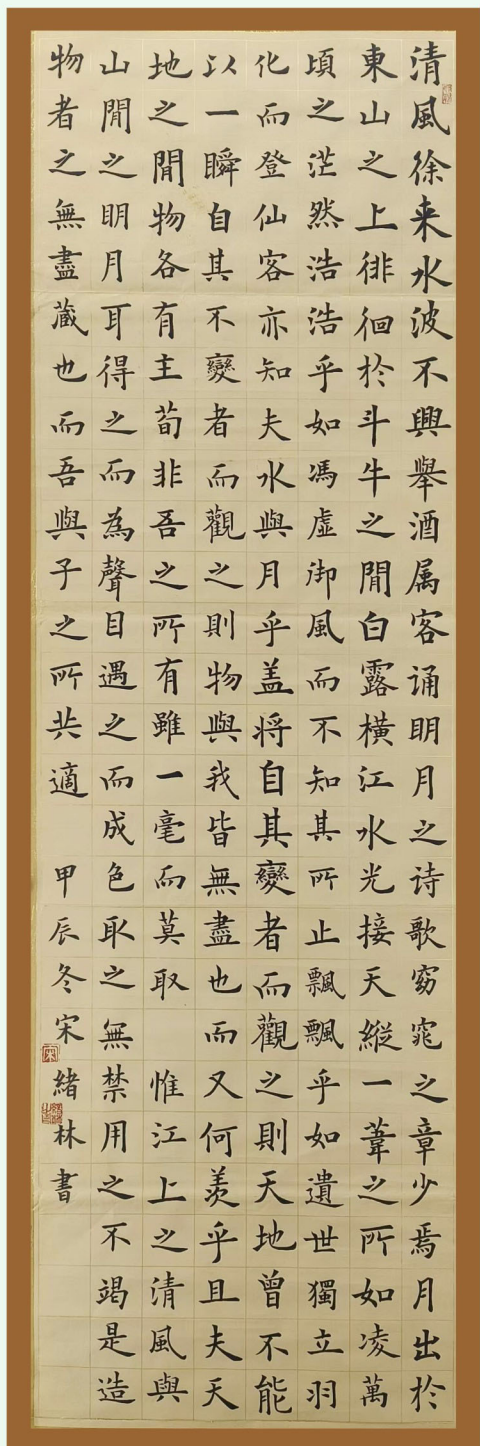
国画《大壑腾云》胡启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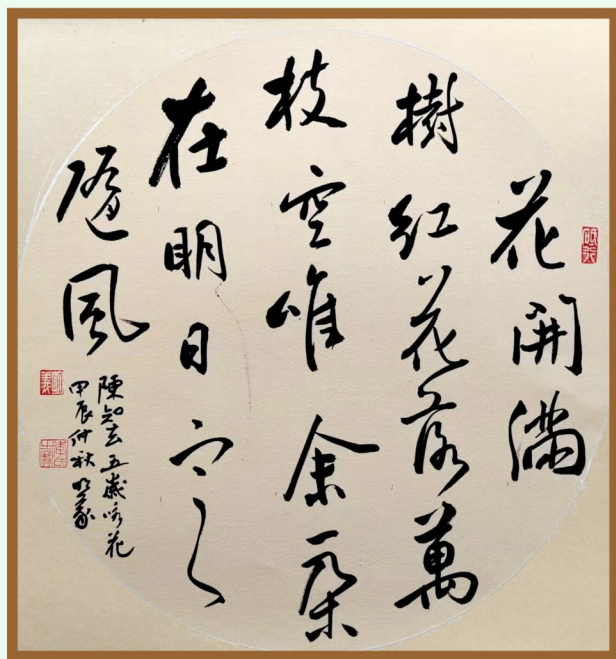
《马到成功》郑长宝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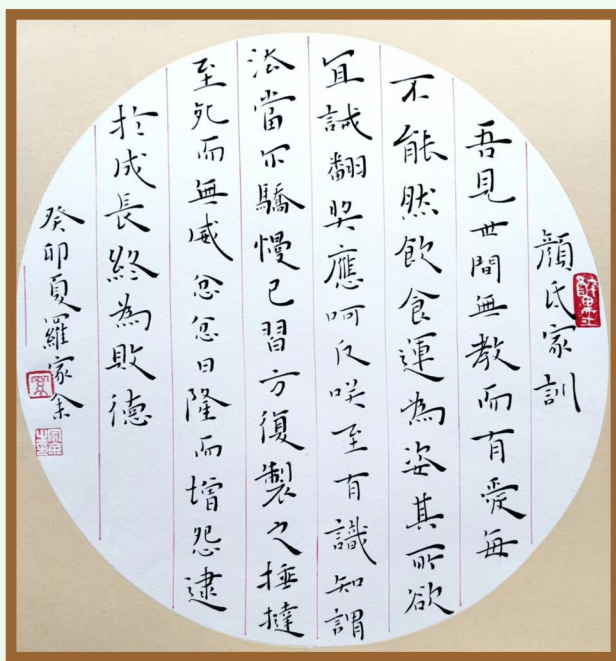
《曾经沧海》孟娟书法



《清風徐來》宋緒林書法



《花開滿樹》李明義書法



《顏氏家訓》羅家余書法

◎ 吴桂英

云溪沟的桥

云溪沟人完全可以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这个不足千人的小村，竟然拥有了四十多座桥。桥为云溪沟人启航远行，桥也是云溪沟人停泊的港湾，在多少个风风雨雨里，云溪沟的桥肩挑负重，铺展顺畅，托举着他们不慌不忙的从容日常。

云溪沟依偎在万年山脚下，隅居在清溪河西，与红色堰塘、樱桃小沟共同缔造了城关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那里云山陡峭，孤峰耸立，沟沟相连，峰峰相望，有一条主沟名曰银溪，水量充沛，四季不断，昼夜不息。沟中巨石林立，流水击石溅起的水花如银珠飞溅，似雨洒落，因而孕育了保康县城区八大古景之一“银溪溅雨”。

虽然，山有崎岖，河有阻挡，路途坎坷，但云溪沟人在桥的引领下，始终能找到那种前行的力量。从赤脚踏水、叠石为桥，到摇摇晃晃的木板桥，再到稳固、硬朗的钢筋水泥桥，那份熟悉的共振一直紧随着时代的步伐，跨越时空，在光阴里共鸣。而今，这十里银溪十里美景如画，大大小小的石桥、木桥、廊桥、水泥桥千姿

百态、飞跃跨卧，与山光水色相映成趣，灵动的神韵点染情怀与梦想，编织着幸福与安康。

二十多年前，云溪沟的村民们还都分散居住在三山两峰上，那时村里没有公路，人们出行都是肩挑背驮，顺着溪沟跋涉。“要想进城沟走穿，来往商品用肩挑；若不小心溜水潭，左脚打湿右脚干……”，村里老人们这样描述那些艰难的日子。

后来，勤劳的云溪沟人紧紧抓住全国“村村通”的政策机遇，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修通了村级公路，继而又修通到组到户的路，接着又筑坝、修堤、改田。通过年复一年地努力，大部分村民终于如愿以偿地从山上搬迁到交通便利的山下河边居住。再后来，他们依山傍水盖起了新式楼房，在自家门前架起了一座座小桥，山水相依间，盈门见桥，山秀而奇；桥下流水，鱼游石隙，鸭鸟戏嬉，便形成了“门外平桥连柳堤、归来晚树黄莺啼”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韵味。

每个黎明与黄昏，桥上叠满鲜活的身影。清晨，挑着菜筐的农家人匆匆踏过，带露的蔬菜绿满筐，清香顺着河风漫延；背着书包的孩童，蹦蹦跳跳地跑过；三三两两的鸭子从桥下悠闲晃过，天上的云，岸边的柳，映照在水里动静相谐。这些桥记着东家的喜事儿，也看着西家的忧伤事儿，连接着此彼与彼岸，也连接着人心与梦想。它们欣赏着摩托车、小轿车的笛鸣唱出幸福心声，它们驮着丰收的庄稼，也驮着小村人的希望。溪水是流动的血脉，小桥是坚韧的筋骨，早已成了村子不可或缺的部分。

云溪沟的桥灵巧实用，没有雄伟壮阔，没有雕梁画栋，也没有神奇的传说，它们只是一座座寻常普通的小桥，在迎来送往、礼仪相迎里铺垫四季的安稳，收藏着浓郁的乡情。这些桥高矮不一，长短宽窄不同，但每一座桥都以温柔而坚韧的姿态横跨在岁月的溪流之上，每一座桥都拥有它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它们是村子日新月异的见证者，也是助力村庄发展变迁的智者，担负着“走出去”“引进来”。因为桥在，路不会断；路不断，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小桥拉近了城乡的距离，也把他们脚下的路一步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初冬的云溪沟，每天清晨都会落一层白霜，但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仍感到春日般的温暖。远远地便能望见溪桥边，一片一片随性生长的挺拔小乔木，枝上挂满了串串橙红色果实，在蓝天映衬下格外显眼，这是云溪沟人种植的山桐子。天气越冷，果实越红，叶子落光了，果实还会挂在枝头，像玛瑙像红灯笼，让人生出莫名的喜悦。云溪沟的发展始终与生态同行，

深耕绿色生态产业，借着毗邻县城的优势，承载着服务城区的“菜篮子、果盘子、油瓶子”。他们自2016年开始利用山上搬迁农户的闲置地种植山桐子，三年前已开始挂果榨油了，山桐子是生态与经济价值并存的“黄金树”，一次栽种长期收益，这小小红果子，将会逐渐成为推动村子发展的“金果子”。河边的蔬菜林果园畦畦相连，村民们种植的露天时令蔬菜，走出了农旅融合的新路子。如今，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小别墅，六成以上的户开上了小汽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脱贫路上他们携手同行，振兴途中步履不停，硬是没让一户掉队。

云溪沟的桥是“连心桥”、“清廉桥”、“聚贤桥”。这片土地自建村来，仅历任三届党支部书记，每一任都以至少二十多年的坚守，铸就一座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这在乡村治理篇章中，是极为罕见的。有多少村因干部如座流水席般更迭，导致发展举步维艰，而云溪沟村党支部，却如苍劲古松，扎根在群众心里，枝繁叶茂，历久弥坚。二十年是青丝染霜的时光印记，是初心不改的责任担当。三任“领头雁”赓续领航，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稳定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笃定，从草棚、土坯房到小洋楼小庭院；从羊肠路到柏油路，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兴旺，每一步跨越，每一次蜕变，都诠释着凝聚力与战斗力，在这里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连着一座珍贵的桥。

黛瓦疏林云水桥，溪清景美，政清气正。走进云溪沟村，最先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清爽气息。水库、溪流澄澈见底，草木葱茏，不见半点垃圾；错落有致的庭

院像小花园，赏心悦目，整洁有序，生机勃勃。他们以清廉为笔勾勒村居清爽、政务清白、民心凝聚的和美图景，曾获得省级“清廉村居”的殊荣。清廉种子深植乡村治理的土壤，生发出源源不断的“廉动力”，干部清白做事，群众心里敞亮。在云溪沟清廉是治理理念，也是生活风尚。孩子们在碧水溪畔嬉戏，老人们在绿树成荫的广场闲谈，村民们自觉维护着乡村的整洁与安宁，贤能的年轻人都甘愿返乡创业、扎根故土，在这里桥是情感的纽带，是乡愁的寄托。

我慢慢走过那些桥，细细感受它们的温度，每一道痕迹，都收藏一段故事。时光从溪河两岸铺展开来，山的两端水的两端，中间曾流淌过多少季五谷飘香的浪声，桥下的溪水永远荡漾着两岸人家的烟火日常。云溪沟人深知，有了桥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来探询、驻足，就像村口那幅墙绘的描述“诗画田园，灵动云溪”，来过及未曾来过的人，无不为之向往又留恋往返。

在一个春天，他们搭乘乡村振兴试示范建设的东风，着眼长远，规划了古景“银溪溅雨”的乡村旅游产业，新建了杨氏记忆馆、沁心亭、云溪山居、云溪农场，村里能人带头发展田园农家乐、垂钓休闲、美食民宿旅游经济。又一个春天，他们立足“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启动了小流域治理建设生态堤坝，对所有的桥加固、提档、美化，上加护栏，下建亲水步道、水档，实现防护、灌溉、休闲、观景多功能化。将生态与文化融合，深度凸显云、水、桥的个性亮点、人文元素，堤桥文化、清廉文化、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及山水、动植物自然元素都栩栩生动地展示。

一堤一文化、一桥一风景，自然与人文兼美，云溪沟真正成了风景入眼、文明入心的城西小隐之地。

岁月流转，涉过雪霾交叠的冬，明朗的春天又如期而归。在云溪沟，每一个春天都似曾相识，每一个春天又都别有新意。就在前几天，我重回云溪沟，只见溪上又架起了一座新桥，桥面宽阔平整，春水倒映新绿，山桃花灼灼明媚。岸边又新开了一家民宿，白墙青瓦，窗明几净，祥和里透着雅致。更添喜气的是，杨家里还迎娶了新人，红联映门，新鲜的喜字在春天里愈发亮眼。

河流生生不息，四十多座桥连起亲邻，串着日子，纵横交错的弧度里，藏着云溪沟人打磨繁重日常的灵巧。我沿着生态堤岸向上，和每一块石头打招呼，与老人拉家常。偶尔，有美丽的蓝鹊引路，有野菊探出头来打量。我安坐沁心亭，细听响水潭诉说银溪溅雨的古韵，细听云溪沟人与时代俱进的律动。我知道，并非每一个村庄都可以称之为云溪，在那里云朵系着铃铛，溪流在树上开花，一座座小桥沉浸在蓝色的宁静里亲和谦逊，凌空越阻，普渡共济。

(本栏责编：喻金刚)

◎ 余正安

川西漫记

2025年，难得的国庆、中秋八天长假，女儿精心筹备了亲情假日游，做好了川西八日行攻略。为预防高反，提前备足了氧气罐，并租借四台便携式制氧器。“十一”那天，女儿一家六人及我和老伴分别从长沙、保康，乘坐高铁到成都会合，当地旅行社安排了一辆中巴，我们一行八人开始了“双节”旅程。

一、风过新都桥，雪落格聂山

次日早八点，我们从成都出发。车过折多山隧道时，窗外的风忽然换了性子。先前在康定城里还带着湿润水汽的风，此刻裹着高原特有的清冽，卷着细雨扑在车窗上，像要把这一路的期待都揉进川西的天地里。十月的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把柏油路两旁的白杨林染成金黄色，树干笔直如标兵，叶片在风中簌簌作响，投下的光影在路面上流动，像是大地正在书写的诗行。

由于堵车，我们到达新都桥时，已到晚上了。停好车往就餐点走，脚下的碎石路带着白天被晒暖的温度，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发出响声。放眼望去，虽是

晚上，藏式民居很是惹眼，白色的墙面上画着蓝色的祥云图案，屋檐下挂着五彩的经幡，风一吹，经幡飘动的声音和远处传来隐约的藏歌声混在一起，成了最特别的背景音。师傅交待，等会进餐厅时，会有藏族姑娘献哈达，我们要双手向上伸在胸前，躬身。等到为我献哈达时，我学着她们的样子说了声“扎西德勒”，藏族姑娘的眼睛笑成了月牙，披在颈脖的“哈达”带着藏族姑娘掌心的温度，比高原的阳光还暖。

这是一家带有藏族歌舞的吃饭点，饭菜上齐后，一位穿着藏族服饰的汉子端着一杯牦牛奶酪过来，十分熟稔、十分快速地向我们推销他们的热情；一会儿又一个藏族大妈提来一壶冒着热气的青稞茶，每人一杯，教我们喝茶前左手端杯，用右手无名指蘸点茶水，向上弹下、向下弹下、再向空中弹下，以示敬天敬地敬神灵。就在我们快要吃好吃时，刚才向我们推销牦牛奶茶的汉子（实际是今天晚会的主持人）宣布晚会即将开始。四个穿着传统服饰的藏族姑娘首先上场，她们的藏装色彩艳丽，红色的氍毹裙摆上绣着银色的花纹，

腰间系着的彩绸随着脚步摆动，先是一首藏族歌曲，我听不大懂，接着是《洗衣歌》，其间，主持人提示：你们可以把手里的哈达献给你喜欢的姑娘或小伙。两个外孙、女儿、女婿先后献出了洁白的哈达。两首歌舞跳罢，鼓声响起的瞬间，姑娘们的脚步也跟着动了起来，踢踏舞的节奏明快有力，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整齐划一，像是在和大地对话。接着上场的是小伙子们，他们甩着黑色的藏袍袖子，舞姿刚劲豪放，偶尔还会高声唱起藏歌，歌声清亮高亢，能穿透暮色，传到远山脚下。

我正看得入迷，身边一位扎着辫子的藏族小伙拉了拉我的袖子：“要不要一起跳？”原来这是当地一种热闹集体舞，不需要复杂的技巧，只要跟着节奏踏步、转身就好。我跟着他走进人群，左手牵着一位白发游客，右手拉着女儿“蜜蜜”，围着餐厅中间架起的篝火，在鼓声和歌声里慢慢挪动脚步。起初还有些笨拙，可看着身边人脸上的笑容，听着那句反复吟唱的藏语歌词（后来才知道是“祝福家乡永远美好”），我渐渐放开了动作，跟着大家一起抬手、转身，风把我们的笑声吹得很远，那一刻，所有的陌生感都被融化在舞蹈里。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前往格聂雪山。车子沿着盘山公路往上走，海拔渐渐升高，窗外的景色也慢慢变了——白杨林变成了低矮的灌木丛，再往上，连灌木丛也少见了，只剩下覆盖着苔藓的岩石和零星的高山草甸。上到顶峰，在一处观景台上竖着一块巨石，石上书写刚劲有力的“铁匠山”三字。啊，这就是铁匠山，车停在平台上，我们拍照、摄像，由于空气稀薄，高反厉害，没呆多长时间，我们继续赶路。昏昏沉沉中，司机师傅忽然停下车：“看，那就是格聂雪山。”迷糊中，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瞬间屏住了呼

吸——远处的雪山像是被天地托举着，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在阳光里泛着淡淡的银光，云层在山腰处缠绕，像是给雪山系上了一条白色的丝带。没有风，没有声音，连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只剩下雪山的巍峨和天地的辽阔，让人忍不住想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

沿着观景台旁的小路往雪山脚下走，路面上落满树叶，踩上去咯吱作响。走了约莫半个钟头，遇到一位正在转山的藏族老人，他手里拿着转经筒，嘴里默念着经文，每走几步就会俯身对着雪山的方向叩拜。听人说，格聂雪山在当地人心目中是神山，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转山祈福，祈求家人平安、牛羊兴旺。我跟着老人走了一段路，看着他虔诚的模样，忽然懂得了川西的魅力——这里的美，不仅在于雪山草原的壮阔，更在于这份融入骨血的信仰与热爱。

中午时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雪山上，原本清冷的雪山忽然有了暖意。我们坐在山脚下的一块岩石上，啃着干粮、喝着水、吸着氧，抬头是洁白的雪山，低头是手中的食物，身边是女儿、女婿、外孙和其他游客们的笑声，我忽然觉得，这便是旅途中最珍贵的时刻——不追求打卡多少景点，只用心感受每一处风景，每一次相遇。

下山的时候，风又起了，经幡在风中飘动，像是在和我们告别。回头望时，格聂雪山依然矗立在那里，峰顶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光。我知道，这次川西之行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风景在等着我们，但新都桥的光影、藏族歌舞的热情、铁匠山的雄旷，还有格聂雪山的宁静，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或许，旅行的意义就是这样——把远方的风景变成记忆里的温暖，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当想起，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川西的、纯粹的美好。

二、寻歌康定情，云绕天路弯

车子驶入康定时，最先撞进耳朵的不是想象中的藏歌，而是远处飘来的《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旋律里带着川西特有的婉转，混着折多河哗啦啦的水声，瞬间把人拽进这被称作“情歌故里”——康定。

康定城藏在折多河两岸，青石板路顺着河谷蜿蜒，两旁的藏式民居与川西吊脚楼错落相依。白色的墙面上，除了蓝色的祥云图案，偶尔还能见到“川藏锁钥”的石刻匾额，提醒着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连接川陕与西藏的咽喉。车子沿着河边的马路走，路过一家挂着“藏味羌寨”招牌的小店，车停下来，老板是位戴着银饰的藏族大姐，笑着说店里的糌粑和油泼面都要尝——前者是雪域的馈赠，后者带着蜀地的烟火。捧着温热的糌粑，嚼着筋道的油泼面，忽然懂了康定的妙：它既有蜀地的豪迈，又藏着藏区的温柔，像折多河与雅拉河在这里交汇，融成独一无二的味道。

离开康定时，我们拐上了318国道。这条被称作“中国人的景观大道”的公路，在川西段尤为壮阔——路面时而贴着河谷延伸，时而盘着山梁攀升，窗外的风景随海拔变换：先是河谷里金黄的杨树林，再是半山腰墨绿的冷杉，最后是山顶枯黄的草甸，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一层层铺向天边。这时，导航提示“前方进入天路十八弯”，师傅放慢车速，笑着说：“这弯儿，得数着走才有意思。”

天路十八弯藏在剪子弯山的半山腰，从观景台往下看，公路像一条银色的巨蟒，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梁上蜿蜒盘旋，一弯接一弯，紧紧绕着山尖打转。最陡的地方，路面几乎呈180度折转，车子小心翼翼地爬升，车轮碾过碎石路面，发出轻微

的“沙沙”声。窗外，风裹着高原的寒气几乎要扑进车里，带着松针和泥土的气息。远处的山坳里，成群的牦牛正低头啃着草，黑色的身影在枯黄的草甸上格外显眼；更高处的雪峰藏在云层里，偶尔露出一角银顶，像是在俯瞰这条盘旋在天地间的“天路”。

爬到十八弯的顶点时，师傅停下车让我们拍照。站在观景台上，回头望是层层叠叠的弯道，往前看是通向理塘的笔直公路，仿佛从云端直直扎向远方。风很大，吹得经幡“哗啦啦”响，我举起手机录像，镜头里，公路、雪山、云层连在一起，像一幅流动的画。一位骑着摩托车的旅人从身边经过，头盔上贴着“318此生必驾”的贴纸，他朝我们挥手喊：“前面的风景更好！”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却透着一股子奔赴远方的热乎劲儿。

几天后，我们又经过十八弯，不过这次是下午往下走。下山时，太阳渐渐西斜，金色的阳光洒在弯道上，把路面染成暖黄色。车子顺着弯道往下滑，每转一个弯，眼前的风景就换一幅模样：刚才还在头顶的云层，此刻落到了脚边；刚才还在远处的牦牛，此刻就在路边甩着尾巴。我忽然觉得，天路十八弯哪里是绕山，分明是绕着人心走——每一个弯道都藏着惊喜，每一次转折都连着更美的风景，就像这趟川西之旅，不慌不忙，慢慢走，才能撞见最动人的瞬间。

车子驶出天路十八弯时，暮色开始漫上山头。回头望，剪子弯山的轮廓渐渐模糊，只有那十八个弯道还在夕阳里闪着光。康定的情歌还在耳边回响，318国道的风还在发间打转。我知道，这一路的曲折与壮阔，又会成为记忆里最亮的一笔——川西的美，从来都不止于风景，更在于这路上的每一步、每一眼，都藏着天地与人心的相遇。

三、夜宿天空城，赏景拉普沟

世人谓川西之美在险远，在天地交接线处的极致辽阔。而理塘，这座海拔逾4014米的中国最高县城——天空之城，便是踏入这份辽阔的第一重门——它不似江南水乡的温婉，而是以稀薄空气里的澄澈阳光、草原上随风起伏的经幡，将“世界高城”的苍茫与神圣，刻进每一位旅人的眼底。

根据行程，这天，我们将在理塘过夜。但因这里的海拔太高，高反特别严重，尤其是亲家公，走路需人扶着。为防意外，进城的路上，女儿便在网上搜索，进城了也在两边搜寻，看哪里有高功率的制氧器。还好，终于找到一家，就是租金有点高，每台需100元租一夜，女婿一下子租了三台带三通可供两人同时吸氧的制氧器。夜里，虽然还是有点不很适应，但大家总算平安无事。

若说理塘是川西的宏大序章，那拉普沟便是这章页里最灵动的注脚。沟谷藏于群峰褶皱间，褪去了县城的旷野感，却多了几分秘境的清幽：虽是深秋，但草甸依然铺着碎金般的野花，溪水绕着墨绿的灌丛叮咚作响，金黄的杨树叶与深褐的岩石相映，让这片土地多了层温暖的厚重。云雾漫过山脊，将远处的雪峰衬得若隐若现，漫步其中，恍如游走在仙境，它没有刻意的雕琢，只有大自然最本真的模样——是理塘高海拔之下，藏着的另一重温柔天地。云雾散去，拉普沟便像被掀开面纱的秘境，猝不及防撞入眼底——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风穿过草甸的轻响，和溪流撞击岩石的叮咚，在4000米的高海拔天地间，酿出一片清透的静谧。沿溪畔栈道往里走，脚下草甸里那些不知名的碎花：白的、粉的、紫的、黄的，星星点点缀在墨绿的草丛里，连风都带着花香；杨

树林也换上盛装，金黄的叶子在阳光下透亮，风一吹便簌簌落下，铺在地上像层柔软的金毯，与深褐的岩石、湛蓝的天空相映，每一步都像踩进油画里。湛蓝色的高原湖泊，抬头是更动人的景致：远处的雪峰顶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银光，偶尔有云雾从山脊漫下来，轻轻裹住雪峰的下半截，只剩顶端的白尖露在云端，恍如悬浮在半空的仙山。溪边的灌丛里藏着惊喜，或许是几只低头饮水的牦牛，黑色的身影映在澄澈的溪水里，尾巴轻轻扫过草叶；或许是一只蹦跳的旱獭，见了人便倏地钻进洞里，只留下草甸上晃动的光斑。

走到沟谷深处的小湖旁，才算遇见拉普沟的魂。湖水像块被打磨过的蓝宝石，把天空的蓝、雪峰的白、岸边的绿都揽进怀里，连云朵飘过的影子都清晰可见。坐在湖边的岩石上，听着风声、水声，看着远处牧人赶着牛群慢慢移动，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这里没有刻意的景点，只有自然最本真的模样，是理塘高城赠予旅人的，一场关于辽阔与温柔的梦。

四、红色丹巴县，碧玉姊妹湖

沿大渡河谷逆流而上，车窗外的山影愈发陡峭，直到一片红色屋顶从河谷夹缝中探出头——那便是丹巴县城，这座被称作“中国最窄县城”的小城，像一条灵动的绸带，紧紧贴在大渡河南岸的悬崖之上。

说它“窄”，是真的极致：最窄处不足百米，一侧是壁立千仞的青山，岩层裸露着深褐与灰绿的纹路，偶有山泉顺着岩缝滴落；另一侧便是奔涌的大渡河，河水裹挟着泥沙，泛着浑浊的黄，从县城脚下呼啸而过，浪涛撞击礁石的声响，日夜回荡在河谷间。县城里的街道多是依山而建的窄巷，房屋挨挨挤挤，有的阳台几乎伸手就能触到对面的墙，连停车场都要凿进

山体里，却在紧凑中透着烟火气——藏式民居的红色屋檐下挂着玉米串，小店门口的藤椅上坐着悠闲的老人，孩童追跑的笑声混着河水声，让这座“袖珍山城”满是生机。

这座“袖珍县城”，还藏着厚重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时曾三次路过丹巴，大渡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英雄足迹。他们曾在河谷间与敌人周旋，在陡峭山路上行军，凭借顽强意志突破天险，让大渡河的浪涛不仅见证了山河的雄浑，更铭记了革命的峥嵘。如今漫步县城，窄巷里的红色标语，在诉说着那段岁月；站在河畔远眺，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红军脚步声，与大渡河的涛声交织，成了这座窄城最动人的回响。

而大渡河，正是丹巴的灵魂。它不仅是天然的地理界限，更滋养了河谷两岸的生灵：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嘉绒藏族，依河而居，靠河而生，大渡河的涛声里，藏着他们耕耘、繁衍的故事。站在横跨大渡河的景观桥上眺望，大渡河像一条黄色的巨龙，载着岁月的沧桑穿城而过，而丹巴城便在龙身一侧，以最紧凑的姿态，书写着人与河、与山相依共生的独特篇章。

次日，车过海子山垭口，风忽然变得清冽，视线越过一片碎石滩，两座碧蓝的湖泊便撞入眼底，那是姊妹湖——藏在川藏线上，在海拔4685米处的高原明珠，像被天神遗落的两块碧玉，静静卧在雪山脚下。

近处的湖水最是动人，澄澈得能看见水底的碎石与细沙，阳光洒在湖面，折射出细碎的银光，风过时，湖面泛起粼粼波纹，像揉皱了的蓝绸。远处的湖稍大些，被低矮的草甸环绕，草色带着高原特有的浅黄，与碧蓝的湖水形成鲜明对比。两座湖之间隔着一道窄窄的土埂，埂上长着几丛贴地的高山灌木，墨绿的枝叶衬得湖水愈发清亮，真如一对牵手相依的姊妹，透

着温柔的默契。

抬头望去，姊妹湖背后的雪山巍峨矗立，峰顶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在蓝天的映衬下泛着冷光。偶尔有云朵飘过，影子落在湖面与雪山上，让这片天地多了几分灵动。湖边没有喧嚣，只有风掠过草甸的轻响，偶尔传来几声远处牧民的吆喝，却更显此地的静谧。站在观景台远眺，湛蓝的湖、雪白的山、金黄的草甸与澄澈的天，构成一幅不加修饰的高原画卷，让人恍惚间觉得，这不是人间景致，而是坠入了一场纯净的梦。

五、观天鱼子西，探奇墨石苑

车行川藏南线，过新都桥后，群山忽然褪去了江南的秀润，露出川西独有的骨相——裸露的岩石被风雕刻出凌厉的线条，牦牛在海拔4000米的草甸上缓步，经幡在垭口猎猎作响，像是在指引一场与天地的对话。此行最牵念的，便是两处藏在康定折多山以西的秘境：鱼子西的天空与云海，以及墨石苑的亿年石语。

这天，我们又到新都桥。过宿后，早六点，我们沿蜿蜒的盘山土路向鱼子西进发。路面坑洼颠簸，车轮碾过碎石时发出“咯吱”声响，海拔表指针不断攀升，窗外的植被从低矮灌丛渐变为稀疏草甸，直至视野里只剩灰褐的山岩与湛蓝的天。行至海拔4100米的鱼子西3号观景台，下车瞬间便被风裹住——这里没有任何遮挡，三座神山的轮廓赫然在目：贡嘎雪山的尖顶刺破云层，雅拉雪山的雪檐泛着冷光，四姑娘山的幺妹峰若隐若现，仿佛三座银色巨人并肩矗立在天际线。

说是赶早好看日出，不过还是迟了点，我们到达时，太阳正在升起，晨辉把云层染成金红，从神山雪顶漫洒下的光，

将草甸镀上一层暖釉，远处的经幡被染成橘色，连风都带着暖意。我和女儿、女婿在观景台摆姿拍照，老伴则带着外孙骑马溜达。不一会儿，童童（大孙）骑马过来，我也禁不住泛起童心，在藏民的撺掇下，骑马在鱼子西的草甸来回游荡。继续前行，那边宽阔的草甸上，停着一辆摩托。我跨上摩托和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在“318此生必驾、天空之城”牌架下，摆弄着各种姿势合影拍照，后又看到远处停有一辆叫不出牌子小轿车，我们同样没放在车上拍照留影的机会。这时，太阳已升得老高，远处的神山更显得金碧辉煌。风过时，经幡的声响与空旷的静谧交织，让人恍惚间忘了尘世，只觉得自己是这天地间一粒微小却幸运的尘埃。

临近中午，驱车前往墨石苑。这片藏在呷巴乡的石林，与鱼子西的辽阔截然不同，透着股苍古的神秘。步入石苑，最先撞见的是一片灰黑色的石群——它们并非规则的柱状，而是被亿万年的风与水雕琢成奇形怪状：有的像昂首的骆驼，驼峰弧度流畅；有的像展翅的雄鹰，羽翼边缘还留着水流冲刷的痕迹；更有一块巨石形如卧佛，眉眼依稀可辨，仿佛在守护这片沉默的石海。凑近细看，石身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黑色的石墨层与灰白色的岩石交错，像天然的水墨画卷。阳光从石缝间漏下来，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风穿过石林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石头在诉说亿年前的故事——这里曾是古海洋的一部分，地壳运动让海底岩石抬升，再经风化侵蚀，才成了如今的模样。我沿着小径穿行其间，时而被一块形似莲花的奇石吸引，时而驻足观察石缝里倔强生长的高山沙棘，只觉得每一块石头都是时光的标本，藏着川西大地最古老的秘密。

离开石苑时，回望那片灰黑的石林，

忽然懂得川西之美为何动人——它既有鱼子西那样“手可摘星辰”的壮阔，也有墨石苑这般“石语诉千年”的精微。前者让人心生敬畏，后者引人沉思，而这两种极致的美，都藏在川西的群山里，等着旅人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遇见。

六、神奇姑娘山，隐秘嘉绒寨

从丹巴县城出发，沿牦牛谷河谷向东北行驶，车窗外的景致渐渐换了模样。起初是成片的核桃林与错落的嘉绒藏寨，红色的屋顶在绿树间若隐若现；行至半途，河谷收窄，两岸的山岩变得陡峭，岩层间渗出的溪流在路面下形成小瀑布，再往前，云雾忽然散开，四座雪山如银铸的尖塔般从天际线升起——那便是四姑娘山，当地人口中的“东方阿尔卑斯”，是我们川西行最后一站，也是此行最心动的目的地。

抵达双桥沟景区门口时，晨光刚漫过海拔3800米的布达拉峰。坐上景区观光车，车沿沟谷向深处行驶，第一站便遇见了红杉林。这里的红杉树棵棵笔直，树干呈深褐色，枝叶却带着深秋的浅黄，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林间，地面铺着厚厚的松针，踩上去软得像地毯。沿着木栈道往里走，能听见远处溪流的声响。这时，一只松鼠从栈道上窜过，在游客们的追逐中爬上树干，留下一串清脆的响动。抬头望去，红杉林的尽头就是雪山，雪白与树黄相映，像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连空气里都带着松针的清香。

车行至沟谷中段的撵鱼坝，眼前的景致忽然开阔起来。一片平坦的草甸沿着溪流铺开，草色已从盛夏的浓绿转为浅黄，几匹白马低着头啃食青草，尾巴偶尔甩动，赶走落在身上的飞虫。草甸尽头的溪流上，架着一座木质吊桥，走在桥上时，桥身轻轻晃动，能看见桥下清澈的溪水顺

着鹅卵石流淌，阳光照在水面上，泛着细碎的银光。不远处的山坡上，散落着几座白色的帐篷，那是当地牧民的临时居所，帐篷前挂着晾晒的牦牛肉，风一吹，肉香混着草香飘过来，勾得人忍不住驻足。

最让人震撼的，是行至沟尾的红杉林冰川观景台。站在这里，四座雪山的全貌尽收眼底：幺妹峰最高，海拔6250米，山峰尖锐如锥，终年覆盖着积雪，阳光照在雪山上，泛着耀眼的白光，让人不敢直视，据说登珠峰必先经过登四姑娘山的考核；三姑娘峰次之，山体相对平缓，雪层下露出深灰的岩石，像是给雪山镶了道深色的边；二姑娘峰与大姑娘峰则显温婉，雪层较薄，能看见山腰处的植被带，从浅黄到深绿，层次分明。此时天空湛蓝，没有一丝云彩，雪山的影子清晰地映在远处的湖泊里，湖光山色交相辉映，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生怕自己的呼吸声，会打破这份极致的静谧。

午后离开双桥沟，驱车前往长坪沟。与双桥沟的“坐车观景”不同，长坪沟更适合徒步，沿着木栈道向沟内行进，脚下是松软的泥土，身旁是潺潺的溪流，远处的雪山始终伴随左右。行至枯树滩时，眼前的景象让人眼前一亮：一片裸露的岩石滩上，立着许多枯死的树干，这些树干姿态各异，有的笔直向上，有的弯曲如弓，树干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青苔，与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溪流构成一幅苍凉而唯美的画面。据说这些树木是几十年前因泥石流而枯死，如今却成了长坪沟独特的景观，像是大自然用时光雕琢出的艺术品。我有幸拍到一张落在枯树上正振翅欲飞的老鸱，我把照片给蜜蜜看，她便脱口而出：“老树枯藤昏鸱”，这张照片就起名“老树昏鸱”吧。

徒步至木骡子营地时，天色已近黄昏。这里是长坪沟的精华所在，一片广阔的

草甸被雪山环抱，草甸上的溪流蜿蜒如银带，几座黑色的牦牛帐篷点缀其间。此时夕阳西下，阳光把雪山染成了金红色，草甸也被镀上一层暖光，牦牛群慢悠悠地从草甸上走过，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蹄印。我坐在草甸上的石头上，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雪山背后。风从雪山方向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却让人觉得格外清醒——在这样的天地间，所有的烦恼都变得渺小，只剩下对自然的敬畏与满心的平静。

返程时，车窗外的嘉绒藏寨已亮起成片的灯火，红色的屋顶在夜色中格外醒目。回想这一天的行程，从双桥沟的雪山冰川，到长坪沟的徒步探秘，四姑娘山的美，既有“雪山直插云霄”的壮阔，也有“溪流穿林而过”的细腻；既有“枯树滩”的苍凉，也有“木骡子营地”的温暖。而丹巴的美，恰是这份雪山之美与藏寨之韵的融合——雪山守护着藏寨，藏寨依偎着雪山，构成了川西大地上最动人的画卷。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在遇见美景的同时，也遇见内心的宁静，让那些震撼与感动，成为往后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

晚上，我们赶到了成都，这天，刚好是小外孙——活活的八岁生日，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欢乐声中，结束了这次“累，并快乐着”的川西之旅。

◎ 廉彩红

春分清韵（外一篇）

春分时节，天地均衡，万物繁忙有序，共同谱写着平和、清朗、悠扬的乐章。

轻捻春分诗意的，是暖阳。杜甫笔下“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那漫山遍野的清芬艳丽，当然是融融春阳给予的。春风过处，暖阳已到，花草吐香，冰封的江河解开封门，枯寂的枝桠长出绿意，每一寸土地都被镀上一层温润的光晕，其次是风和雨。春风殷勤，人们早已习惯，人们更期盼的是雨，“春雨贵如油”这一句就奠定了春雨在人们心里的地位。

“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雨丝最为温柔，她缓缓拉开春分的序幕，柳色青青，远客归，微雨迷离风斜斜。而北方天气还有点凉，大概北方还不知早有绿腰肥了。由此可知诗人写的是南方春分的景象，诗句情意绵绵，馨香满怀，而又点明了南北方地域的差异。不过北方的春分景象亦是烟柳迷离如梦，摇曳如诗，唐朝翁承赞在《隋堤柳》说“春半烟深汴水东，黄金丝软不胜风。轻笼行殿迷天子，抛掷长安似梦中。”

春分，掀开雪被子的麦苗正努力拔节生长，它们以蓬勃之势染绿田垄与原野，漫步田野，入目皆是鲜嫩的翠，清凌凌，蓬勃勃，却又沉着有礼地迎着春风，摇曳着青嫩的绿衣裳，舞蹈，舞蹈，生长，生长。“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麦苗懂得，每一寸春光都不能辜负。

驻足田野，只见沃野千里，阡陌纵横，绿意流淌，翠野连天，澄澈明朗，只此生机，悠悠生长。不由得眼底温柔，心底安然，胸怀开阔，烦忧尽散，足下的泥土松软且温润，丝丝暖意传至足底，抵达心头。从前的人工灌溉施肥，早已被现代化农业机械代替，林立麦田间的灌溉装置喷灌出晶亮的水花，无人机撒播化肥农药，演绎着新时代的农业生机。古老和现代交织出春分的别样图景，营造着我们更广阔现代的农耕文明，春分的旋律便在这古与今，动与静之间交叠，吟哦，这旋律格外清朗，格外有力。

春分，如一位从容恬淡，雍容典雅的俏佳人，立于春季正当中，温和有礼，大气蔚然，她身姿温婉而舒展，巡视着天地间一切生机蓬勃的生灵，它们终是不负仲春之光的和煦，每一草每一木每一个小动物小虫子依着春的节律，喧闹着，开放着，芬芳着。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海棠，以满枝繁花惊艳时光，一树树花，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红则红的高贵大气，白则白的润泽清逸，红似霞，白如雪，密密匝匝开得热烈又端庄。阳光穿过花瓣，洒下温柔光斑，落花轻软如雨，落在石阶上，落在风里，静美如一首首温柔小令。梨花也肆意盛放，素白如云，涌在枝头，开得清绝又安静。梨花花瓣色白如玉，薄如蝉翼，落拓出尘。有风或无

风，其香气缱绻含甘，微微旋于空中，嗅之，仿佛整个春天都变得温润澄澈。紫叶李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机灵精巧，碧桃则是脱跳出世俗困囿的热烈女子，开得张扬明艳，红得透彻烂漫。它们热烈，豪爽，开着，笑着，铺成一片粉霞，置身其中，仿佛被温柔包裹，拥入满怀花香。牡丹芍药自有雍容华贵气象，迈步花间，脚步轻了，音调低了，心甘情愿为她们臣服，被她们诱惑。她们那样坦荡明亮，人立于花下，只觉俗世烦忧都淡了，心静了，柔了。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杨柳争春，杨树抽出新叶，嫩绿的叶片舒展着，像孩童张开的手掌，又似少女明媚的笑颜。柳树柔软的枝条随风轻扬，是佳人腰间的丝带，是君子身侧的衣袂。最喜欢木瓜花的嫩叶，一瓣瓣叶子簇拥向上，宛如一朵朵青绿的花朵，鲜嫩，清灵，像刚沾了春色写成的宋词，字字清新，风来微动，自成清韵。

春分的农谚是土地的诗行，是岁月的叮嘱，是先人从汗水中得来的智慧。

“春分有雨是丰年”，春雨一落，墒气十足，滋润田地，农人们便知道，这一年的收成有了指望。“春分春分，犁耙乱纷纷”，冬小麦返青、早稻插秧，田间灌溉与播种紧锣密鼓的进行，田野间人影穿梭，耕地机代替了耕牛，犁铧翻开新土，一派繁忙景象。“吃了春分饭，一天长一线。”“春分有雨家家忙，先种瓜豆后插秧。”朴素的谚语，藏着天地节律，也藏着农人对土地的深情。

春分，所有的光都是和煦的，我们该嬉戏的嬉戏，该飞舞的飞舞，谁愿辜负这大好春光？于是，孩童尽情欢跑嬉闹，虫鸣阵阵，鸟雀啾啾，泥土因生灵的活跃愈发松软。户外的嬉闹声多了起来，他们追着蝴蝶，放着纸鸢，踏着青草，笑声跟着

奔跑的方向肆意飞扬……

春分的诗意，仍在延续，仍在流淌，是均衡，是温柔，是生机，是圆满，是希望……

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这五个字轻念口中时，胸腔里不由得轻漾着清鲜之气，荡涤掉郁结的浊气，只让人感喟春天的馈赠如此轻巧又如此贵重。

自古以来，写柳的诗词不少，印象最深的当属王维的“客舍青青柳色新”，简简单单七个字构造出一幅清隽淡雅，意境悠长的水墨画。画中黛瓦在雨中泛着亮色，旁边新柳吐绿，一条条，一丝丝，映衬的黛瓦氤氲着朦朦绿意。这黛中映绿的色泽优雅，明亮，动人，再以修长柳丝的袅娜多情，停在离别的路口，千百年来总叫人心头一软。无论人世如何更迭，唯有这柳色，一直停在那个清晨，新得干净，新得温柔，新得刻骨铭心。

以柳写别离，写惆怅而闻名的，还有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有多缱绻，就有多惆怅，有多不舍，就有多难别。柳丝绵长，恰似离人愁绪，挥之不去，剪之不断。执手相对，却无言凝噎。此时的柳丝，堪比李白的“缘愁似个长”了。

柳树自身就是个多情的。春风还没影子时，她就嗅着了春风的味道，隐隐地泛着绿意，却又怕人看透了心思，人走近时，又以褐色假面掩饰，让人看不到那隐晦的心思，这欲语还羞的深情，终于得到了春风的回应。春风更柔暖了，于是，柳树快快地长出芽孢，长出嫩叶，一片，两片，三四片，一条，两条，三四条，整个树冠都垂下了绿丝绦，千千万万条，数也数不清。诗人夸赞“二月春风似剪刀”，

其实，还是柳丝多情迎春风，每一丝都是她倾诉的心里话。春风一吹，她越发袅娜摇曳，无骨头一样摇摆着，要多妩媚有多妩媚，要多迷人有多迷人。宋人秦观有“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诗句，我意既是写他和他的情人，也是写多情的柳丝。毕竟这句诗无论从写实还是会意上来解释，都和柳树太契合了。

小时候的我不懂，只把柳树看做和杨树，榆树，槐树一类的粗线条树木——不敏感，不多情。且柳树多弯腰，多斜逸旁出而对她嗤之以鼻。但她夏天浓荫的阴凉倒是我们乘凉的好去处，躲在柳树下，听树上的蝉鸣，折几根柳枝编花环。我最喜欢的还是用柳枝削出梅花。择下柳条，去皮，用削皮刀一圈一圈削出白色的花朵，再涂以红、紫、黄色，插在干枝上，鲜艳多彩的梅花就好了，这些自制的梅花点亮了那个乡下朴素的小屋。男孩子则喜欢做柳笛，他们把柳条折成两寸长的段，双手不停揉搓树皮，直到它变松变软且和树芯脱离时，再匀着劲儿，从一头轻轻拽出树芯丢掉，剩下的青色的树皮，再把一头削去外表的青皮，留下薄薄一层内皮，柳笛就好了。柳笛吹起来短促，清亮，尖利，却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具诗意的玩具。

我们玩柳条时，春花姐隔个十天半月，就会站在村口的柳树下，默默等候。我们知道，她在等她在城里的男人。当夕阳的光晕打在他夫妻俩人缓缓走在村道上的身影时，我们望着，打心底也为他们高兴。柳丝可真多情啊，多情的等候有了回响，是多么幸福的事。

大人们对柳另有一番深情。春日里，他们择取韧性好粗细均匀的枝条，去皮、浸泡、揉软，编织成筐，簸箕，篮子等，当年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柳条编的用具。它光润洁白，又结实耐用，这些用具陪着我

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它们多像淳朴的农人，一腔对土地，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和耕种，守着一亩三分地过着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日子。

渐至长大，我翻阅古籍，从《诗经》里读到了柳树，原来，远古的先民们对柳树也给予了如此深厚的情意和哀伤。《采薇》里一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轻轻一笔，便把柳写进了骨血。出征那日，春风里柳丝软软地牵，像亲人的手，舍不得放；归来时，却只剩雨雪霏霏，物是人非。那“依依”二字，是柳的姿态，更是人的不舍，把离别与归思，把凄然和惆怅都缠在了那一缕柔条里。而《菀柳》里的柳则是君王，不可亲近：“有菀者柳，不尚息焉”，柳荫浓密，却不敢靠近歇息——他高大繁盛，富庶高贵，却藏着不可捉摸的心机，也隐含着世道的无常与人心的惶惑。

在千年诗词里，柳是情，是愁，是望不断的天涯路。在我们童年的春光里，柳是玩伴，是萌佑，是一整个春天的欢喜。在成年人眼里，是手艺，是烟火，是平常岁月。

如今，又是仲春柳色几重重，柔条千千缕。风一吹，柳丝轻扬，像极了诗词里的意境，可我眼里看见的，却是童年那段时光。风又起，柳色愈青青，掀起我心头几番涟漪，在蔓延，在绽放，是清新，是温柔，是坚韧，是安然，是美好……

（本栏责编：喻金刚）

◎ 刘娟

粥香如诉，念您如初

腊八又至。窗外的寒气在玻璃上凝成茸茸的白，屋内暖气氤氲，却总觉空荡。电饭煲里煮着的腊八粥，正咕嘟咕嘟地冒着黏稠的泡，各色豆米在滚水中沉沉浮浮，香气一丝一丝逸散开来。这香气是熟悉的，却又是隔膜的一——它暖着我的胃，却暖不透胸口那块空落落的地方。那里，永远缺着母亲灶头上那一碗粥的滚烫的温度。

母亲的腊八粥，从来不是简单的“熬”。那是一场郑重其事的、关于时序与慈爱的古老仪式。

早在腊月初七的黄昏，她便开始筹备。一只木盆端放在厨房那张靠墙的条形桌上，红豆、绿豆、芸豆、豇豆，饱满如各色珠玉，先被她一双惯于劳作的、略显粗糙的手，一遍遍淘洗、拣选。水是山泉水，清冽冽的，豆子在其中浸润，仿佛也吸饱了土地的憨厚。红枣颗颗圆润，几碟洁白莹润的糯米、小米，如细雪，如碎银，还有切好的各色瓜果。所有的物料，都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地列队，等待着一

次庄严的融合。母亲的身影在灯下忙碌，她的动作不疾不徐，带着一种近乎禅定的专注。那时我不懂，只当是寻常家务；如今想来，那分明是她在以最朴素的方式，为岁月撰写序章，为离散的谷物赋予团圆的寓意。

真正的熬煮，是从腊八凌晨开始的。冬夜正沉，寒星缀在墨蓝天幕上，清亮得像冻住的泪。我总在睡梦中，被一阵极轻极缓的窸窣声唤醒。那是母亲起身了。她轻轻带上房门，走向厨房。接着传过来的，是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的欢歌，是铁锅与锅铲相触时清亮的微音。这些声音，在万籁俱寂的寒夜里，织成一张温暖而安全的网，将我温柔地笼罩。我蜷在被窝里，半梦半醒间，觉得整个家就像一艘航行在冬夜海洋上的船，而母亲，是那永不疲倦的、守着炉火的舵手。

天光微曦时，那独特的、复杂的香气便再也关不住了。它先是丝丝缕缕，继而浓郁成团，米香、豆香、枣香、瓜香，还

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柴火烟火气，它们缠绕着，升腾着，充满了老屋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渗入被褥与衣袂，成为那个清晨独一无二的、可呼吸的记忆。待我们起床，一碗碗粥已盛好，晾在桌上。那粥稠糯得恰到好处，豆子开花而不散，米粒融烂而形存，枣的香甜、瓜果的醇厚，全都化在了那一片温润的、琥珀色的粥汤里。粥面上，母亲总会用几粒红皮花生，点出一朵小小的、红艳的花。

我们埋头喝粥，呼噜有声。母亲就坐在桌旁看着，手里或许还拿着未做完的针线，目光柔静，带着一夜辛劳后的淡淡疲惫，和一种近乎欣慰的满足。她常常轻声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喝了这碗粥，一年都不冻手脚了。”那时，我们只觉是迷信的趣谈；如今才懂得，那里面浸透的，是一个母亲对孩子身体健康最原始、最深切的祈祷。她的爱，就藏在这“不冻手脚”的朴素愿望里，藏在每一种谷物精心的配比里，藏在凌晨独自守候的那一片幽暗与火光里。

后来，我吃过许多腊八粥。市集上买的，用料丰富；亲人间送的，盛情满满。它们都好，却总不是“那一碗”。母亲的粥，有柴火的气息，有山泉水的清甘，有她手指的温度，更有那漫长一夜的、寂静的守望。那粥里，熬煮的何止是五谷？分明是她四时的辛劳，是她对生活的虔敬，是她将清贫光阴咂摸出甜味的智慧，是她以柔弱之躯为全家抵挡风寒的、无声的誓言。

母亲走后，腊八节便成了一个充满香气回响的、甜蜜而微疼的缺憾。我学着她的样子，备料，熬煮，却总复刻不出那记忆深处的味道。或许，缺失的并非某种具体的食材或火候，而是那个在寒夜里为你

独自守着一簇火光、将全部祝愿与温柔都熬进一锅粥里的人。她的离去，仿佛带走了腊八这个节日最核心的、温暖跳动的魂魄。

又是一年腊八。我端起自己熬的粥，升腾的白气氤氲在眼前，世界在一片温润的朦胧里变得柔软。恍惚间，我看见的不仅是碗中粥，更看见了一道年轮。母亲以她的一生为薪，为我们熬煮了一碗叫做“家”的粥。那粥的香气，早已渗入我们的骨血，成为我们行走世间的底气与乡愁。如今，这薪火传到了我的手上。我或许熬不出她那般完美的滋味，但我学会了在寻常物事中看见庄严，在寂静时光里体会深情。

窗外，也许有另一个孩子，正被熟悉的粥香唤醒。而我在氤氲的热气里，轻轻对虚空说：妈，腊八了。粥，我一直喝着。您熬进粥里的那些东西——那份耐烦，那份郑重，那份在清寒日子里也要创造暖意的执着，我也一直，学着在心里，暖暖地存着，并试着，将它传递下去。

粥香袅袅，那是时间的沉香，是爱的年轮，一圈一圈，永无终期。

◎ 田雪梅

醉美陶院

几年前，就听说陶院很别致、很闲适、是很值得去看的一个地方。当然，去看陶院，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中也。可惜一直没机会前去一睹为快，心里总觉得是个小小的遗憾。

就在冬至这天下午，收到颖姐邀约去店垭的消息，并说陶大姐已安排好明天的午饭，就在陶院门前的梦之泉山庄。我当时就激动起来，终于有机会去赏陶院了，赶紧回消息：托领导的福，积极参与，准时候车。

第二天上午九点，四姐妹准时从县城出发，颖姐开车，由店垭本地通艳姐当向导，一路畅通无阻，一路欢歌笑语、一路姐妹交心交流，车外的毛毛细雨和着车内姐妹的欢团，不知不觉间，“神农石林”就映入了眼帘。停车细看：那石林犹如异军突起，千军万马，似杀、似射、似砍、似躺；层层叠叠，形态各异，似龙、似虎、似龟、似兔；样式奇特，似磨、似盘、似饼、似盖……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更奇特的是那石林之中竟然还长着各种树木，不仅被那夹缝中生长的大树所折服，它的生长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啊！

我一边思索着石林的形成原因，一边看着路边不断闪现的仔猪交易市场、苹果采摘园、梨子采摘园、蟠桃采摘园、梦之泉山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仍然是那石林中的树木，陶大姐原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女儿，没有任何背景，从农村走出来，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过硬的本领，一步一步开拓出一片不凡的事业，不就是那石林中的那颗大树吗？

“从这过去就是陶大姐的家了”，颖姐温馨提示把我拉回了现实。

“欢迎各位妹妹光临，看看我这小院、进屋看看我的家。”陶大姐热情的招呼着。我一边应着，一边左瞧瞧、右看看。

这里四面环山，中间有一塘田，陶院依山而建，三间两层小洋楼，留有门厅，显得俊秀，与山、树相容，自然得体。门前场地平整适中，二辆小轿车穿梭来去自

由。楼房左侧建有三米多长的葡萄走廊、凉亭、烤火屋，门前花坛那修剪成“步步高”形状的白蜡盆景，矮矮胖胖，敦实稳健，格外引人注目；有像欢迎我们似的已努力开出少量花朵的杜鹃；还有叶子长得绿油油的、果子长得鲜红鲜红的红刺果树，看了就忍不住摘一颗放进嘴里，咀嚼冬天里的鲜亮。

院子左外侧建有紫藤阁、天然鱼池、鸽子屋。院子下面是似马、似象、似龟、似驼、似盆、似桌……各种形状的石头，石中间有杜鹃、桃树，下边还有各种健身器材。

站在这场子里可以看到满塘的蟠桃园，还有对面山脚下的千年不竭的神龙泉。神龙泉就是层层石下流出的一眼清泉，井底也是石头，井的形状像一个放倒的大酒瓶，井也不深，面积也不大。听梦之泉山庄老板介绍：神龙泉的水无论冬夏四季、无论雨水充足、还是干旱，始终都是一满井水，不漫不浅，千百年来，始终如此。井水甘甜可口，无任何污染，赛过纯净水。他就是奔着这股清泉才搬到这里来的，并且在这里开发了梦之泉山庄，建有小木屋，夏天住客爆满。这不，陶大姐，对这泉水也是情有独钟，每次回来都会带几桶泉水回城煮茶喝。

屋内陈设简洁大方，干净整洁、一尘不染。客厅里一张八仙桌、四条板凳，油亮油亮的。厨房宽敞明亮，关键是干净的令人咂舌，陶姐说卫生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边边角角她都不让留一点污渍。一看就知道陶姐是个讲究人，更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不仅工作出色，事业顺遂，还平易近人，做得一手好菜，不愧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

从陶院内外整体布局上，可以看出陶

大姐朴素的理念、高雅的品味。

春天，可沐浴春日的暖阳，坐在紫藤阁中抬头品嗅紫藤花香，静听紫藤花语；低头与桃花对眼，畅想千里桃花红，万桌蟠桃宴；侧赏龟鱼嬉戏的天然鱼池，静静看着那欢快游动的一群锦鲤；聆听鸽子咕咕细语，静静分享着远方传来的好消息。

夏天，约三五姐妹，享受天然氧吧，在凉亭探讨诗词歌赋，时而即兴清唱一曲，与姐妹一起跳一支舞，拍拍抖音，发发作品，与粉丝共赏。漫步葡萄走廊，享受葡萄架下的清凉，细品酸甜可口的葡萄，摘得一些做成佳酿，一年四季慢慢品尝。

秋季，每天清晨去对面山脚下神龙泉井，取一壶泉水煮沸，泡一壶店埡绿茶，读书品茶赏菊花，去燥养肺是最佳。还可以去梨园摘一筐新鲜的梨回来，加上冰糖，煮水喝，那叫一个爽。

冬天，在烤火屋围炉煮茶，看窗外满山厚厚的白雪，漫天飞舞的雪花，大地一片银装素裹，真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再煮个山猪排骨火锅，喝杯小烧酒，与朋友划划拳、玩玩飞花令、聊聊人生，那叫一个惬意！

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年复一年乡情牵挂。陶大姐无论走到哪里，都惦记着家乡，这不，她退休后，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地方，营造了一个温馨的陶院，安享晚年。

（本栏责编：喻金刚）

◎ 肖安才 冯君

马良坪突围

1931年4月初，为了扩大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简称“红三军”）在军长贺龙的率领下，从鄂西南的巴东境内渡长江北上，雄壮浩荡地向鄂西北挺进。红三军由原红二军团改编，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共6个团6000余人。部队刚经过枝柘坪（宜昌长阳境内）整训，全军上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在向鄂西北进军途中，红三军英勇击退国民党宜昌及沙市驻军的猖狂阻截，接连攻克兴山、秭归两座县城，并于4月13日占领远安县城。部队攻占远安县城后，贺龙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保康的马良坪（时为南漳县辖）为中心，创建荆（门）、当（阳）、远（安）苏维埃根据地。

初战告捷

4月22日，红三军兵分两路从远安城出发，一路经南漳的峡口、通城河和保康的店垭等地，一路经南漳三景庄和保康的龙坪、朱砂，分别向马良坪行进。两路部队在行进途中，击退当地清乡团和反动兵丁的阻击。

4月25日，许光达分别在三景庄和龙坪召开群众大会，处理罪大恶极的大刀会头目和土豪劣绅，并开仓放粮赈济贫民。

5月初，红三军主力部队先后到达马良坪，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热情给红军腾房、筹粮、送菜。

马良坪四面环山，中间平坦，沮水从

中穿过，是南通宜昌、北上保康、东到南漳、西达兴山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贺龙经过察看地形，决定把军指挥部设在坪西面官帽山半山腰农户马伯良家里。一面鲜艳的军旗竖立在指挥部门前，上写着“中国湘鄂西红军总指挥部”。红三军迅速开展建立苏区工作。首先成立马良区苏维埃政府，接着成立鸡冠河、重阳坪、店垭等9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民群众民主推选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部队干部战士分别深入到各乡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召开群众大会，轰轰烈烈地开展打土豪、斗地主等活动。

5月6日，贺龙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建立南（漳）、远（安）、保（康）游击队，任命在店垭一带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的中共兴山县委书记刘子和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并拨给一批枪支弹药。刘子和接受任命以后，带领游击队员，灵活机动地活动于南、远、保三县边境地区，配合红三军，多次击溃国民党宜昌保安团的进犯。区、乡苏维埃政府迅速成立赤卫队，队员多为苦大仇深的青壮年农民。赤卫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打击国民党区、乡保安队，监视地主和反动帮会的活动，为红军搜集传递情报。红三军在马良坪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惊恐。国民党武汉行营调集装备精良的五十一师范石生部的两个团等部队，由南漳的薛坪和保康的歇马向马良坪“围剿”。

红三军八师担任这次反“围剿”任务。师长王一鸣和政委王鹤紧急部署：二十二团许光达（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等职）部在马良坪以北的界山抢占险要地势，阻击歇马方向的来敌；二十三团祁义阶部在马良坪以东的高地设伏，打击薛坪方向的来敌。由于红军部署周密和指战员英勇善战，两路敌军首次进攻受重创败退。但是两个阵地上的指战员没有半点松懈，继续加固工事，磨刀擦枪，料定败敌定会卷土重来。

马良坪的群众组织运输队和救援队，背着干粮，扛着担架及弹药，在区苏维埃干部的带领下，分别到两个阵地送补给，抢救伤员。不出红军所料。第二天，两路敌军在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疯狂向红军阵地反扑。红军英勇迎敌。经过激烈战斗，敌军伤亡惨重，分别由盘龙和两峪向南漳方向溃逃，沿途丢下大量枪支弹药和物品，红军缴获甚多。

红军挫败了敌军的“围剿”，首战告捷。马良坪的群众兴高采烈，与红军战士一起，上街游行庆贺。许多村民在家里设置简易病房，把红军伤病员接到家里，精心护理照料，伤病员无比感动。时值农忙季节，红三军干部战士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宣讲闹革命的道理，帮农民整地插秧，军民情深意浓。红军女战士在街头教群众唱“穷工农，随贺龙；拿镰锤，向前冲。杀尽土豪和团总，分田分地自己种”等革命歌曲。

强敌压境

一天夜晚，贺龙在军指挥部查看军事地图。刘子和匆忙来报告：国民党大批部队从宜昌方向开来，现在已到达店垭。当夜，马良坪苏维埃干部也向贺龙反映，当地被赶跑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又溜回来了，气焰嚣张说国民党部队要向这里大举进攻。

贺龙通过各种情报获悉：国民党军调集五十一师范石生部、六十九师赵冠英部和教导三旅郭勋部共10多个团的兵力，由宜昌、南漳、谷城方向合击马良坪，妄图将红三军一举歼灭。贺龙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御敌对策，对部队紧急部署：七师的十九、二十、二十一团抢占沮水以东的马槽石、喻家垭、天宝寨等高地，抵御东面南漳方向的来敌；八师的二十三、二十四团以马良坪南面的庙垭、水田一带为阵地，阻击宜昌方向的来敌。八师二十二团许光达部到马良坪北面的界山和寨湾一带，居险扼守，截击谷城方向的来敌。

5月11日上午，红三军各阵地分别与敌军的先头部队接火，战斗非常激烈，红军英勇奋战，敌军未能越过红军的防线。中午时分，敌军各路主力部队分别到达马良坪的周边地区，在2000余名地方民团和红枪会及大刀会会众的配合下，以多于红军数倍的兵力，从东、南、北三个方面，向马良坪形成强大的围攻阵势。下午二时许，天降大雨。尽管红军的指战员浴血奋战，但是敌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红军各阵地先后失守。

北面的来敌首先攻下界山，渡过沮河，占领竹林口。许光达部被迫撤离到马良坪附近的关口垭，凭借一座山头，继续顽强抗敌。南面的来敌冲破红军庙垭、水田防线，沿八斗坪、沙子岭一带，直扑鸡冠河。东面的来敌更是众多凶猛。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七师的指战员被迫撤离到沮河西岸，拆掉河面上的两道木桥，凭借上涨的沮水，顽强阻击敌军。

傍晚，三路敌军先后攻进马良坪，向官帽山半山腰处的红军指挥部形成“U”型的合围之势，情况十分紧急。红军各路部队被迫撤退到官帽脚下，奋力阻击敌军，枪炮声震耳欲聋，战斗十分惨烈，红军伤亡很大。敌军以强大的火力接连向红军指挥部发起多次猛攻，都被红军英勇击退。天将黑，敌军以更猛烈的火力再次向红军指挥部发起进攻，并狂妄叫喊：弟兄

们，冲啊，消灭赤匪，活捉贺龙！红军途中火力向蜂拥而上的敌群猛烈打击。敌军丢下一片尸体，再次败退。

血战突围

面对强敌压境，贺龙清醒意识到，如果和敌军硬拼，红三军将损失惨重，毕竟是敌众我寡。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必须立即突围。向哪个方向突围呢？贺龙沉着冷静分析：东面和南面地势开阔，敌军重兵集结，部队无法突出去；西面的官帽山顶，一面悬崖绝壁，三面陡坡，如果部队退上山顶，将面临绝境。贺龙果断决定，部队立即向北突围，命令七师二十一团团长覃率部打前峰，为部队突围开辟通道；八师二十二团许光达率部断后，阻截追击之敌。覃立即组织火力，在夜色里冒雨向北面的敌军发起冲锋。但是，敌军火力太猛，第一次冲锋没能攻上敌军阵地。覃再次组织冲锋，调集机枪连向敌军阵地猛烈扫射。战士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冲上敌人阵地，把敌军的包围圈冲破一个缺口。

正当军部首长和后勤队伍要穿过敌军包围圈时，敌军用密集的火力堵住了突围通道。贺龙和军部首长都暴露在敌军火力射程之中。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二十一团一营营长唐希海跳起身，一声怒吼：特务连的同志们，带上大刀、手榴弹，跟我上！唐希海和特务连连长杜占奎冲锋在前，全连战士手持大刀、腰间挂满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一个个似猛虎般跃上敌军阵地。

顿时，敌军阵地上火光冲天，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响成一片。敌军很快被打退，突围通道再次被打开。突围队伍疾速通过。特务连的战士们从敌军阵地上退下来了，但是不见唐希海。覃和杜占奎急忙返回敌阵地，借助敌军曳光弹的光亮，在敌军一堆尸体旁终于发现了身受重伤的唐希海，并把他背回队伍。

贺龙闻讯急忙赶来，把满身血迹、奄奄一息的唐希海抱到怀里，无比痛心地说：“希海呀，你不能死啊，我要你跟我一起走”。贺龙招手叫来急救员和担架队。唐希海微微睁开眼，望着满眼泪水的贺龙断断续续地说：“军长，别管我了，快撤，让我长留在这里，等候革命胜利的消息……”。

唐希海的壮烈牺牲，进一步激发了战士们们的强烈斗志。一个个更加猛烈地打击包围阻的敌军，继续为部队突围开道。午夜，红三军主力部队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冒着瓢泼大雨，沿着沮水西岸山道，向保康歇马河方向行进。

突围部队行进到一个山包，贺龙勒马南望，不见担任后卫阻击的二十二团跟上来，但见官帽山方向火光闪烁，枪声大作。师长王一鸣报告说：“二十二团没有突出包围圈，被敌军逼退到官帽山顶，现在与我们失去了联系”。贺龙惊讶地说：“完了，官帽山顶是一块绝地呀，二十二团怕是回不来了”。王一鸣请示贺龙怎么办。贺龙心情十分沉重。此刻，他多么想杀回马良坪，上官帽山援救二十二团，援救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许光达。但看着激战一天，疲惫不堪的队伍，他挥手说：“大局为重，继续北撤！”

5月12日，红三军主力部队到达歇马河。贺龙一面安排部队短暂休整，一面派代表与当地大刀会首领李子扬谈判，劝李子扬不要阻挠红军过境。李子扬经营着700多人的大刀会武装，但从从不伤害百姓，而且打富济贫，抗缴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很受群众好评。他对红军代表说：“我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支持红军过境”。部队前进的障碍排除了，但贺龙总是担忧许光达团，一天内三次叫王一鸣派小分队去官帽山方向打探消息，但都没有通过敌军的封锁线。

为防敌军尾追，部队休整一天后，由

歇马河经欧店，向保康的马桥方向转移。红三军主力部队到达马桥街，为了不打扰百姓，战士们忍饥受寒，冒雨露宿街头。百姓见红军将士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深受感动。红三军在马桥街休整5天。期间，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中坪、白竹、神盘沟等乡苏维埃政府和肖大恒任大队长的120多人的游击队。

5月17日，红三军少数政治干部留在保康境内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主力部队从马桥出发，经金斗、寺坪，然后攻克谷城的石花街，向房县方向进军。6月18日，红三军占领房县县城，部队得到休整补充。随即以房县为中心建立地方党组织，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鄂西北根据地，辖房县、保康、郧县、谷城、南漳、竹山、竹溪等县。

绝地逢生

红三军主力部队在马良坪突围那晚，许光达带领全团指战员英勇完成了断后重任。然而，该团和没来得及突围的二十四团第三营共700多人，被敌军切断北撤道路，被逼上了官帽山顶。

当日午夜，战士们打退敌军多次猛攻。敌军也许是打累了。又不明山上情况，便退到山脚下，燃起堆堆篝火，红红地连成一片。黑压压的敌军把官帽山围得水泄不通。许光达安排战士们抓紧时间休息，做好激战准备，并派出联络员下山与北撤的主力部队联系。第二天，敌军以多于红军十几倍的兵力，沿东、南、北三面的陡坡轮番向官帽山顶猛攻，妄图把红军全歼在山顶。许光达指挥部队扼守上山的隘口关垭，一天内打退敌军十几次冲锋。

夜幕降临，敌军围而不攻，枪声渐渐稀疏。红军战士经过几天的激战，一个个

精疲力竭。然而，更严峻的是没有粮食和子弹了。许光达接连派出与主力部队联络的人员都牺牲在山口。马良坪苏维埃政府干部组织群众化装成打柴或挖草药的，向官帽山被困红军送补给，但都没能通过敌军的封锁线。许光达召开团、营干部会议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弹尽粮绝，孤立无援，部队若困在山上，不是战死也要饿死，不能坐以待毙，今晚必须设法突围”。会议统一思想，决定利用夜幕掩护，与敌军短兵相接，采用“肉搏战”，出其不意地从山南面的陡坡突围。

一营营长史继藻和政委蒋云齐声向许光达请战：“我们营打先锋，为部队突围开路”。战士们听说要突围，立即精神振奋，一个个上枪刺、磨大刀，摩拳擦掌。突围战打响，一营冲锋在前，全体指战员紧随其后，向围守在山南面的敌群猛烈冲杀。突围队伍很快冲到半山腰。但是，敌军太多了，一群被杀退，另一群又蜂涌而上。同时，空中升起照明弹，东、北两面的守敌也在向这边增援，敌人越来越多。

许光达见突围无望，为了减少伤亡，立即命令部队撤回山顶。但是，有400多名红军战士被敌军冲散，没能撤回。敌军不再向山顶追杀，他们知道红军断了粮食和子弹，在山下狂喊乱叫：赤匪们，下山投降吧，你们插翅难逃了。许光达清点人数。几天来的激战，部队伤亡很大，现在加上二十四团三营的战士，仅剩300多人，而且许多战士伤痕累累。

许光达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满脸愁容。从南昌起义到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指挥大小战斗无数次，但从未遇到似今天这样的险境。许光达想起贺龙经常说的一句话：多保存一名红军战士，就多一颗革命的种子。今晚必须突围，否则，明天会全军覆没。决定这支部队生死的时候

间就在今夜。

许光达带着两名通讯员，借着星光，顺着西面的悬崖边往前走，寻找突围办法。他捡起一块石头丢下黑洞洞的崖下，好一会才听到石头着地的响声。突然，通讯员张明才惊奇地说：“团长，快看”。许光达顺着张明才手指的方向，模糊地看到崖边一棵大树上缠着藤蔓。再一细看，一根杯口粗的藤条从树根部垂向深不见底的悬崖下。许光达从绝望中看到一线生机，惊喜地叫来胆大心细的一营营长史继藻。史继藻攀藤飞身下崖，出人意料地到达崖底，并以杜鹃鸟的叫声为号，告之崖上的许光达。

真是天不生绝人之路。许光达急令战士们整装攀藤下崖。300多名指战员借助这根藤条冲出了敌军重围。第二天天亮，敌军向上顶胡乱打了一阵枪，见山顶没一点儿动静，便提心吊胆地爬上山，见空无一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许光达率部攀藤飞崖突围后，在距马良坪以西10余公里的一个小山村短暂修整，并确定了下一步行动方案，即向西去巴（东）兴（山）秭（归）根据地。他估计贺龙可能率主力部队去这里。

在官帽山突围战中被敌军打散的400多名红军战士，在黑夜里穿荆棘、飞山崖，有的虽然突出了敌军包围圈，但是在官帽山以南的长岭湾、水田、店垭等地惨遭当地大刀会追捕杀害。在店垭的天坑垭处，大刀会会徒一次就砍杀红军战士42人，坠尸于天坑中。战士李孝荣、杨贻林（后改名李发启，原籍湖北石首县，后定居保康县店垭镇，1955年去世。）未被伤及致命处，从天坑爬出，被当地李姓农民掩护救治幸存。为营救天坑垭被捕的红军战士，刘子和带领游击队员由店垭向天坑垭急奔，途中遭敌人伏击抓捕。敌人把他押解到店垭街北面的庙门口杀害。

红三军撤离马良坪以后，国民党政府勾结地方武装，对赤卫队员和苏维埃政府

干部等60多人进行血腥镇压。

许光达带领队伍经过艰难跋涉，好不容易到了秭归与巴东的交界处。然而，红三军主力部队没到这里来，巴兴归根据地也被国民党川军占领。他想，无论如何要找到主力部队。不然，这300多人怎么生存发展？许光达与团、营干部商议，决定向北行进，寻找主力部队。向北行进途中，为防止敌军袭击，部队只能在深山密林里穿行，没有粮食，只好吃野果野菜，环境极端恶劣。战士们一个个头发齐颈，身体瘦削，脸色蜡黄。为了让战士们活着走出深山找到主力部队，许光达命史继藻带着部分战士用空枪袭击国民党小股民团武装，缴获了一些弹药和粮食。

贺龙一刻也没忘记许光达部。他在房县多次派出侦察队寻找许光达的下落，但时间过去1个多月，仍是杳无音信。许光达带领部队在林海中艰难困苦穿行30多天，来到房县九道梁境内，并击溃国民党一个地方保安团，审讯保安团头目时，获悉红三军占领了房县。许光达兴奋异常，速派人与贺龙联系。

贺龙得知许光达到达房县境内的消息，喜出望外，亲自带领侦察队去接应。许光达和3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终于回到主力部队怀抱。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1、中共保康历史资料、中共房县历史资料、中共保康县组织史（第一集）。2、本次突围战斗中幸存战士樊哲祥、张明才、李发启（原名杨贻林）等人留存的回忆文稿和口述资料。

（本栏责编：张太学）

◎ 陈先瑞

向家店：发现隐秘山寨和古道

在保康县歇马镇西部，有一个半山区村，面向着歇马的河谷平原，背靠着荆山最高峰——关山，其地叫向家店。之所以叫向家店，《保康县地名志》（1984年版）记载，这里曾有向姓人家在此开过饭店，因而得名。保康属于秦巴山区余脉，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可在明清时期，又是什么样的人员流动足以支撑起一个饭店的运营解开谜团，除了梳理历史线索外，笔者开始从山寨和古道的历史遗迹中，找寻这里曾经的战乱和繁荣。

夯土寨

在《保康县地名志》中，一个“老寨廛”的词条吸引了笔者的注意，“毛家庄东南800米。70人，处山廛，明朝时，此地修有山寨”。

“山廛”查阅词条，并无释义，但保康本地人将两边临崖，细长的山脊叫做廛。

如此惊险之地，值得一探究竟。

于是，在当地干部费兴成和80岁村民尚永贵带领下，我们踏上了寻寨之路。

“前几年崩崖，之前的路去不成了，只能带你们从后山绕行，不过有点危险”。尚永贵临行前特意交代。经过了几段砍柴大路以后，就变成了坡度很大的石渣子路，大伙手脚并用，小心走过几段临崖斜坡和山脊陡坡以后，终于看到了山顶。

登顶以后，眼前却看不到任何常规山寨的痕迹，没有石砌的寨墙，没有明显的寨门，也没有碑刻。

尚永贵指着沿着崖边的夯土层说：“这就是寨子的寨墙，之前上面还有很多间房子，盖的有瓦，住过几十人。”

半信半疑问，笔者将夯筑土墙图片微信发给拾穗者成员行者。“全夯土么？少见，目前发现的是独有！”行者激动的回复道。

这时，经过探查，一个在孤峰之上，四面寨墙临崖，四周土夯墙的山寨形象展现开来，虽然年代久远，瓦片被周边农民取作他用，寨墙也被风雨侵蚀。但是这黄土夹杂着砂砾的夯土层，历经数百年，但依然还有部分残存。

“这里是躲‘红脑壳’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人，小时候我老辈子给我讲过。”尚永贵指着寨子前面的绝壁说。“这里就是当年‘红脑壳’在对面山上，用炮弹炸出来的！他们会功夫，两个撅子都到了岩壁下面。”

民间传说不可全信，但“红脑壳”应该是真，因为保康曾经是多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发起地。包括的荆襄流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等等，而“红脑壳”尚永贵解释说就是头上缠着红色的头巾，再加上她描述‘红脑壳’功夫神奇，可能就是“红巾军”白莲教教徒。

足见，老寨匾就是当地人为了躲避山匪，避难所建，而且作为生土夯筑的山寨，实属罕见。

天坑寨

“说到寨子，我们村还有。”村干部费兴成说，“徐家寨，就建在一个天坑里面。”

“天坑寨”，又是一个新名词，只听过山寨和洞寨，山寨建在山顶之上，占据天险易守难攻；洞寨建在绝壁洞穴之上，更是占据天险。天坑寨是什么样子的？

在村干部带领下，来到村民魏福明的家，请他带路。他指着一片竹园下说：

“这就是徐家寨，我带你进去，就是你们

没带灯，不敢去太里面。”

跟随着魏福明的步伐，很快便到了天坑寨的入口。“这里面有七八个支洞，直通大龙潭，以前还有人爬出去过。”

“这里就是寨门。”老魏一下到天坑口，就指着一个石台阶砌成的门坎说。“这几个眼就是以前插门转轴的地方。”

与洞寨不同，进入天坑寨后发现，寨口十分隐蔽，被周边的树木完全遮挡，寨主人还在天坑口修筑了石挡墙、寨门，仅留有一个狭窄的石条台阶可以进入。

天坑寨内不同于寨口的狭小，里面豁然开朗，巨大的洞体内有各种支洞联通。还有不少钟乳石，形成石柱、石笋等景观，也是比较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碍于设备有限，我们只进入了第一个大厅，未能探究其中奥秘。“里面还有做饭的灶、石头砌的床，传说之前徐家两口子上来建的寨子，所以叫‘徐家寨’”。老魏给我们描述起里面的景象。

荆山山区的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天坑寨可谓是较为隐蔽的一种，也是在襄阳境内首次发现。

古道

打开向家店村的卫星地图，“碑坡”这个小地名非常引人注目。几番打听下来，张大军家离古路最近，但是否有古碑众说纷纭。

来到碑坡，感觉到了向家店人一如既往的热情，张大军问明来意，丢下手上的农活。“走，我带你们去，不然你们找不到。”

这是一条宽一米多，用石条砌起来的

古道。“这是以前向家店到官斗的大路，没通公路之前我们都从这里走。”张大军边走边介绍。在他的向导下，我们很快便在一个巨石旁边找到了一块碑刻。

经过清理，“修路碑记”几个大字愈发清晰。碑刻是双面刻字，碑阳额书“修路碑记”四个大字，下面记载着年份，捐资人姓名和钱数，碑阴额书“万古千秋”四个大字，下面同样是捐资人姓名和钱数，有些捐资人还有生员、乡保、首人等称谓，可见此地修路一事得到地方乡绅的重视。经过拓印，所有碑刻所记载内容逐渐浮现。只可惜，碑刻年份，仅存“卅伍年腊月初四吉旦”，但根据历史年表查清代皇帝在位时间，仅“乾隆”和“康熙”在位皇帝超过35年，比照保康周边集资修路多集中在乾隆年间（如后坪高碑村修路碑记等），推测为向家店修路碑应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所立，那么这条路修建距今已经254年了。

碑刻的旁边还有一个三孔的石座，其中一个大一点的孔，是立修路碑主体，另外两个孔推测为碑亭的楹联孔，现场多番搜寻，未见楹联石构件。

在现代公路时代来临之前，水路运输

是山区通联外地的主要货物渠道，但是向家店这种集资修建的大路，也是人力搬运物资的重要渠道。沧海桑田，时光荏苒，这一条古道已经人迹罕至，但也足以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夯土寨、天坑寨和古道碑，是向家店村在时代变化中留存的历史遗迹，见证了荆山山区乡土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这些残存的历史碎片，逐渐把这里曾经的模样勾勒出来。

笔者大胆推测，向家店村，在历史上是歇马镇通往兴山县城乃至直达长江口岸的重要节点。再加上沮河带来的水路运输，来自各地的商人，共同将歇马河这个深山中的谷地小镇建设得繁荣，原来镇上曾经的江西会馆、武昌会馆就是佐证。一方百姓集资修建道路，畅通物资运输渠道，共同修建寨堡，抵御山匪袭击，构成一个地方的微观历史。

向家店，还有很多藏在深山中的秘密，亟待我们去发现。

◎ 田晓隐

和你讲述故乡的时候无法描述（组诗）

雪落荆山

霜天。行人白头。冷月千缕辉。

白雪覆盖荆棘丛生的山路。
拖长的背影，
也许会埋葬在一场暴雪的旋涡。

大风吹过，骨架晶莹。
雪粒流动至低处，
窥听远方瓦砾哭泣。
晶莹的骨架，立成一座转轮。

你是不是最后的雪地红狐？
彻夜奔袭。一曲歌，一声叹。
赶在天亮之前，叼着我的灵魂，
回到我们走散的地方。

你说：雪只能在暗夜燃烧，
每次燃烧都要扑灭秘密盛开的花朵。
每一朵雪花都是我们叩首的碑。
每一片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

注：*——奥尔罕·帕慕克《雪》

地方戏

胭脂在油彩里醒来
铜锣把光阴敲出了包浆

老生一甩须，扫落了前朝烟云

青衣的水袖，总差半寸够到月光
花脸的笑声，震落了梁上积年的尘埃

未上妆的琴师，用单弦丈量。戏文与魂魄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

回望荆山

荆棘鸟停在枝头，翅膀下垂
望绵绵荆山，长吁短叹
心中鸣叫如针尖刺布
山如虎扑向远方
看不见你，无法呼吸
彻夜痛哭的自己停在枝头
摇摇晃晃，那么脆弱
我的袖笼里，兵戈铁马
荆山说大不大
荆棘鸟在荆山，相思如尘
和你讲述故乡的时候无法描述
可是泪珠那么大
大的像沮水河的源头
山里人往外走
称霸、喝酒、热恋；
论战、宴饮、失恋。
最终在街头做了一个说书人

人散去，自己抱着自己
像肠胃痉挛患者一样哭泣
回望荆山，一个楚国的疯子

割草人

旷野无声，割草人捧着光阴割了一遍又一遍
去往故居的路边草
他想回去，回到虚构的家乡
尽管他一事无成，且背负一生的错误
想到故居，故居后山的祖坟
他的孤独与众不同
镰刀在他眼睛里反光
那晚，他在他的故居枯坐一夜
磨损的铜烟袋锅一闪一灭
磨损的镰刀口，切割月色
旷野无声，咳嗽声回荡旷野
年纪越大，越感到害怕
他觉得情况起了变化
哪怕是回声也得忍让，况且是念念不忘
他准备去祖坟前拜一拜，趁着夜色
像个蹑手蹑脚的小偷
若干年后，他死于一种自我收割
墓碑是一截木块，雕刻着：查无此人。

（本栏责编：王俊楚）

◎ 张德华

摘蛾眉豆的母亲（外三首）

河堤的篱笆边，
一株蛾眉豆藤蔓蜿蜒，
簇拥的扁豆垂挂。

像极了乡下老家的菜园，
母亲弯腰侍弄的那株：
一秧，一土，一架，
在夏秋的风里，
结满青紫交错的私语。

年轻的母亲踩着晨露而来，
梳理疯长的藤蔓，
摘下儿子眼里的星火。
贫瘠的灶台边，
炖出清贫与清风的温馨。

一只蝴蝶停驻豆架，
那是母亲从九泉寄来的邮戳——
“有蛾眉豆的地方，
就有根，
就有割不断的心事。”

故乡的白龙洞河

故乡那条源远流长的小河
据说发端于遥远的四川
一路开山破石

成为白龙洞口一股清流
瘦骨嶙峋的躯体
九潭十八弯的心酸
演绎了青狮白象把门关的传奇

逼仄的一根针线
缝合两岸的绿水青山
汨汨不息的血脉
滋养故乡的不老容颜

春又回时
依依杨柳写些归乡的信笺
秋已至了
烹些龟鳖鱼虾勾起游子的馋虫

五道峡的蹊径

蜿蜒盘曲的蹊径
雾中凝神修炼
石阶竖写的年轮
一次次转弯的蝶变

沿着蕨类的指引
做一只散漫自由的鹤
直通白云袅绕里
做一回神仙

峡谷回心有术
吆喝一抹山的倒影
瀑的天籁之音里
获一次涅槃

当泉韵漫过足踝
来路已成青苔
从白云深处
慢慢走回自己

五道峡的石头

在五道峡这个洞天福地里
打坐的石头浮在澄澈里
水纹的钟磬
氤氲修炼的年轮

采日月精华
吸天地灵气
闻山谷静寂
吮鸟语花香

混沌之气飘散之日
那个年轻坚毅的卞和
从历史的裂缝中走来
膜拜心中的神祇

（本栏责编：王俊楚）

◎ 张紫泉

走荆山（外一首）

其实荆山不会走
一直是住在荆山上的人在走
祖祖辈辈
他们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
草鞋
多少双千层底
有些人
一辈子都在荆山里走
他们扛着锄头，手握镰刀
从日出走到日落
直到把露珠撵成满天星斗
把晚霞赶进屋里
燃起满屋的灯火

后来的荆山人
嫌走的慢了
就坐了小车走
乘了高铁走

借了飞机的翅膀走
他们从襄阳走
从汉口走
不管留在荆山的
还是走出荆山的
有的我见过
有的我没见过
但是在他们走过的地方
现在出现了很多高楼

砍樵

这世界从来都不缺利斧
更不缺利斧之下的林木
因此，仿佛只要一进山
就不会空手而归
但现实是，每每来到山中

我总会忐忑不安
不是摸摸这棵
就是摸摸那棵
高大的、笔挺的正值生长
将来正好做房屋的栋梁
歪歪扭扭的
一看不是缺少水分就是缺少阳光
我又怎能忍心把他们损伤
那就砍一些灌木吧
当我扒开矮小的灌木丛
却发现一只很小的鸟巢
就在它们中间
斜阳一照
是那么晃眼

（本栏责编：王俊楚）

◎ 罗君

印象肖乡居（外一首）

在荆山腹地，两河交汇处
保宜高速，擦肩而过
明三暗六的瓦房
收留了几代人的眺望

门前的花栎树，记得
每一个春天
屋檐下的青石板
替这方山水，守着宁静

那盏封存多年的煤油灯
光，还挂在墙上
暖，漫过每一寸光阴
主人归来
山，还是那座山
水，还是那一湾水

春天是个动词

都是风发起的
一呼百应
田野里麦苗正在返青
雨在桃枝上涂抹粉红色口红
从《诗经》里走出
桃之夭夭
招摇于世

春天是个动词
用生命链接生命
是开始
还是在重复从前
推开窗，一束光溢满人间

（本栏责编：王俊楚）

◎周全平

数柿子的鸟(外一首)

老屋的柿子又红了
红得像一树凝固的感叹号
挂在无人问津的枝头

风穿过倒塌的院墙
却吹不散烟囱的寂寞
当年那个偷吃的顽童
如今不知在哪个遥远的路口

那对佝偻的身影
终究没能走出这方土墙
把自己站成了
两座沉默的土丘

那个成了远方游子的人
在另一座水泥森林里
有了新的烟囱
老屋的记忆
薄得像一片风干的柿子皮

只有那对留守的鸟儿
日复一日
数着枝头的红
数着一个季节的凋零
数着一个家

如何被时间
慢慢掏空

伞下序曲

雨丝还在重复那年的节奏
绵绵不绝，淅淅沥沥

你递来的伞沿很低
刚好遮住我们的身体
发香混着雨雾漫进来
来时整条路都浓缩成回忆的序曲

我依然还停留在那岁月里
伞下的温馨从未散去
连雨住的时刻都嫌早
多希望路长些，再长些
永久下去

(本栏责编：王俊楚)

◎梁勇

夕阳下，我只是故乡一过客（外一章）

夕阳下，佝偻着身影的，不止年迈的
父亲，还有轮廓愈发模糊的故乡山川。

顽劣的风，拖拽着我的光阴，以及光阴
中残留的乡愁。

儿时的梦境与城市的天空更加苍白。
悲凉，笼盖村庄。

流星划过夜空，如同匆匆而过的游客，
转瞬即逝成为永恒。

断断续续的鸡鸣犬吠声，挺立着村庄
最后的尊严。

而我，无尽奔走于大地，或孤独或繁
华，终将泯灭在这荒芜。

逐梦

连绵的大山，弓成父辈劳作时的模样，
在金灿灿的朝阳下，沉默着，把生活的重
担全都扛上肩。

一块块水田，像一颗颗纽扣。

父母亲在田里精耕细作，艰难地把纽
扣系在一起，便系住了生活的温暖，系住
了生活的希望。

南归的候鸟，鸣唱着春天的歌谣，从
山岗飞过。

我光着脚爬上田埂。采撷一朵故乡的
云，装进行囊。而后沿着候鸟飞过的路径
前行，将诗写在远方，写进梦里。

依然在田间劳作的父辈，偶尔直起腰，
迎着霞光，抬起手臂，擦拭额头的汗珠，
仿佛在对我挥手！

那凝望着村口路碑的目光里啊，正开
出一朵绮丽的岁月之花！

（本栏责编：王俊楚）

◎ 王俊楚

在蜡梅谷，我是一株会走动的梅（散文诗组章）

在蜡梅谷

入谷，便卸下了时间。

路是香的，空气是黄的。那香不扑面，只萦绕——从枯草的根茎，从覆苔的岩隙，一丝丝渗出来，沁进衣袖，钻进呼吸。

我不再是走，是浮在一条名为幽香的河流。

看那梅。

枝是铁划的痕，在灰白的天幕上，写着最瘦的金文。

花是凝住的烛泪，又像半透明的贝，含着光的蜜。

在这片自冰川时代便未曾更改的冷寂里，将魂魄，一次次凝成这鹅黄的、脆薄的形，完成与寒冬古老的契约。

我坐下，在不知名的石上。听。

听见了寂静的轰鸣。那是一种低频率的、

来自地心的震动。是水渗过岩层的沉吟，是梅蕊在霜里微微开裂的细响，是整座山谷——这巨大的、活着的肺叶——在缓慢地一呼，一吸。

我的呼吸渐渐慢了，薄了，终于与那山谷的吐纳，押上了同一个韵脚。

于是，我松开了“我”。

眼，成了露珠，挂在梅梢，看世界倒悬、澄明。耳，成了风，穿过千枝万杈，收集每一声细微的颤音。鼻息，彻底化进了那无所不在的冷香里，再也分不清，是我闻着梅，还是梅，嗅着这个偶然闯入的、温热的、带着太多尘世气味的灵魂。

蜡梅谷的雪

雪是子时开始落的。

没有风声。只有一种极细碎的、簌簌的摩擦

声，像亿万片光阴的薄屑，从墨黑的天穹缓缓筛下来。

先是试探的，稀疏的几点，落在枯叶上发出脆响；而后便密了，纷纷的，绵绵的，将天地间的空隙一寸寸填满。

晨起时，山谷已被重新书写。

所有的形都被简化，只剩下弧线与留白。山脊的弧度，树冠的弧度，石头的弧度——都被雪勾勒出最温柔的轮廓。那是一种巨大的静默，吸收了所有声响。连溪流也喑哑了，只在厚厚的雪被下，传来极幽微的、脉搏般的颤动。

走进雪中，脚下发出“咯吱”一声。

这声响太响，响得几乎是一种冒犯。于是我停

住，等那回声在山谷间彻底消散。再举步时，便极轻，极缓，像怕惊动一场盛大的梦。

梅与雪，正在完成一场静默的对话。

金黄的蜡梅，此刻成了雪中沁出的点点暖晕。雪堆积在花瓣的凹处，薄薄的一层，将鹅黄衬得愈发温润，像古玉里冻住的霞光。而梅枝承着雪，那黝黑的、虬曲的线条，便成了素绢上最瘦劲的飞白。

最奇的是香气。

清冷的梅香，被雪洗涤后，竟生出一种“甜”来。不是蜜的甜，是泉水的清甜，是月光浸透青石的甜。那香气也有了形状——一缕一缕，在清冽的空气里凝成淡金色的细丝，与飘落的雪花缠绕，旋舞，最后一起沉入泥土。

我在一株老梅下坐下。

雪落在肩头，落在膝上，渐渐积起一层。我不拂去。这白色的重量，令人安心。它让我感到自己正在缓慢地，成为这景致里一个合法的部分——一块坐着的石，一株未开的梅。

闭上眼，世界并未暗去。

雪光透过眼皮，是一

片朦胧而明亮的橙红。在这片暖色的黑暗里，听觉变得异常敏锐。我听见：

雪压断枯枝的、极轻微的一声“啪”。

远处岩隙，一滴融雪水坠落深潭的“叮”。

更远处，或许是一只山雀在巢中转动身体，羽毛摩擦的窸窣。

还有……那无所不在的、低沉的静。这静是有厚度的，有温度的，它包裹一切，渗透一切。在这静中，连心跳也显得多余，渐渐慢下来，与雪花飘落的频率，趋于一致。

某一刻，忽然觉得，不是雪落在山谷。

是我，我们，这谷中的万物，正缓缓地、向着某个澄明的高度“升”去。升向那雪来的地方。肉身正在消融，边界在模糊。我与身下的石，与眼前的梅，与漫天飞舞的雪，共享着同一副寒冷的、洁净的骨骼。

风起了。

不是吹，是流。一股极清澈的气流，从谷口蜿蜒而入，穿过梅林，惹得枝头的雪粉簌簌扬洒，在阳光下闪成一片细碎的金星。这风也拂过我一一

不，是穿过我。它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我说不清。只觉肺腑如洗，空荡荡的，盛得下整座山谷的呼吸。

该走了。

起身时，积雪从衣褶滑落，竟有些不舍。回头望去，来时的脚印已被新雪掩去大半。

真好，山谷有自己的愈合方式。它不记录闯入，不铭刻痕迹。

雪继续落着，以匀速，以恒常的耐心，将一切复归于无差别的、圆满的白。

自氏宗祠听雨

推开沉重的吱呀——

百年的寂静，漫出来，与午后的雨，撞个满怀。

雨在瓦上行走。

从一片鳞，到另一片鳞，步履细碎，从容。

如僧数念珠。

一滴。两滴。

在檐角悬成剔透的偈子——

终于，坠下。

天井，盛雨的器皿。

青石的纹路，一褶又一褶年轮的涟漪。

正堂幽深。光线被雨洗成暖黄。

百家姓氏的竹筒静静排列，如待阅的兵阵。每一片竹，都曾是一个姓氏的根，一条血脉的河。

雨声沙沙——

是竹筒在低语？还是千年的族谱，正被时光一页页翻动？

无人回应。雨脚斜进来，在朱漆斑驳的柱上，画出银亮的、瞬息即逝的河流。

我伸手，触到木质的体温——

那些年轮里藏着的雷声、风声及未说出口的训诫。

一把空椅在廊下坐禅。

椅背的弧度，像一个等待的怀抱。

我未坐。只立着，看雨水在院中积成小小的镜湖，倒映着飞檐，倒映着云影，倒映着一个迟疑的身影——

洗去名姓，洗去来路，只剩干净的骸骨，在时光的廊下，听。

蜡梅谷问香

香是引路的。不沿小径，只往那空气突然清澈的拐角去。

脚步慢下来——

怕踩碎薄冰般的气息。

第一缕，是试探的。

从老梅虬结的痂口渗出来，清瘦如魏晋的骨。

第二缕，是缠绕的。

缠住枯枝，缠住石阶的裂缝，最后

缠上我的衣襟——

解不开的金黄色的结。

玉瓶的香，是往下沉的。带着泥土的诺言，坠在舌根，微微的甘。

素心的香，是向上飘的。路过喉，路过眉间，在百会穴散作淡青的烟。

檀香的香，是横着走

的。左耳进，右耳出，在胸腔绕三圈——

留下木质的年轮。

香从何处生？

我贴耳于树干。听见汁液在冰层下搬运月光，搬运去年深秋蓄下的蝉声。

香往何处去？凝在瓣尖的香，比露重；散在风里的香，比云轻。而更多的香，沉入石缝，成了青苔的记忆。

站着站着，就淡了。

形骸的轮廓，被香气一遍遍擦拭——

薄了，透明了。

呼吸慢成梅枝伸展的速度。心跳轻成雪压断枯枝的脆响。

此刻，我是一株会走动的梅。

肺叶开成六瓣的金钟。

古诗词小辑

古诗四首

◎汤小乐

先行区感怀

捷报驰传保康优，
先行芳誉占鳌头。
废坑植菌兴财路，
秀水青山拓胜游。
幸藉磷源开富局，
仰凭国策驾飞舟。
一村焕彩邻乡羨，
百疔悬差庶户愁。
土舍犹经风栉雨，
贫隅亟待智兼谋。
干群戮力同心进，
振兴乡关任重悠。
半载荣光半程虑，
深耕厚壤盼全收。

七律·春运归怀

千车络绎赴尘烟，
一念团圆志愈坚。
路远难消归梓梦，
身疲暂寄故园眠。
躬耕沃野生财脉，
汗洒神州谱锦篇。
遥祝征途皆顺达，
春风护送到家前。

忆冯家湾城门洞探幽

风雨催春瑞雪飘，
旧游回首兴难消。

千仞危岩悬古洞，
一川寒气锁层霄。
鹰鸣暗壑声逾肃，
蝠舞幽崖影自骄。
犹记当年同探胜，
冯家湾里梦迢迢。

七律·致敬医者

金鞍跃岁万家游，
独守仁途役未休。
救死轻身承重责，
回生妙术解千愁。
爱岗敬业同侪羨，
礼遇仁心誉典酬。
愿得期星行惠政，
杏林春暖满神州。

古韵

◎史成章

醉秋

黄栌染尽秋山红，
西风冷夜霜渐浓。
若问相思几多醉？
片片红叶与君同！

芦花

初见芦花如故知，
无奈与君不相识！
再见已是西风后，
漫天飞絮化作诗。

初春

红梅邀素雪，
绿柳借东风。
冷暖相交替，
渐觉春意浓。

陌上歌

陌上笼翠烟，
溪风淡含愁。
细雨吻花醉，
情歌锁心头。

独秀

无人适配我深情，
唯向山中草木寻。
宁为岩壁兰花客，
不做俗世逐风人。

悼晓苏

◎任祖泽

油菜坡上树，
清明时节雨。
日暮孤影斜，
唁君晚来迟。
龙泉声声吟，
春草节节湿。
江城梦不甜，
乡愁无尽时。
魂兮归来兮，
荷锄作花痴！

(本栏责编：王俊楚)

杜鹃新蕾

校园的春

保康一中高三(6)班 黄思宇

三月的春色像一只温顺的猫，它在窗外打量着我们。是身着草绿色校服的我们吸引了它，还是它在外面的诱惑着我们？说不清楚。

当轻快的下课铃声在校园的天地间回荡时，它们似乎与阳光一拍即合，化作金色的马车在空气中自由地驰骋。

我推开周遭因铃声而兴起的雀跃与喧哗，起身奔向门外。空气里，到处都是春的涟漪，连着一派喜气洋洋的喧腾。苍蓝的天穹上，停着几朵棉花白的云。几只苍灰色的鸟朝着远方，目空一切地飞过。昨日还是灰头土脸的山，一夜之间换上了崭新的衣衫，鲜绿油亮得像婴儿初生的毛发，让人没法不去与周围高楼对峙的山们俩俩相望，果真是相看两不厌。

头顶不时掠过几只燕子，它们衔着温热的春泥去筑自己暖茸茸的巢。边飞舞边唧唧叫的它们，似乎是在将它们回来筑巢的消息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为之兴奋一个春天。但是，它们不知道的是，春日的光阴格外珍贵，校园里的我们哪有闲暇去聆听它们的喜悦呢？

我从楼上俯瞰校园，花坛中石斛的红叶，草丛中栖身的蒲公英，与一树一树的

樱花俯仰生姿。朱砂的红，向日葵的黄，蜜桃的粉，与淡金色的春阳融合在一起，如梵高手中的调色板，足以绘出最能代表春天的色度，是明亮，是明媚，也是明朗。在万花如海的初春里，千万朵色彩鲜艳的花蕊织成缤纷的花之冠冕，装点着我们美如仙子的校园。

不久，光线忽的暗了下来，我坐在教室里望向窗外，一片青灰涂满了整片天。远处的山，被青灰色的雾团团罩住，金色光线霎时被灰黑的阴云替代——这是一场春雨即将莅临的前奏。

过了很久，雨才匆匆赶来。望着雨线由稀疏变得密集，一下下轻抚绿叶，最后变成痛快的淅淅沥沥，冲去了空气中的烟尘。我倒是挺喜欢春雨的，它没有夏雨那般热烈洒脱，只有一种久违的平和与安详，又暗藏着许多蛰伏的生机。

只是教室大多充斥着对打羽毛球“泡汤”的抱怨。今天周二，下午最后一节大扫除完成或没有打扫任务的，可以自由活动。这是难得的放松时间。于是他们只好在教室里摆弄自己的羽毛球拍：青色的，红色的，粉色的……一只100的，一只300的，两只500的……都在不同的手中展示着各自的价位与身份。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只待铃声响后拿伞径直走出教室。

我撑一柄墨色的伞走出教学楼，旁边

的同学们也纷纷撑开伞，身边一下子绽开了各色没有气味的鲜花，一同涌进春雨里：鲜红，橘黄，粉紫，五彩的……有图案的，没图案的，它们争着被春雨洗濯，冲掉冬日的沉闷，好显出水灵灵的色泽。

雨中独步着，我看雨水在身边摔作一地水迹，然后没入泥地。花坛中有几十株蒲公英，看似每一株都有些孤独，其实是另一种热闹的狂欢。我俯下身子，想看它们何时会将擎着的一团团蓬松的伞兵送走。忽然只听轰隆一声，雷霆炸惊，蒲公英害怕似的抖了抖身子，又很快恢复了站立姿态。大风忽起，将我身后积起的雨水重新托举回天空的怀抱。我回头，看到眼前身后的世界被雨雾渲染成白茫茫一片，宛如无垠的蒲公英海。脚下的几株蒲公英，似乎正朝我温柔地笑……

雨小了，我也正好走到电话亭旁边的樱花林。小道上，躺着几片被春雨醉倒的花瓣。一点点一簇簇，铺在青灰色水泥地上。明与暗，深与浅，点与面，小与大，这些对比和谐得恰到好处。

我踩着粉嫩的花香慢慢走，慢慢看。日光重新温和地照下来，原来就在瞬息之间，雨水已经停止了喧闹。来得慢去得快，这雨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呢。雨霁之后的樱花格外娇媚，颜色被水洗过，更粉更柔，绿叶也绿得滴水，让人心里长出另一片温柔的花海。我像是误入了神明所栖居的世界，又像是疲惫不堪的战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此刻的我，被无边的喜悦和宁静笼罩着。校园的这一小片樱花林，的确是值得将心暂存并托付的地方。

檐下，回巢的春燕驻足在窗前，陶醉地望着教室。窗内，纸与笔的舞蹈早已开始，那是三千学子正用笔蘸满豪情，书写每一个闪着幸福的梦想。在这个春日的雨后黄昏，所有笔尖正流淌着豪迈有力的旋律。

失神间，它们不觉在喉间涌出歌声，

燕子们唱的是什么呢？是在为我们校园的鲜亮吟唱吧。

（指导老师：严榕）

校园里的暖，照亮留守时光

歇马镇小学六（3）班 任梦涵

在群山环抱的乡镇小学，朗朗的读书声每天都会准时回荡在山谷间。这里的许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的身影远在千里之外城市的工地、车间。我们的童年里，少了些父母朝夕相伴的日常，却被伙伴的扶持、老师的关爱填得满满当当，这些温暖的点滴，就像山坳里的暖阳，把心烘得暖洋洋的。

暖，藏在一颗奶糖的甜蜜里。我至今记得一年级刚入学的情景，爸妈把我送到学校门口，转身就踏上了远去的大巴。陌生的教室、陌生的同学，让我一整天都蔫蔫的，连课间操都缩在角落里，不敢和别人说话。放学铃声响起，看着其他同学被爸妈牵着手接走，欢声笑语洒满整条小路，我忍不住蹲在操场的香樟树下抹眼泪。就在这时，同班的小雨跑过来，小辫子一甩一甩的，手里攥着一颗用彩色糖纸包着的奶糖，她踮着脚尖把糖塞到我手里：“别哭啦，我爸妈也在外面打工，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啦。”我剥开糖纸，把奶糖塞进嘴里，甜甜的味道在舌尖化开，混着眼泪的咸味，成了我对这份温暖最开始的记忆。从那以后，我们俩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一起跳皮筋，一起写作业，一起分享藏在书包里的小零食。

暖，藏在伙伴们互相帮扶的身影里。四年级时我们住进了学校的宿舍楼。每天清晨，我们在学校清脆的铃声中一起挤在水龙头下洗漱，一起比赛叠被子，一起背着书包往教室跑。谁忘带了作业本，大家

会争着把自己的本子递过去；谁感冒发烧了，大家会抢着帮她打热水、拿药。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窗外飘着细碎的雪花，我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脑袋昏沉沉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宿舍长发现后，立刻披衣跑去叫生活老师，其他同学围在我床边，有的用凉毛巾帮我擦额头，有的把自己的厚棉被盖在我身上，还有的小声哼着不成调的歌谣安慰我。那一刻，伙伴们温暖的手和关切的眼神，奇妙地驱散了病痛的难受。

暖，藏在老师办公室的夕阳里。学习上的难题，也总有耐心的老师帮我们化解。每次遇到需要查资料的预习任务，我们这些留守儿童就犯了难——每晚住在学校，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怎么搜集信息呢？李老师知道后，特意跟我们说：“以后放学别着急回宿舍，来我办公室，用我的电脑查。”记得有一次，语文课要预习《示儿》，需要搜集陆游的生平事迹和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放学后，李老师把我们几个留守的同学带到办公室，挨个指导我们打开浏览器、输入关键词，还耐心地帮我们筛选有用的信息，教我们把资料整理成简短的笔记。夕阳透过窗户洒在办公室的地板上，金色的光斑落在李老师的发梢上，也落在我们摊开的笔记本上，李老师的身影被拉得长长的，和我们低头抄写的模样，构成了一幅暖暖的画面。

暖，藏在夏夜里老师牵着我的手心里。老师们的关爱，是我们成长路上最亮的光。我至今记得去年夏天的一个晚自习，刚下课，我就感觉身体不对劲，去厕所一看，才发现生理期来了，浅色的校服裤上晕开了一大片污渍。我又慌又羞，躲在厕所里不敢出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班主任李老师发现我没回宿舍，特意过来找我。看到我的样子，她没有一点嫌弃，反而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别怕，老师带你去买新裤子。”说着，她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我身上，牵着我的手走出校门。晚风带着夏夜里的蝉鸣，

吹走了我的窘迫。李老师带我去镇上的服装店，细心地帮我挑了喜欢的裤子，又买齐了日用品，还带我去买热乎乎的奶茶。回去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轻声教我生理期要注意的事项，那温柔的声音，像妈妈的叮嘱一样，暖到了我的心坎里。

有人说，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是孤单与思念。但在这座山坳里的小学，我却觉得，“暖”才是生活的主旋律。暖在一颗奶糖里，暖在伙伴的帮扶里，暖在老师办公室的夕阳里，暖在老师牵着我的手心里。这些藏在校园角落的温暖，就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留守时光。我们就像山坳里的小树苗，虽然缺少父母的日常陪伴，却在这份温暖里顽强生长，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指导老师：李靖)

我的家乡

实验小学五（12）班 郭丁公

我的家乡在歇马镇三坪村，沮水河沿村边流过，我们就住河的北岸，望夫山脚下，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一走进我们村，宽阔的彩虹柏油马路连接居住密集的家农户。以前这可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每次回老家，我们的小轿车不是被路上的泥水喷的脏兮兮的，就是“风尘仆仆”，真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现在方便多了，路面宽阔平整，路中央划有白、蓝、黄三色的分界线，因此被称为彩虹路。地上还印有“三坪欢迎你”“来了不想走”等有趣的彩色文字，我想是为了增加文化韵味吧。

走过一段路后，你会看见一座半透明的两层小洋楼矗立在路边，迎面墙上的“三坪书屋”四个红色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走近一看，还有荀子的《劝学》选段做成浮雕字

镶嵌在墙上，使这座书屋更显得有书香气息。平时农民伯伯在忙完田地里的农活后，会不约而同地在这里看看书，聊聊耕种收获。遇到集体事项需要商讨时，村里的干部也会把老百姓聚集在这里各抒己见，解决问题。尤其寒暑假里，大人们都在田地里忙活，我们一群孩子就会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带领下，在这里做作业、玩游戏、看书、欣赏风景……好不热闹，好不快乐！常常惹得在附近干活的父辈们驻足凝视，他们也许在回想自己的童年趣事吧！这也印证了书屋对面稻虾养殖基地田头的“躬耕勤读”标语，构成一道优美的“书香三坪”风景线。

书屋四周是大片的池塘、稻田，里面种有莲藕，养有鱼虾，栽有水稻，这些鱼虾藏在水稻和荷叶下面吃水草、浮游生物，嬉戏打闹，它们生长在自然环境里，不受任何污染，所以肉质非常鲜嫩肥美，经常有垂钓爱好者在这里钓鱼，它们将钓上来的鱼放在河边一个烧烤长廊上现场制作美食，真是人间美味。炎炎夏天，当你置身于这一片茂盛的荷田中，闻着稻香，看着池塘泛起的微波，“接天莲叶无穷碧”“水光潋滟晴方好”……这些诗句描写的画面便会一一浮现在眼前。

再向前走，拐过一座山包，穿过一片农户就来到我家了，我最喜欢家门前刚改造的高标准农田。前年，这些田还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田埂弯弯曲曲，总听见爷爷和奶奶争吵：“拖拉机又开不进去，你还种那么多田干什么？”现在站在田头，一眼看不到田边，种辣椒的老板也早把这片地租过去了，爷爷奶奶再也不会因为地不好种而争吵了。听承包的老板说改造好的田一块地至少有十多亩，田与田之间有平坦宽阔的机耕路，路边有统一规格的水渠，耕种时几台大机器半天就把田地整得平平坦坦，爷爷奶奶和附近的村民就在田

里垄行、蒙地膜、栽辣椒苗。我放假一回去就在田间道路上骑自行车、在水渠里逮泥鳅、到田埂上玩电动坦克，有时候还约几个伙伴在田间涵洞里探险，其乐无穷。

我喜欢这片田地还有一个原因，年过七旬的爷爷奶奶每天在这片地里干活，不用操心种什么作物，也不会因为种地而争吵，既能满足他们的劳动愿望，还能领工钱。去年过年时奶奶接到一万多元的工资，天天念叨：“你看，我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一年还能挣一万多块钱，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爱这个生活富裕、风景秀丽的新农村——歇马镇三坪村。

（指导老师：郭远芳）

老屋的时光

歇马镇小学五（1）班 杨黄宇

每当我闭上双眼，那声悠长的“吱呀——”便会穿越时光的隧道，在记忆深处回响。那是老屋木门开启的声音，是我整个童年最熟悉的序曲。

老屋静卧在村庄的最东头，青瓦叠翠，土墙斑驳，像一位饱经风霜却依然安详的老人。推开那扇木门，门轴的声响总是先我一步找到奶奶，等我走进堂屋，她早已张开双臂准备拥抱我。

清晨的老屋，是在炊烟的轻舞中苏醒的。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跳动的火苗将奶奶的身影映在土墙上，宛如一幅温暖的剪影画。那口乌黑的大铁锅里，玉米粥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升腾的蒸汽里带着质朴的甜香。这香气会飘过院子，越过矮墙，引来邻家的小狗，它总是乖巧地坐在门槛外，眼巴巴地望着里面，直到奶奶笑眯眯地舀一勺米汤倒在门边的小碗里。

朝阳初升时，爷爷会提着竹椅坐到院中。他的双手粗糙却灵巧，几根普通的竹

篾在他指尖翻转、穿插，不多时就能变幻出精致的蚰蚰笼。我常常蹲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觉得这简直是世上最神奇的魔术。“爷爷，您教我编吧。”我总会这样央求。爷爷总是笑着说：“等你再大些，爷爷一定教你。”这个看似简单的承诺，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期待之一。可惜，当我真正长大的时候，却已经离开了老屋，虽然没学到爷爷的技艺，但那份耐心的教导、那份深沉的爱，却永远镌刻在了我的心上。

午后的老屋，是静谧而安详的。阳光漫过老屋的旧窗台、晒透木梁上的蜘蛛网，把爷爷的竹椅影子拉得很长，在地面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光影，像棋盘一样。我会在院子里写字、画画，或者是盯着屋檐下的燕子发呆。邻居家的那只小狗总是喜欢懒洋洋地趴在我家门口晒太阳，我们扔给它一块骨头，它就会摇着尾巴跑过来，吃完后还会用头蹭蹭我的手，特别温顺。

门前的槐树，是我童年最忠实的伙伴。春天，槐花如雪，我会小心翼翼地捡起落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整个下午都舍不得取下；夏天，浓密的树冠撑起一片绿荫，我和弟弟就在树下玩捉迷藏。我躲在树后，弟弟总是找不到我，急得哇哇大哭，当我主动钻出来时，他却立刻破涕为笑，嘟囔着：“哥哥，你上当了。”

老屋的墙边堆着一些干枯的玉米秆，那是我和弟弟的秘密基地，我俩会在里面搭一个小小的“城堡”，铺上旧报纸，然后躲在里面小声说话，感觉自己就是守护城堡的小勇士。

屋后的柿子树是爷爷的骄傲。这是他亲手栽下的，每到金秋十月，熟透的柿子，像燃烧的小火焰，热闹地缀满枝头。轻轻摘下一个，剥开薄如蝉翼的皮，露出里面香甜的果肉，我吃得满脸都是，奶奶一边替我擦脸，一边笑着说：“慢点吃，又没人和你抢。”那份甜蜜，至今仍在我

的味蕾上留有余香。

后院是奶奶精心打理的天地。一畦畦青菜整齐排列，田垄边的太阳花在阳光下开得热烈奔放。我常学着奶奶的样子，拿着小铲子给菜地松土，偶尔挖出几条蚯蚓，就兴奋地举着去给爷爷看。爷爷总是说：“天地万物，各有各的用处。”这句朴素的话语，让我从小就懂得了尊重生命、感恩自然。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老屋的夜晚。当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夜幕像一块深蓝色的绒布缓缓铺开，奶奶就会点亮那盏小油灯。我们围坐在一起吃晚饭，奶奶做的焖猪蹄软烂入味，肥而不腻，我总是吃得满嘴流油。饭后，我们搬着小板凳坐在槐树下乘凉，奶奶摇着蒲扇，一上一下，不紧不慢，扇出的风带着淡淡的麦香，混着泥土的气息。她会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讲物质匮乏的艰辛，讲丰收时的喜悦，我在旁边听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那样的夜晚，安稳得让人心醉，成为我记忆中最温馨的画面。

如今，老屋正渐渐老去。墙面上纵横的裂纹，是岁月写下的日记；屋檐下筑巢的燕子，是时光更迭的见证，那些慢下来的时光，那些清晨的炊烟、午后的光影、夜晚的星空，就藏在老屋的每一处褶皱里，承载着我生命中最柔软的记忆。

我轻轻合上木门，“咔嚓”一声，像是将这段时光妥帖收藏。我忽然明白：老屋从未真正老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另一段时光里继续它的使命——守护每一个需要温暖的灵魂。

老屋不语，却道尽了一切。它用斑驳的墙面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用温暖的火塘传递着亲情的温度，用静谧的院落守护着纯真的时光，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那些质朴却深刻的道理，会在某个迷茫的时刻悄然浮现，给我力量，指引方向，那些被

爱包围的日子，将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的源泉和力量。

(指导老师：华文静)

笑容里的“小确幸”

马桥镇小学六(2)班 钟秀颖

那是周二的一个清晨，晨读的古诗声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有点困倦的教室。我和同桌却在这“薄纱”下悄悄玩起了翻花绳的游戏。我们把攥在手心的彩色棉线勾在指尖，你勾一下、我挑一下，很快就翻出“降落伞”的花样，棉线摩擦指尖的轻响、绳子绷直时的细弱弹动声，在晨读声里显得格外隐秘又有趣。正当我刚把织好的“渔网”花样递到同桌手边，想让她接着翻出“五角星”时，爱打小报告的班长像个大人似的站在了我们桌前。

“你们俩晨读不读书，还玩这个，我要告诉老师！”班长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砸进我心里。我涨红了脸，站起来小声说：“我们就玩了一下，没影响别人……”可班长根本不听，转身就往老师办公室跑。我一屁股坐回椅子，气鼓鼓地把课本摔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手指紧紧揪着衣角，心里的火气直往上冒，要是眼神能变成小火苗，恐怕桌面都要被烧出洞来。周围同学看我的目光，让我觉得又羞又恼，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我气得泪花在眼里打转时，前排的思怡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她突然转头，对上了我的视线。那目光清澈得像早上草叶上的露珠，轻轻落在我的怒气上，竟让那团火莫名地小了许多。她乌黑的马尾辫随着头部扭动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金弧，亮闪闪的特别好看。

下课铃响了，我却有气无力地坐在座

位上不愿起身，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画着圈。忽然，“嗒”的一声轻响，一张折成爱心形状的便签，像一片小雪花轻轻落在我的课本上。我疑惑地拿起便签，透过敞开的教室门，看到思怡正扶着门框转过身。清晨的风掀动她浅蓝的裙摆，阳光在她眸子里闪着光。她扬起嘴角，两个酒窝浅浅陷下，好像装着甜甜的蜜，连睫毛上都沾着光亮。那笑容，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一下子就撞到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几行可爱的字迹让我鼻子发酸：“别生气啦，你看远处的山裹着云雾多温柔呀！”我侧头望向窗外，果然看见青灰色的山尖被薄薄的云雾绕着，像给山披了层软乎乎的纱，阳光透进来时，云雾还泛着淡淡的金光。再低头看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下次晨读我们一起背《宿建德江》，我教你记‘野旷天低树’的小妙招哦。”

那一刻，心里的羞愧和愤怒仿佛被这张纸条和她的笑容一下子赶跑了。我抬起头，想对她说声谢谢，却发现她已经和同学说说笑笑地走出了教室。阳光落在她的背影上，好似给她也镀上了一层金边。

第二天的晨读，思怡果真拿着古诗卡片教我记《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你可以想象把小船停在烟雾笼罩的小洲旁边，多有画面感呀……”她讲得特别认真，酒窝在脸颊上时隐时现，阳光洒在她身上，让她整个人都亮晶晶的。思怡笑起来的时候，总先看见她嘴角轻轻往上扬，接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就会悄悄陷进脸颊，连眼尾都弯成了软乎乎的月牙，睫毛轻颤时还沾着点细碎的光。那笑意哪是普通的笑啊，分明是初春清晨刚漫过青草地的阳光，裹着新抽的柳芽香、沾着樱花瓣轻颤的暖，还带着点风拂过麦田的柔。她还教我把“野旷天低树”想象成：旷野很大，天空好像比树还低。有时我背得慢，她也不

着急，只是眨着眼睛耐心等，酒窝随着点头轻轻陷下去，让我连紧张都少了几分。在她的帮助下，我不仅把《宿建德江》背得滚瓜烂熟，还越来越喜欢晨读了。

思怡的笑像盏小灯，一直亮在我心里。后来的日子里，我开始学着她的样子：同学忘带橡皮时，悄悄把自己的推过去；邻居弟弟背古诗“卡壳”时，也像她那样，帮着编些好玩的画面；甚至自己遇到难事儿时，想起她的笑，也会慢慢静下心来。不管是考试没考好的沮丧，还是和小伙伴闹别扭的委屈，只要想起那个清晨——她浅蓝的裙角轻轻摇晃，酒窝里盛着阳光的模样，心里的烦闷就像被晨风吹散似的，一下子松快了。就像她当初悄悄递来便签那样，学着给自己一份温柔。

那明媚的笑容早已不是简单的表情，而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情。我把这份暖意接过来、再送出去，成为别人的“小确幸”。

(指导老师：肖雨桐)

秋风里的桂花信

店垭镇中心学校七(2)班 李雨晨

某个散步的黄昏，一缕熟悉的香气突然撞入鼻腔——那样浓郁，又那样温柔，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咔哒”一声，打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

我的童年，是被桂花香浸透的。

那时的秋风总是恰到好处，我和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忽然，一股甜丝丝的香气缠绕住我们，像看不见的丝线，把一个个调皮鬼拉向院角。是桂花开了！我们跑过去，几乎要眯起眼睛，才在层层绿叶间发现那些小精灵——真的只有指甲盖般大小，却攒成团团簇簇，热热闹闹地挤在枝头。

院里并排站着两棵桂花树，一棵橙黄，一棵淡黄。橙桂的香气泼辣奔放，黄桂的香味清雅含蓄。风起时，它们提起金色的裙摆轻轻旋转，三两朵胆大的便纵身跃下，在空中跳起最优美的圆舞曲。那情景，胜过所有名贵的画卷。

最快乐的莫过于摇桂花！我自告奋勇站在树下，闭上眼睛等待。伙伴们猛地摇晃树干，调皮的花瓣钻进我的衣领，粘上我的发梢，为我编织出一顶天然的桂花冠。我们在香雨中尖叫、大笑，整个院子都浸泡在蜜糖般的香气和银铃般的欢笑声里。

我们还发明了专属的“香水作坊”。小心翼翼地采下最饱满的花朵，放在石臼里轻轻碾碎，让花香与汁水充分交融。然后兑上清水，装进偷偷收集的玻璃瓶。我总爱把“香水”涂在手腕上，跑去向妈妈炫耀。奇怪的是，我觉得奇香无比，妈妈却笑着捏鼻子：“哎哟，你这臭臭弹可比香水厉害多了！”那时我不懂，现在才明白——妈妈嫌弃的表情里，藏着的全是宠爱。

六年级那年，我们搬去了另一个城市。虽然新家很好，我却总惦记着那两棵桂花树。过年时终于回去，却再也找不到那片金色云雾了。邻居轻描淡写地说：“你说那两棵桂树啊？早就砍掉当柴烧了。”

我愣在原地，秋风穿过空荡荡的角落，只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余味。

后来，我在新家门前种了两棵桂花树。它们年年开花，香气却再也比不上记忆中的浓烈。我终于懂了，随那两棵老树一同消失的，不只是香气，还有那个在树下傻笑的小姑娘，那些一起摇树的伙伴，和那个认为一瓶桂花水就是全世界最好香水的纯真年代。

原来，我拼命寻找的桂花之美，从来不只是花香。那是秋风替我珍藏的一首童谣，是时光留给我的、关于爱的无声告

白。每当秋风再起，我依然能听见，童年在那片香气里轻轻回响。

（辅导教师：孔然）

那根发亮的拔河绳

歌马镇百峰小学六年级 张鑫怡

每次看到体育器材室里那根磨得发亮的拔河绳，我的手心就会悄悄冒出细汗，耳朵里好像又响起去年秋天那场热闹的呐喊——那声音像小喇叭一样，响得能盖过操场边的风声。

那是我上五年级时，和六年级大哥哥大姐姐比赛拔河。现在过去一年了，可绳子勒得手心发疼的感觉、同学们憋红的脸蛋，还有赢了之后大家抱在一起哭的样子，都像昨天刚发生似的，清清楚楚。

那天的风特别有意思，早上还凉习习的，把操场边桂花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响，像在给我们拍手加油；可到了下午比赛时，风突然变温柔了，阳光透过树叶的小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织出一片金色的小毯子。我穿着新买的白运动鞋，心里却像揣了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咚咚咚直撞。许老师把我们十个参赛的同学叫到一起，围成一个小圈，她的手放在我肩膀上，暖暖的：“孩子们，咱们虽然比六年级矮一点，但只要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就能创造奇迹！”我看着老师眼里亮晶晶的光，用力点头，可腿还是有点软乎乎的。

“请五年级、六年级队员入场！”广播里体育老师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响。我们排着队走到操场中间，那根又粗又长的拔河绳躺在地上，像一条墨绿色的大蟒蛇，中间系着的红绸带，在太阳下红得晃眼睛，像一面小小的红旗。对面的六年级哥哥姐姐已经站好了，有的甩着手腕，有的压着

腿，脸上洋溢着自信。我偷偷往我们班队伍后面缩了缩，想躲在个子高的同学后面——我有点怕了。

“各就各位——预备！”体育老师举起了哨子。我们赶紧抓住绳子，绳子糙糙的，上面有好多细细的纹路，硌得手心有点痒。我双脚分开，一前一后站稳，身体往后仰，像一棵扎了根的小树苗，生怕被拉走。对面的六年级队员也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身体比我们仰得更厉害，绳子被拉得紧紧的。周围的同学已经炸开了锅，我们班的人使劲挥着胳膊，喊着“五年级加油！五年级必胜！”，那声音像潮水一样，一下就把我包围了。

“嘀——”哨声像小鸟叫一样，一下子划破了操场的声音。瞬间，所有的声音都变大了！我只觉得手上的绳子猛地一紧，一股大力量从对面传过来，我差点往前扑过去。“使劲！往后拉！”许老师的声音穿过所有噪音，她的脸憋红了，双手拢成小喇叭，使劲喊着。我咬紧牙关，把全身的劲都用到胳膊上，手指死死抠着绳子，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我的脸颊烫得像着了火，额头上的汗顺着头发往下滴，滴到眼睛里，涩涩的，可我不敢眨眼，生怕一松劲就输了。

我偷偷往旁边看，小许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嘴巴抿成一条直线，眼睛瞪得圆圆的，好像要喷出火来。他的脚在地上蹭着，鞋底和地面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像小老鼠在跑。队伍最后面是小旭——我们班的大力士，他个子最高，胳膊上的肌肉鼓得像小馒头，把绳子扛在肩膀上，身体几乎贴到地上，像一头正在使劲的小牛犊。站在我后面的萱萱，平时说话细声细气的，现在却使劲喊着“一二拉！一二拉！”，她的小辫子甩来甩去，额头上的刘海被汗打湿，贴在脑门上，像一块小黑布。我们十个人，就像十棵紧紧

挨在一起的小树苗，根往一起盘，劲往一起使，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认输”。

可六年级的力气实在太大了，那条红绸带慢慢往他们那边移，一点点，再一点点。我的胳膊开始发酸，像有无数根小针在扎，手上的绳子越来越沉、越来越烫，像一条烧红的小铁链。我心里慌了：“难道我们真的要输了吗？”就在这时，耳边传来小杨的声音：“加油！别放弃！”她站在最前面，使劲跳着，嗓子都喊哑了，像小鸭子叫一样。我看着快过线的红绸带，又看看身边咬着牙的同学，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不能输！我们是一个班，要一起战斗！”

“同学们，跟着我节奏！一二拉！一二拉！”许老师的声音更有力量了。我们跟着她的口号，每喊一声“拉”，就使出全身的劲往后拽。我感觉脚下的地面都在震动，绳子在手里不停抖，像一条挣扎的大蟒蛇。突然，对面的力气好像小了一点，红绸带开始慢慢往我们这边移！“加油！再加把劲！”小旭吼了一声，声音沙哑，却特别有力量。小许的脸更红了，身体几乎要躺到地上，我能看到他脖子上暴起的青筋，像小蚯蚓一样。我的胳膊已经麻得没知觉了，可还是死死抓着绳子——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坚持住！胜利要来了！”

周围的欢呼声越来越大，我们班的同学都站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操场中间，挥着胳膊喊：“赢了！快赢了！”红绸带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当它终于越过我们这边的白线时，体育老师的哨声又响了！“嘀——”

瞬间，我们都松了手。有的同学直接坐在地上，有的互相抱着哭。我感觉全身的劲都被抽干了，手心火辣辣地疼，低头一看，上面有几道深深的红印子，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反而特别开心。小许的脸

上全是汗和泪，喃喃的说：“我们赢了！真的赢了！”小旭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脸上却笑开了花。许老师走过来，挨个摸我们的头，她的眼睛也红红的：“孩子们，你们太棒了！你们证明了团结的力量！”

风又吹起来了，这次的风带着阳光的暖，把我们脸上的汗吹干了。操场边的桂花树叶子又哗啦啦响，像在给我们鼓掌。六年级的选手们走过来，对我们竖起大拇指：“你们太‘牛’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心里甜滋滋的，像吃了糖。

现在我上六年级了，每次看到低年级的同学拔河，就会想起去年的比赛。我知道，我们能赢，不是因为比六年级强壮，而是因为我们十个人像一股拧在一起的绳子，谁也不放弃，谁也不松懈。

那根磨得发亮的拔河绳，不光见证了我们的胜利，还教会了我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道理。每当我遇到困难想放弃时，耳边就会响起那天的呐喊，眼前就会浮现出同学们憋红的脸蛋，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加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指导教师：袁书巧）

成长的滋味

马桥镇小学六（3）班 李梓瑞

那个周末，我第一次独自乘车去保康，在这趟旅程里，我真切地品尝到了成长里那又酸又甜的新滋味。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天空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灰色幕布遮盖着，空气里都弥漫着压抑的气息。我正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手机突然响了，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小李子’，你自己能乘车来保康吗？爸爸要照顾妈妈，不能去接你了。”爸爸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无奈。我

听后，心“咯噔”一声，重重地落下，仿佛有一块石头砸在了心头。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和委屈瞬间涌上心头，眼眶里的泪水开始不停地打转。我强忍着泪水，用尽量平稳的声音回答：“能。”说罢，我深吸一口气，背上书包，拿了瓶水，用手背使劲擦了擦眼睛，把那些不听话的泪水逼了回去。我知道，我必须鼓起勇气，因为这是我成长路上必须迈出的一步。

我慢慢地走到车站，远远地就看到了那辆即将出发的班车。它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头等待出征的巨兽。我站在原地，看着班车，心里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着能顺利到达保康，害怕着这一路会遇到什么意外。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我在心里不停地给自己加油打气：“你可以的，你已经长大了，这点小事难不倒你。”终于，我鼓起勇气，迈开脚步，一步步走向班车。

司机是一位看起来很和蔼的叔叔，他看见我，笑着说道：“小朋友，你一个人乘车呀！不要害怕！你这么大了可别哭鼻子哦！付了钱找个位置坐下吧！”听了这句话，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我在心里想：是啊，我这么大了，千万不能哭鼻子了！对，我一定行！我这么大了，一个人能行！我从口袋里掏钱，递给司机叔叔。当我接过找零，转身准备找位置坐下时，那股委屈和害怕又再次袭来，眼泪又不争气地涌了上来。就在这时，手机又响了，是爸爸打来的。我赶忙擦了擦眼泪，揉了揉鼻子，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然后手忙脚乱地接听。“你坐上班车了吗？”爸爸的声音里充满了关切。“我……我……坐上班……班车了。”我因为害怕和紧张，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

突然，司机叔叔朝我笑了笑：“好了吗？如果好了的话，请把安全带系上哦！

我们就要出发了。”我连忙挂了电话，小心翼翼地系上安全带，手指都因为紧张而有些颤抖。

车子缓缓启动，驶离了车站。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外面的天空似乎比刚才更加阴沉了，厚厚的云层低低地压着，像是要下雨了似的，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得更加沉重。在路途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说都像是过了一年那么漫长。车子行驶在蜿蜒的公路上，偶尔会遇到一些颠簸，我的心也跟着上一一下的。渐渐地，我开始感到疲倦，打了个哈欠，眼皮就开始打架了。上眼皮说：“主人已经很困了，必须休息一会儿！”下眼皮也附和着：“是啊，是啊，休息一下吧。”可下眼皮又马上担忧地说：“要是主人睡着后，坐过了站怎么办？”就这样，我顶着疲倦与不安，努力地睁大眼睛，不让自己睡着，紧紧地盯着窗外的风景，盼望着快点到达保康。也不知过了多久，车子终于驶入了保康的地界。我精神一振，赶紧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盯着外面的站牌，生怕坐过了站。

快到我要下车的地方了，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那熟悉的站牌。我心里一阵激动，连忙慌慌张张地对司机说：“师傅，麻烦前面停一下，我要下车。”可能是因为我太紧张了，声音有些小，司机师傅并没有听到，依旧开着车不停地往前走。眼看就要错过站点了，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我不停地在心里念叨：“怎么办啊！要错过站了！这可怎么办啊！”我甚至都能想象到自己坐过站后，独自一人在陌生地方的那种无助和恐惧。就在这危急关头，司机突然停下了车，车门也随之打开。我疑惑地看向车外，原来是爸爸！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等在了那里，看到车子过来，就朝司机招了招手。司机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打开了车门。

我生怕他又会立刻关上门，赶紧跑了下去。当我双脚落在保康的土地上，看到爸爸熟悉的身影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所有的紧张、害怕、委屈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我扑到爸爸怀里，失声哭泣起来。那泪水里，有害怕，有委屈，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爸爸轻轻地拍着我的背，温柔地说：“好了，好了，不哭了，安全到了就好。”我在爸爸的怀里，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心里充满了安全感。

这次一个人坐车的经历，就像一场独特的冒险。旅途中的慌张、害怕与不安，是成长里酸涩的调味剂，它让我体会到了独立面对困难时的忐忑，而最终顺利到达，看到爸爸身影时的喜悦，以及对自己能够勇敢迈出这一步的自豪，则是成长里甜蜜的馈赠。

成长，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尝试与挑战中，品尝着各种滋味，然后慢慢变得坚强、勇敢。这又酸又甜的滋味，正是成长最真实的模样，它让我知道，每一次的勇敢尝试，都是向更好的自己迈进的一步。

（指导老师：陈小艺）

端午粽香里的成长

后坪镇小学五年级 董玲霏

端午的风，裹挟着粽叶的清香，从窗外悠悠地飘进屋里。今天，我们家要开启一场“粽子盛宴”，而我，这个从没包过粽子的新手，心脏早就“咚咚”地跳个不停，满脑子都是对包粽子的憧憬，那感觉，就像盼着过年收压岁钱似的，数着分钟等时辰。

天刚蒙蒙亮，我就溜进了厨房。奶奶正坐在小马扎上，手里的粽叶像听话的绿蝴蝶，在她指尖翻飞。“奶奶，我来

啦！”我凑过去，眼睛瞪得溜圆，盯着奶奶的手。她先把粽叶卷成一个漏斗状，抓一把雪白的糯米填进去，又塞了几颗红得发亮的蜜枣，然后轻轻一折，用棉线缠了几道，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稳稳当当躺在了竹篮里。“霏霏，看好了哦，包粽子要心细，不能急。”奶奶的声音温温柔柔，带着粽叶的清香。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片粽叶，学着奶奶的样子卷漏斗。可这粽叶偏偏跟我作对，不是卷歪了，就是刚填上糯米就漏了底。糯米粒“簌簌”地掉在围裙上，像撒了一把碎玉。我急得直挠头，奶奶却笑着拍拍我的手：“别急，慢慢来，先把粽叶捋平。”她拿起一片粽叶，手把手教我：

“你看，这里要折一下，让它立起来……”在奶奶的帮助下，我总算卷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漏斗，往里填糯米时，手都忍不住发抖，生怕又搞砸了。

当我把蜜枣小心翼翼地放进糯米堆里，那红与白的搭配，像极了端午的香囊，好看又诱人。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折粽叶环节，我用力一折，却把糯米挤了出来，“哎呀”一声，我差点把粽子扔了。妈妈在旁边看得直乐：“傻孩子，轻轻折，顺着粽叶的纹路来。”她拿过我手里的半成品，手指灵活地一翻一叠，粽叶就乖乖地把糯米和蜜枣裹得严严实实。

“喏，这样就不会漏啦。”妈妈把缠线的任务交给我，我笨手笨脚地绕着线，不是缠得太松，就是把粽子勒得变了形。妈妈耐心地帮我调整：“线要缠紧，但不能太用力，不然粽子煮的时候会破的。”

好不容易包完第一个粽子，它歪歪扭扭的，跟奶奶包的比起来，简直像个“丑小鸭”。可我却捧着它，乐得合不拢嘴，跑到爷爷面前炫耀：“爷爷，你看我包的粽子！”爷爷戴上老花镜，仔细瞧了瞧，笑着竖起大拇指：“我们霏霏真厉害，第

一次包就这么好！”听了爷爷的夸奖，我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

有了第一个的经验，我信心大增，接着包第二个。这次我格外小心，卷粽叶、填糯米、放蜜枣、折粽叶、缠棉线，每一步都模仿着大人的样子。可就在缠线的时候，手一滑，棉线松了，糯米又漏了出来。我顿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刚才的兴致全没了，把粽叶往桌上一扔，赌气说：

“不包了，太难了！”

爸爸走过来，捡起粽叶，拍拍我的肩膀：“怎么啦？遇到点困难就放弃啦？爸爸小时候学包粽子，比你还笨呢，包坏了十几个，才慢慢学会的。”他拿起一片新粽叶，重新教我：“你看，缠线的时候要这样……”在爸爸的指导下，我深吸一口气，慢慢静下心来，一步一步地来。卷粽叶时，我仔细把边缘对齐；填糯米时，用勺子轻轻压一压；缠线时，先绕两圈固定，再慢慢收紧。

当第二个还算周正的粽子躺在竹篮里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刚才的沮丧一扫而空。妈妈把我们包的粽子一个个放进锅里，大火烧开，再小火慢炖。厨房里弥漫着粽叶、糯米和蜜枣混合的香气，那香气钻进鼻子里，让人心旷神怡。

等待粽子煮熟的时间，格外漫长。我一会儿跑到厨房看看锅，一会儿问妈妈“好了没”。妈妈笑着说：“小馋猫，粽子要慢慢煮，才能入味，就像做事一样，急不得。”

终于，粽子煮好了。揭开锅盖的那一刻，热气带着浓郁的粽香扑面而来。我迫不及待地挑了自己包的那个“丑小鸭”粽子，剥开粽叶，里面的糯米已经变得软糯，蜜枣的甜渗透在每一粒米里。咬上一口，虽然没有奶奶包的那么完美，可那滋味，却格外香甜，因为这里面有我的努力和坚持。

吃着自己包的粽子，听着家人的欢声笑语，我忽然明白了很多。包粽子这件事，就像我们的成长路，会遇到困难，会有失败，但只要不放弃，慢慢学，慢慢做，总会有收获。就像这端午的粽子，经过漫长的蒸煮，才会变得软糯香甜。

端午的粽香，不仅留在了唇齿间，更留在了我的心里。它让我懂得了耐心的可贵，明白了成长需要一步步来，就像包粽子那样，每一个褶皱里都藏着用心，每一道棉线都系着坚持。往后的日子里，每当我遇到难题想要放弃时，总会想起那个端午，想起厨房里的粽香，想起家人的鼓励，然后告诉自己：慢慢来，总会好的。

（指导教师：陈莹莹）

蝶与风

马桥镇中心学校八（3）班 李晓冉

初春时节，积雪消融。嫩嫩的草芽破开土层与树皮，舒展出青绿的叶，听着春雨的柔丝打着旋律，轻轻哼着下一首入梦的歌谣。

一只蝴蝶轻轻落在干枯的露天水台上。带着尘粉的翼翅在阳光下闪着点点星光，湛蓝明亮的颜色像是将宇宙的一角披在了身上。

春风掠过，翼尖微微颤动。蝴蝶小小的头抬起，问风：“你吹落人们的衣服，有什么好？”春风在空中打着转，带着蒸腾的水雾，带着滋滋的笑声：“你跟着我，我与你说！”语未尽，又嬉笑着奔向远处。

蝴蝶展开羽翼，舒开脚，迎着阳光跟上风的脚步，来到一丛繁茂的花草旁。蝴蝶嗅着花粉的甜香，看见了黄的、蓝的、紫的、白的碎片般的花，绿油油的草衬着彩，甚是人间生机满。她听见了另一只蝴

蝶的呓语：“找什么？找什么。”她不多想，只速速跟上风的尾。“为什么呢？”“你跟上我，我与你说！”

风又嘻嘻哈哈奔到小溪，积雪未完全融化，夹杂着枯叶堆径直流下。河中的鹅卵石被水流一遍遍冲刷抚净，温和的阳光折进水面，带起那五彩的光。水草摇摇地朝着岸上招手，枯树细干的枝条的影子掩着一小片树荫。不用去，那河水定又清又凉；不用去，那青草定又嫩又香。她不多看，跟上风东望西看的步伐，“为什么？”风转转眼：“跟上，我与你说！”

语不尽，风摆着脚步又奔回小院，蝴蝶收着脚立在水台上。“为什么不说话呢？”风笑了，在蝴蝶周围绕着圈，将水汽带到了蝴蝶身上。“因为啊，在这世间可不就是追逐问题、追逐人生的吗？你与我刚才跑过花丛，奔过小溪，回来这小院儿，不就是你追逐着我的问题，追逐着这里的美好么？”蝶儿的翼尖振了振，似是惊喜，“所以……”

我停下笔，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懒懒停在枝上的漂亮蝴蝶。我在我的人生里追逐我的梦想、我的志向，我人生中的一切美好与问题。我会一直追逐前方的“你”和“他们”，为完成我最美的梦。那段早已拟好的话语，被风挽起，吹进那方小小的院子，也吹进我的追逐人生。

（指导教师：彭敏）

光影变奏曲：

一条街道的昨日与今晨

歇马镇小学四（2）班 王梓涵

晚霞给歇马街披上金纱时，我总爱趴在横贯沮水河面的大桥上，从桥上望去，最显眼的是学校门口新修的柏油路的变

化。从前这里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卡车驶过时扬起的尘土，能让整条街都模糊起来。下雨天上学，那条路会变成“小河”，深一脚浅一脚，白球鞋很快就成了“泥巴鞋”。现在不同了——路面刷得乌黑发亮，像一条光滑的绸带铺在街上，画上的白色斑马线笔直崭新。清晨洒水车经过时，整条路都会闪闪发光，像刚洗过的蓝宝石。

变化最大的是政府征地新修了人行道。从前没有人行道，我们只能紧贴着路边走。现在有了宽敞的人行道，铺着青色的地砖，走上去脚步都轻快了。最让我安心的是那道白色栏杆，一根根站得笔直，像守护我们的士兵。栏杆上印着小马驹的图案——老师说，这是因为“歇马镇”古时候是关公歇马的地方，现在这些奔腾地小马，正昂着头奔向崭新的早晨。

路灯是最神奇的魔术师。以前天黑后，整条街都躲进阴影里。现在路两旁立起了一排排路灯，灯柱是银灰色的，顶上的灯罩像展开的翅膀。夜幕降临时，“唰”的一声，所有路灯同时点亮，整条街顿时变成了光的河流。晚辅导结束，我走出校门，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妈妈们聚在灯下聊天，笑声比灯光还要明亮。

学校前面的歇马河，也悄悄换了衣裳。记得三年前它可不是这样——浑浊的河水泛着泡沫，岸边堆着杂物。现在河岸装了白色护栏，水面清得能看见水草跳舞，小鱼儿一群群地游过，尾巴摇出细细的水纹。岸边种了柳树和月季，春天柳絮飞舞时，我们总爱趴在栏杆上看水里自己的倒影——水里的那个我，好像在对着岸上的我微笑。

每天放学排队出校门时，我总会多看几眼这条越来越美的街。穿校服的队伍在青砖人行道上移动，白色栏杆护送着我

们，我知道，当路灯再次亮起时，跳广场舞的音乐就会响起，卖糖画的张爷爷会交出美丽的蝴蝶、金色的龙……整条街会变成温暖的光的港湾。

趴在桥栏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这座百年石桥就像个慈祥的老人——它记得从前的盐贩吆喝、马帮铃响，也看见了今天的路灯如昼、笑脸盈盈。

保康的山水是一幅长长的画卷，歌马街就是画卷里最生动的那一段。我们每个走在崭新街道上的孩子，都是这幅画卷里最活泼的小墨点——我们的笑声是色彩，我们的成长是线条，我们正和家乡一起，绘出这世上最美的图画。

（指导教师：陈自波）

杏花微雨

店垭镇中心学校八（2）班 王高馨

初春时节，我坐在教室窗边的位子，抬眼望向远处，青山含黛，新绿中伸出几枝杏花枝条，我呆愣一瞬。回到故乡那年杏花微雨。

儿时，我家园圃旁种了几棵杏树，它前几个春天也不开花只有新叶挤出枝条，我年年春天去树下张望，希望它能快些开花，可未能如愿，我不再年年盼望，以至于后来都忘却了它的存在。偶然一次生病在家，窗外下着春雨，闲暇之余，扭头看向窗外，一条杏花枝条映入眼帘，我有些激动，穿上外套，拿上伞就奔了出去。

雨下的不大，是春天最平常不过的温润小雨，水珠打在杏花枝头，打在它的花蕊上，顺势流下花瓣，积成一个个小水坑，我举着伞站在树下，不断滴落的水珠打在伞上，“嗒嗒”作响。杏花开的正好，没有多少花掉落，上面枝头花团紧紧相拥，旁枝上的花零星几点，我将感冒的

事抛之脑后，用伞的边缘碰了碰杏花枝，几片花瓣落在伞上，透明雨伞上被点缀上淡黄色的生机，我心生喜欢，将地上的、伞上的花瓣收集，一片一片的放在伞面上，后来每年春天它都开花，一年更比一年艳，但我没法年年都在，我只好辞别了它几个春。

辞别的几个春我忙于学业，甚至无心去顾及家乡小园的杏花，我认为我把它忘了。如今我坐在教室，窗外依旧下着春雨，我看着伸进窗内的枝条，用手轻轻点了下枝头上的花瓣，不知故乡小园的杏花是不是也开了花，是不是也像当年一样艳丽，窗外的雨下不停，我想起了那把雨伞，我急切的想回故乡看看。几日后的假期，我回到了故乡，乡土风情映入眼帘，我走回小院，四处张望着那几棵杏树，眼前只有几棵枯树，我木愣的站在枯枝下，又下起了春雨，春雨打在脸上、身上没有一丝柔和，我又奔进屋内翻找那把雨伞，翻找着，泪水就淌在了脸上，伞还在，上面的杏花瓣早已枯死，我探了泪水走出家门，望着枯枝，望见儿时的我撑伞在杏花下拾捡花瓣，一时心酸流出心头，再见那年杏花微雨，早已物是人非，那年杏花微雨，我撑伞在杏花树下捡花瓣，一片又一片数不尽的思念与怀念，怀念那年杏花微雨……

（指导教师：敖晓迈）

（本栏责编：谭嵘荣）

◎ 吴红光

《指尖上的海》语言美琐谈

108

读到保康一中清溪文学社作品集《指尖上的海》，给我不少的惊喜。第一个惊喜就是这个成立于2019年的文学社团居然取得如此斐然的写作实绩。从介绍中得知，保康一中清溪文学社，通过公众号发表学生作品440余篇，在《美文》《学生·家长·社会》《高中生学习》《文学教育》《初中生·千金作文》《襄阳日报》《襄阳晚报》等各级报刊发表100多篇，其中还有不少学生的作品获全国性征文奖。我看到这本作品集共收作品81篇，其中公开发表37篇，获奖作品40余篇。细究一下取得如此斐然成绩的原因，得益于保康一中“大语文”的宏观教育理念和对学生文学素养的高度重视：在校园成立了文学社团“清溪文学社”，设立“晓苏文学奖”，每周开展文学讲座，通过社刊和公众号发表学生作品，向社会各级报刊推出学生作品，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征文大赛。当然这中间一定包含有保康一中的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对学生写作的悉心指导和精心打磨，为学生写作成长付出的大量心血和汗水。据我所知，在襄阳市县的高中里，并非所有学校都成立了文学社团，也没有多少高中像保康一中这样，有“大语文”的宏观教育理念，采取很多的措施来培养同学们的语文素养。在高中都把目光聚焦

于高考分数、直接关注考取多少个名牌大学有多少个上一本线的当下，保康一中校园设立这样的文学社团，并对文学社团如此大力扶持，无疑是非常英明的。一方面语文教学激发了同学们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教给学生一些阅读和写作的技术技巧，提升了学生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为他们从事文学写作提供丰富的滋养。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写作活动，直接检验了语文教学的成效，有助于反思教学过程的成败得失，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扬长补短，更好地促进教学，提升教学水平。同时学生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的提升，直接为语文教学提质增分，助力语文考试成绩的提升。对文学社团的大力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爱阅读、爱写作的热情，让“爱阅读、爱写作、爱语文”在校园蔚成风气，实现了语文教育和校园文学创作的融通共进，也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找到了完美的结合和平衡，实现了相长双赢。惊喜之二就是这本作品集的语言美。这部作品集，让我整体上感受到，我们保康一中的孩子们，已基本上了文学写作的语言关。当然，语言水平的提升只有过程，没有终点。我说的过了语言关只是初步的。至于说文学写作的立意谋篇，他们可以在以后写作实践里去总结和提升，但能过文学写作的语言

关，这就为他们将来从事文学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让他们在以后的文学路上走得更坚实、走得更远。这里，我重点从语言表达的独创性、叙述视角的独特性、语词的准确和生动性、描写的诗意化几个方面来谈谈《指尖上的海》语言美。

一、语言表达的独创性。就是使用别人未曾使用过的语言来叙事抒情或写景状物，突破惯常的语言模式。一些作品中独创性语言往往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余华《活着》中“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一样，在惊叹其准确恰当的同时，更惊叹其独创性。翻开这部作品集，在不少的作品里都能见到这种富于独创性的语言。霍美利《她的名字》中写道：“这就是我的死期了吧，我绝望地想着，完全不敢直视罗老师，一心给自己点蜡烛默哀”，这是写自己在黑板上写罗老师名字炫耀自己会写“微”字时，老师居然站在教室门口，自己当时想着肯定会被老师批评的紧张和不安的心理，很形象生动，也很独特，富于独创性。赵万鑫《我的物理老师“茂茂”》：“这初见场景，已是刻在DNA上了吧”，这种用“刻在DNA”上写印象深刻，我是第一次见到，也很有时代特色，在大家不知DNA为何物的时代，人们断然写不出这种语言。写老师的眼光扫过来时自己的紧张：“我顿时像坐在铺满钉子的凳子上，坐不住了”，这个表达在化用“如坐针毡”基础上有所创新，让人耳目一新。写老师扔粉笔从自己身边划过时自己心理：“我心一紧，只觉得这粉笔子弹一样扔进我的心里”，把自己的紧张表达的淋漓尽致，又非常新颖。余丙霖《稻浪与少年》写农人收获时内心的喜悦：“想想日后的甘甜都将从眼前的稻浪与辛劳中弯腰抱起，他们心里早已溢出蜜糖来”，这种表达化虚为实，形象生动，又具有独创性。靳发西《遥远的堰塘的》描写堰塘：“堰塘趴卧

在群山深处，圆圆的，像一只硕大的凝望天空的眼”，采取拟人手法，把堰塘比喻成眼，想象奇特，语言新颖别致。写姐姐的笑声：“她的笑声，像一群扑腾乱飞的蝴蝶钻进我的耳内”，化虚为实，写出自己对姐姐嘲笑的抵触。张梦瑶《橘子往事》写自己的悔恨“时至今日，痛悔就会像无数蚂蚁噬咬着我的心”。靳发西《故乡的雨季》写雨中的白雾草木的宁静：“它们像一叶扁舟，载着草木的幽静，缓缓驶向灰白的天际”，仿佛幽静像船上货物一样，而天际则像海洋一样。写雨中孩子的欢乐，“雨中孩子，衣服已被濡湿，仍不知疲倦地奔跑着，传来嫩草般的笑声。”用视觉看到的嫩草色来形容听觉听到的笑声，这是通感手法，但这样写却是新颖独特。写祖母打盹，“祖母坐在炉子一角眯着眼做针线活，但过不了多久，便会仰头睡去，像一只打盹的老猫”，用老猫来形容祖母打盹，虽有点不敬，但很大胆，也透着一股趣味和俏皮。姚雨姿《角落里的药草香》写药草香：“药草香跌跌撞撞地扑了我一身”，药草香活化成成人一样，有灵性了。写夕阳西下：“屋子外大概还是黄昏的时候，暮霭赶马车似地赶着夕阳，留下层层叠叠的淡黄脚印”，采用了拟人手法，把夕阳写活了，新颖而别致。写夏夜里的睡的香：“仲夏夜里，凉凉的，像枕在月光上。用药香编成的梦怎能不甜？”“枕在月光上”，写深深的凉意，想象奇特，“用药香编成的梦”，写睡的香，很具象化。尚秀霜《风居住的街道》写落下的桂花：“风一吹，一些开尽的小花粒簌簌落下，在地上铺上一层柔软的碎金子”，这几句与余华的“路上像撒了盐”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生动形象，又新奇。当然，这类富于独创性的语言，还有很多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许多作品的语言不拘泥于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通过这种独创性的表达，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让人读来眼前一亮，既新颖别致，又形象生

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叙述视角的独特性。叙述视角的独特性体现在有些作品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文学作品里使用第二人称叙述的作品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一些同学的作品却采取了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如朱语希《爱，无处不在》写自己和班主任万老师之间发生的点滴，表达自己对万老师的爱戴和感激。还有周祺《黎明燕过街春来》，娓娓讲述黎燕老师的种种故事，表达对她的爱戴和尊敬。这两篇作品，都采用了第二人称讲述，具有较强的代入感，仿佛作者在与老师面对面聊天，讲述与老师之间的种种故事，描述对老师的种种感觉，以类似你我之间的对话方式，拉近叙述者和老师之间的距离，更有利于表现师生间平等融洽的关系。更多的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不少以“我”叙述的作品中，在观察和描写时采取了儿童视角，体现出儿童观察的独特性和趣味性。如卢甜甜《父亲与花草》：“父亲与我还斥‘巨资’买了几棵娇贵东西，好生养在花盆里。”这里“巨资”之巨，儿童和成人眼中标准的差别肯定很大，这里说的“巨资”，显然是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说，表明花了比平时更多的钱，这种描述显得俏皮且有趣。如余丙霖《稻浪与少年》中写太阳落山，“我们坐在田坝上，看着远处的夕阳像铁环一样慢慢滚入山谷，留下一片淡粉的余韵”，用铁环来形容落山的夕阳，只有玩过推铁环的孩子才想象和描写得出来，这种描写独特而充满童趣。靳发酉《遥远的堰塘》他写云彩“一时间，仿佛我们钓的不是鱼，而是天上肥白的云彩”，用“肥白”形容云彩，充满童年的趣味想象。写自己的感受“那时的日子，真像小时候拽长的麦芽糖啊，它们甘甜，浓稠，回味无穷”，既化虚为实，又体现儿童馋嘴的趣味性。余朝燃《故乡的白蒿》这样来描写白蒿：“那是一

团团黑乎乎的东西，看起来让人毫无食欲，但是它散发出的奇香却暴露了它美味的本质，让它最终难逃被偷吃的命运”，“孩子们每每路过餐橱，都会偷偷地塞几块在嘴里，松鼠似的脸上吃得鼓鼓的”，这种描写，只有偷过嘴且对松鼠极为熟悉的孩子才能想象得出，才能写得出，充满童趣。邹鹏铃《水井湾里湾》对野雏菊的描写：“一朵朵野雏菊像野孩子放肆地盛开在附近灌木丛里”，只有见识过野孩子的淘气，才会用它来形容野雏菊，也充满了趣味。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出很多，不能一一而足。严格地讲，这种叙述、观察和描写事物视角的独特性，可以作为前文所述“语言表达的独特性”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来分析，因为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对语言的组织也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视角的独特自然而然会导致语言的独特，但视角更为宏观一些。这种独特的视角，有较强的代入感，使读者无形中被观察者的身份和审视眼光所感染同化，产生相似的感受或体验，产生更多的共鸣，强化了对读者的感染力。同时，这些独特的视角，也克服了惯常视角的平庸与呆板，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文字的趣味性，增强了文字吸引力，体现出清新脱俗、活泼有趣的文风。

三、语词的准确和生动性。许多作品在叙述和描写上除了独特性之外，选用语词比较审慎，这些语词可能也比较常见，并非作者所独创，但显然经过细致推敲，选用非常准确和生动。如赵万鑫《我的物理老师“茂茂”》写“茂茂”老师：“他抬头环视我们一眼，突然便笑着挤出一句‘你们真是，我照这样教下去，明年就成白发老翁了。’教里自然是腾起一片笑声，凝重的气氛轻松下来。但笑过之后，每个人心头都飘起一缕酸涩，同时更增加了对周老师的敬佩。”这几句中用了“挤出”一句话，“腾起”一片笑声，“飘起”一缕酸涩，一连串的动词，挤写出说话不顺畅，“腾起”“飘

起”都是化虚为实，把笑声和酸涩具象化了，显得准确生动，又富于变化。余丙霖《稻浪与少年》写稻田：“那装满稻穗的稻田实在诱人”，用了“装满”，极具动态感，仿佛稻田成了盛物的容器。如桂杨《小镇，小镇》中写阳光“阳光从山崖上跳下来，撬开了我的眼皮”，采取拟人手法写阳光，突出了太阳驱赶走了“我”的困意，极具动态感，且形象生动。张川媛《是山城也是都市》中写小笼包：“有白白胖胖的小笼包挤在蒸屉里，上面溢出点点香油。”用“挤”拟人化地写出小笼包的白胖，泡乎乎的样子，“溢出”写油放的多，突出对人的诱惑力，也传达出家乡美食的色香俱全和生意人的实在厚道。冯晓雨《雨落山果 灯下草虫》写自己找山果“一场雨过后，果子们都被吓得躲进草丛里去了”“我丢下树条，追着它们跑，从山上跑到山下，又这头跑到那头，终于全部把它们一一捉进口袋里”，这些山果仿佛会动了，长腿了，能跑了，拟人化地把山果写活了，也写出山果的灵气。尚秀霜《风居住的街道》写桂树：“淡黄色的细碎花朵正娇怯地从苍翠欲滴的枝叶间探出头来。”用“探出”写桂花，仿佛桂花是娇羞的小姑娘，很有趣，也洋溢着作者的热爱之情。写老师：“递给了我一本书。而后自己也拿起一本小说翻阅起来，再也没有分给我半个眼神。”写老师看书的专注，化虚为实，把眼神写的仿佛成了可分之物了，也很生动传神。刘泽《紫薇，紫薇》写凋谢的紫薇：“她才谢了芳蕊，如淑女敛了裙摆，款款地退场”，用“敛”写出了淑女的优雅和落落大方，以此来形容紫薇的凋谢，突出了过程性，极富动态感。当然整个作品里，类似的准确而生动的语词，尤其是动词的妙用，还有很多。这些精准地表达显示出深厚的语言功力，也极富表现力，或生动形象，或增添情趣，或拟人化，或化虚为实，

或突出动态感。

四、描写的诗意化。不少作品对对象和场景的描写时，一些情感取向不是通过语句的字面意义传达，而是作者把强烈的主观色彩投射到它们之上，寓情于景，或寓情于对象，以景抒情，或以物抒情，加上优美的语言，这些语言突破惯常的语言规律和组合习惯，在新颖确切的同时，营造诗意化的情韵氛围，在整体氛围中传达作者的爱恨喜乐。如卢甜甜《父亲与花草》写无名草：

“它们孤零零地长在角落里，也说不清名字，大概就只能叫无名氏吧。天生天养，自由自在，长得照样汹涌肆意，不多久就将角落占领得热闹非凡。”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这些平凡小草强大生命力的赞赏之情，蕴含中对平凡且强大的赞美。周祺《爷爷与葡萄藤》写葡萄藤：“它是禁锢了吧，因为葡萄藤趴在地上，是想找寻它曾生长的那片土壤啊！”对葡萄藤的描写，极富主观色彩，作者也是通过它隐喻爷爷也是离不开故乡的土地，寄托对家乡的深厚的眷恋之情。霍美利《她的名字》写校园阳光：“太阳慵懒地躺在地平线上，橙色的光铺满校园”，通过这样的环境描写，突出校园宁静安详，以及同学们的自在闲适，也表现出自己的慵懒和困顿，为老师的出场营造一个极具反差的环境。王朝《一杯水的温度》写夏季的炎热：

“蝉们早已哑了嗓子，日光持续挥发它那令万物沸腾的热力。”这是在渲染炎夏的酷热，蕴含对炎热讨厌之情，为“我”渴渲染氛围，更为老师帮打水、解我之渴，为后文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作铺垫。写老师行走带来的风：“她的每一次经过，都会激起一阵清凉的氤氲着水汽的风。风从走廊穿过，撒下星星点点的清凉。它们透过衣物，顺着皮肤纹理恣意地流淌；它们穿过细胞缝隙，流入血管，浸入骨髓，淌进心脏”。这是一段主观性极强的描写，仿佛老师真的是通过行走带起的风能给大家带来清凉一般，实际

上，这是由于老师给大家的水杯都打了水，由此大家对老师感激和赞许的变相表达。靳发酉《遥远的堰塘》写月色下的堰塘：“月夜，灯火阑珊，堰塘却异常明亮热闹。月光村落，堰塘如白雾覆盖，白茫茫。流萤飞舞，碧绿绿。鱼儿游曳出一道浅浅的水痕，哗哗哗。青蛙跌入水中，扑通一声，水面荡起一层金黄。月光中，蛙声成片，虫豸杂鸣，树叶沙沙。塘水深绿如翡翠镜子，倒映着漫天星月。”这一段描写，寄托了作者对这方堰塘的深深的热爱之情，那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也充满了儿时的乐趣。桂杨《小镇，小镇》中写到远处的小镇：“我看见郁郁葱葱地山丘兜着一座小镇在远处。纯白的云被盖在他身上，白云一映，灿然生光。小镇宛如一个没睡醒的婴孩，阳光正轻抚他的脊背哄他起床。”这一段寄托了自己对小镇的热爱之情。靳发酉《故乡的雨季》写下雨及雨过天晴：“白雾落满木窗，雨水滑过竹子翠绿的叶子，沙沙沙，像母亲的碎碎念。雨声渐渐消失，太阳游曳在蓝盈盈的空中，一段没有雨声的静谧终于现身于天地之间，做梦似的。云雀扑棱着翅膀，急匆匆地钻入云霄。布谷鸟立在枝头上，欣赏着自己的尾巴。麻雀在草丛里跳跃欢叫，一副活泼欢快的样子，仿佛是天的久雨初晴让它们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各种鸟鸣在山谷里回荡，像一锅沸腾的菜汤，飘来山野鲜嫩的气息。水珠贴在树叶上，摇摇欲坠，经阳光照射而一闪一闪。山间的溪流拖着臃肿的身子，一路摧枯拉朽地冲向山下，发出轰隆的声响。”这一大段，寄托着这样几种情感：有对雨的期盼，如母亲的碎碎念，说明大人祈望下雨，好好收成。久雨后，又让动植物和人盼望天晴，把雨后万物复苏的世界的欢愉，人们对未来好收成的期待，都表达了出来。这样的诗意化的对象或场景描写，使被描绘的对象或场景高度的主观化，以优美的语言，创造出如诗如画的情韵氛围，往往透过字面意

义，通过整体情韵氛围，寄托着作者强烈的情感，爱恨喜乐洋溢其间。

细究一下，可能不少同学试图通过独创性的语言和独特的叙述视角，建构自己的文学言说身份，有不少作品除了语言的独创性之外，在讲述一些事情时总喜欢跳出来，所以我们就能在不少的作品见到“儿时的我以为”、“在我看来”、“我曾细细观察过”、“我当然知道”“在我印象中”、“我想”、“不出我所料”等，叙述主体急于出场言说的强调语，这也体现了当代青年强烈的个性意识。另外，作品集还有不少其他的特色，比如对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很多作品比喻、夸张、拟人、通感、对比、排比等运用得相当娴熟，又比如一些作品写作上的手法，如先抑后扬，或渲染铺垫，都是可圈可点的。

当然也不是说这部集子的作品都完美无瑕。事实上，不少作品在主题开掘、谋篇布局、前后呼应、画龙点睛等方面还相对有些稚嫩。不少作品还存在立意上比较浅近，格局不够大，格调不够高，有些作品存在主题不突出，或旁生枝蔓，语言口号化，人物标签化等问题。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清溪文学社及其写作实绩的肯定，平心而论，这些学生作品，比我当时高中时候语言表达水平要高得多，功底要扎实得多，即便当下跟同层次高中相比也或许也能盖过一头。相信随着未来的文学实践的历练，他们中会走出不少有名气作家来，我们将拭目以待。

◎ 严榕

周凌云和他的村庄

——读《驻村记》

像细细地品啜完一杯明前茶，合上书，所有关于峡江村的景、事、人，云蒸霞蔚一般，在心头久久地萦绕。我一时难掩内心的激动，忍不住在微信里一字一句写道：读完了，真是好！把宏大的时代命题与村庄里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知微见著中既让人感动又让人心生悲悯。许多的人与事，在不同的村庄相似地上演着。我个人认为，《驻村记》应该让所有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驻村干部好好读一读。

当我最初翻开《驻村记》这本书时，是怀着一种浓烈的好奇心的。我好奇于隔着无数重山水的那个叫峡江的村子在精准扶贫的春风中，是怎样一点点改变的；好奇于文弱书生周凌云是如何深入这个倒影里的村庄，走访村庄的一户户人家，了解一个个炊烟下的故事的；更好奇于他嗅着村庄的花香把自己已融入时代的洪流时，内心流淌着怎样的激情与思绪。

在他的书中，我找到了他用心书写的答案。

没有逃离都市南山隐居的悠然，没有远离书斋奔赴乡野的喜悦，他带着一颗平静的心慢慢走、慢慢看。在他眼里：“长

江清澈了，江面就是一面镜子，我的村庄倒影其间。”（《倒影里的村庄》）江畔，村庄的四季里，分明是诗意和牵挂在流连：春天里，他看着快活的农民扛上锄头翻土浇水，觉得它们把春天培育得壮壮实实的。和农民一样，他在夏夜听雨，畅想庄稼拔节的痛快淋漓。秋天的傍晚，他边走边听柑橘林子里的蝉鸣，对久雨久晴的季节充满焦躁与彷徨。在快要落雪的冬天，他闻着脐橙散发出的透熟清香，欣慰于果农终于可以安心歇息些日子。

在静静地向日河边，他突然想到：这就是我的村庄，宁静之地，古朴山村，好事物都展示出来了，有的挂在藤蔓上，有的挂在篱笆上，有的在人们的精神气质上。抬头观天上云卷云舒，低头望村庄草木枯荣和农民的悲喜，和村庄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周凌云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没有驻村的经历和经验，但我认识的人中，有驻村的。几乎没有人对一个陌生的村庄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在他们的讲述中，水土不服的烦躁不适与工作不好开展的尴尬如一根刺，长久地横亘在心中，甚至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变成数声叹息。所以周

凌云对峡江村的感情就格外让我动容。

作为联村书记，用半年时间走遍了百来个贫困户，心里装着他们的冷暖，梦中枕着他们的悲喜，自然也就对那些炊烟下的人世间悲喜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体察。之光家柿子树下的争端，让我看到了人性的温暖；弄清多病的大森拒绝搬迁的真相后，马上帮他改造旧房，我看到了他们将心比心扶危济困的善良。解决低电压问题。解决不通公路的问题。解决水泥路硬化问题。解决果子销路问题。这一个个问题不是光靠拍脑瓜打电话就能解决的。了解走访村庄人们的实际困难，甚至小到留守老人的心理问题，都是靠脚一步步丈量，靠一颗柔软的心去一点点落实的。

在他的村庄里，我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乡村人物：祖本、启秀、老全、黑奎、金子、武叔、王木匠、胜春、亮亮、小篾匠、村医伟子、支书甲娃……他们身上具有所有乡村小人物的特质，或者说也是当下中国农民的性格：厚道、朴实、坚韧、宽容、隐忍、忠诚、豁达、勤快，任劳任怨、委曲求全，偶尔的狡黠、刁钻、奸诈、古怪、泼辣、自私、计较等等，这是人心也是人性的复杂。所谓的纷争与和解，斡旋与僵持，执念与放下，一旦放在某个具体的环境或是时间里，似乎没有苛责的理由，甚至很多事不能简单地以善恶来加以衡量。

周凌云身处村庄，没办法置身事外。但如实记录村庄的人和事的时候，他的笔触是冷静的、克制的。他把自己的双重身份适时切换，完美地左右逢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有小说家非凡的视觉和描写角度。但这些非虚构的人和事，似乎就应该这样白描，它带给人的冲击力，是远非小说能够达到的。所以，那些他从心里从眼里流淌出来的喜悦与哀愁，才那样真实而动人。所以，我才会在他的缓慢从容的讲述里，时而长舒一口气，时而紧蹙眉头，时而眼里噙着泪水，时而笑出声来，时而长久地叹息、默然。但最后，会在回望中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言：一个村庄是一个万花筒，也是个大社会，各色人等都存在着。驻村给了我深入生活、了解农村和接触农民的极好机会，我的写作不是宏大叙事，是鲜活的小人物和小故事，展示的是他们的《创业史》。我从他笔下，读出了村庄的喜悦与乡愁。那些鲜活的面孔，那些粗糙的大手，那些坚毅的眼神，那些幸福的笑声，那些熟悉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映出了峡江村的变迁，更折射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是真的，《驻村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蔡美宁

以政研之笔，绘就保康发展新画卷

我不是保康人，初到这座县城时，连街头巷尾的方言都要反应片刻才能明白过来，直感“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但站在荆山之巅极目远眺后，总有种奇妙的归属感——这片土地虽不是我的故乡，却成了我挥洒热血的战场。作为一名在保康县委政研室工作的外地干部，我常想：手中的笔该如何为这片陌生又亲切的土地注入力量？这便是我，一个异乡人能为保康做的事。

在政研室，要读懂“吃苦”的真谛。

政研室的灯光，是县城深夜里最执着的星。记得刚入职那年冬天，为了筹备重要会议，我们在办公室连续奋战多日，一篇工作报告从初稿到定稿，哪怕修改到第十四次，一个标点的用法仍还要斟酌；一份督查报告跑了全县7个乡镇、14个县直单位，回来还要对着数据加班改；凌晨两点接到紧急通知，立刻从出租屋的被窝里爬起来，在寂静的街道里踩着自己的影子去办公室。

这种苦，是字斟句酌的煎熬。政研人都懂，能吃苦不是喊口号，是寒冬里冻红的指尖敲出的每一个字，是反复斟酌校对的每个字、每个标点、每个表述，是把“我不行”咽下去换成“我试试”的倔强。因为我们深知，作为县委决策的“智囊团”“参谋部”，我们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关系到政策落地的实效，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政研室，要践行“吃苦”的担当。

在政研室，“吃得下苦”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每次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政研干部总是不辞辛劳、集团冲锋，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儿投入战斗。我们深知，写材料只有吃得下苦，才能熬得出头；只有经年累月地打磨，才能写出有分量的干货。大家一起加班的时候，没人会萎靡不振，而是在琢磨稿子“为什么这样改”——是站位不够高，还是表述太生硬？是数据支撑不足，还是没精准把握领导的意图？在一次次对比、反思中，那些

被红笔划过的痕迹，渐渐变成了能力提升的阶梯。

政研人的苦，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抱怨，是把“不得不”变成“我愿意”的释然，是明知前路崎岖，仍能笑着迈出每一步的乐观豁达，政研室的干部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融进每一份材料的撰写中，用经年累月的坚守，让政研之笔焕发力量。

在政研室，要超越“吃苦”的境界。

政研室的工作不能止于“吃苦”，天下之事“变则通，通则达”，工作不能光吃苦，还要讲究方式方法，这是从“文匠”到“参谋”的跨越。我们按照县委部署，紧紧围绕省市发展大局，立足保康的资源禀赋、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起草了《中共保康县委关于加快打造“一区三地”、建设全国“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县，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保康实践的决定》，得到了县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在县委十五届八次全会上审议通过，成为全县上下加快发展的目标引领。我们深知，政研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完成材料撰写，更在于为县域发展出谋划策，当我们的报告变成领导

科学决策的参考，变成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金点子”，变成田间的水渠、村口的路灯、群众口袋里的增收款，那些熬过的夜、吃过的苦、经历的打磨，便都成了照亮前路的星光。

一年又一年，月寒而日暖，但见“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有人会说，外乡人总有“过客心态”，但我见过初春的茶芽顶破冻土，见过深秋的柿子在枝头红透——这片土地从不会亏待真心待它的人。

政研人的使命便是如此：拿笔当犁，在文字的田野里深耕；以苦为肥，让种出来的“庄稼”结出沉甸甸的果实。如今，保康正朝着“一区三地”的目标阔步迈进，政研工作者的心血与热忱、时光与匠心凝结的珠玑字句，将助力每一项政策的落地、每一个项目的推进。路漫长，笔不能停，我们的苦与乐，永远都在字里行间，在政研室工作的日子也将成为我此生最宝贵的财富，我这个外乡人，也会继续带着领导的谆谆告诫，带着政研工作的方法，用政研之笔，在保康的土地上继续写下自己奋斗的故事。

◎ 陈怡

忠诚在笔尖流淌

“我是保康干部，我能为保康干什么？”这不仅是一道命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叩问。于我们而言，答案就蕴藏在日复一日的伏案耕耘中，凝结于字斟句酌的文稿里。写材料被公认为“机关第一难事”，也是众所周知的“苦差事”，耗神费力，考验意志。但也正是这份“苦差”，磨砺出我们以文辅政的担当，映照出我们为发展建言、为民生代言的赤子之心。

汇涓滴之力，以精准信息辅助科学决策。优质的信息工作，是连接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桥梁，是科学决策不可或缺的基石。它要求我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于细微处捕捉真实，在平实中彰显价值。今年“两会”前夕，我们接到上级紧急任务——在3天之内征集企业的困难和诉求。时间紧迫，我们立即行动，联系部门、电话采访企业，企业家们却是或婉拒、或回避，“都挺好”几乎成了标准答案。打不开企业的“心门”，调研终将流

于形式。焦虑之中，我们放下纸笔、走进车间，亲身感受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相关负责人面对面聊政策、话家常。真诚终能融化坚冰。企业家的心门慢慢打开，融资难、招工难、用地难……十余家企业、二十多条沉甸甸的问题和建议被我们一一记录。我们通宵达旦梳理成政务信息迅速上报。令人振奋的是，超过半数建议被上级采纳，企业的难题也陆续得到解决：楚磷公司快速办结急需的16亩工业用地手续，楚烽公司不到两个月时间便成功盘活闲置的黄磷指标……笔尖之下，政务信息不再是冰冷的材料，而是有温度的民生纽带。

谋务实之策，以扎实调研探求发展路径。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它不仅在于看清现状，更在于洞察趋势、照亮前路。面对国务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西安夜游、洛阳汉服、哈尔滨冰雪、贵州“村超”等现象级IP频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反观保康，虽坐拥丰富文旅资源，却缺少一张亮眼的“名

片”。资源埋没深山，我们心急如焚，更心有不甘，决心为家乡找出一条文创突围之路。调研小组成立后，思路之争却持续不断，有人主张做山水IP，有人坚持楚文化IP，方案屡被推翻，工作一度停滞。我们暂时抛开分歧，先着手系统研究优秀案例，剖析先发地区“出圈”逻辑，再结合保康资源禀赋、文化特质进行创造性转化。经过反复论证，我们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绘好一张发展蓝图、讲好一段保康故事、培育一群创意人才、研发一批创意产品、构建一张营销网络。《调研报告》不仅在全县印发执行，更获得了市政府分管副市长近百字的批示肯定，要求全市学习借鉴。如今，保康文旅IP形象逐渐清晰，多款文创产品即将面世，为保康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这让我坚信：发展的瓶颈，要靠深入的调研来破题；未来的路径，必须凭前瞻的思考去照亮。

聚集体之智，以严谨笔墨绘就发展蓝图。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工作的年度答卷，也是未来一年的“施工图”，备受各界期待和关注。每年11月初，就要开启一场关于责任与担当的“马拉松”。面对40多个部门、11个乡镇报来的海量基础材料，我们逐份研读、分类梳理、去粗取精。积极奔走各个部门、项目现场深度调研，掌握最真实的一手情况，反复构思、

激烈碰撞，拟定严谨提纲。起草阶段更是“连轴转”，不分白天黑夜，不分上班下班，埋头于材料堆中，逐段打磨表述、逐句斟酌用词，连标点都不敢马虎。为确保数据精准，与发改、统计等部门反复对接核实。初稿完成后，广泛征求各乡镇各部门、“两代表一委员”“四大家”领导等各方意见，在梳理融合中不断完善。当报告在县人代会上赢得全场掌声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60多个日夜，无数次修改打磨，无数次加班熬夜，无数次沟通协调，已成为生命中熠熠生辉的记忆。这份报告，是面向人民的庄严承诺，亦是我们文字工作者以笔墨书写的忠诚。

写材料是“苦差事”，但“苦”的背后，是为发展谋篇、为民生发声的使命。笔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彰显着对事业的忠诚与担当。在办公室的灯火里、在调研的山路间、在文稿的字里行间，我们践行着“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的追求，把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倾注于以文辅政的每一次实践。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事虽艰巨，做则必成。未来，我们将继续以笔为犁，深耕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用文字诠释忠诚，用笔墨践行担当，与所有默默奉献的文字工作者一道，把全部热忱与努力，奉献给保康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 湖北大鼓/陈顺沛 词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荆山拥抱大保康。
现如今，保康旧貌换新颜，
全县人民，幸福生活喜洋洋，喜气洋洋！

保康县委、县政府，英明决策指明方向，
全县人民，投身建设斗志昂扬。
国家的惠农政策全落地，
勤劳的农民，积极发展产业奔小康。

(2)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山清水秀好风光。
帅哥美女，你想旅游就来保康，
来到保康，就像进了人间天堂。
九路寨来尧治河，
还有横冲滑雪场。
4A景区五道峡，
天然氧吧空气爽。
龙坪镇，原始生态大草园，
黄龙观景区人气旺。

水连着山来山连着洞，
尧治河的“三界洞天”非同凡响。
天界、人界和地界，
神工打造好疯狂。
你想进洞子里面逛一逛，
又惊又喜又迷茫。

(3)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半壁江山是磷矿。

药材烟叶为主导，
水力发电势头旺。
远近闻名的保康酒，
湖北省内排十强。
品质优良，人见人爱，
他的名气响当当。

还有那，上百种的土特产，
科学种植满山岗。
葛粉蓝莓、茶叶香菇、核桃蜂蜜，
全网销售靠“电商”。
保康工业，朝气蓬勃大发展，
大发展带来大招商。
今天签协议，明天搞庆典，
保康的喜事，喜事一桩接一桩。

(4)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
一座新城，坐落在田野的正中央。
清溪水，激情越过橡皮坝，
精神抖擞豪气爽。
岸边杨柳随风摆，
就好像，保康美女在梳妆。
到晚上，休闲散步观夜景，
金光闪闪金光。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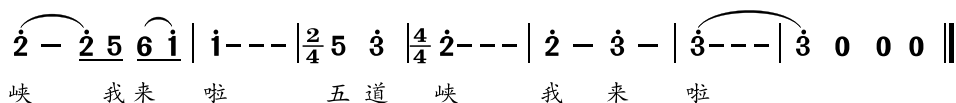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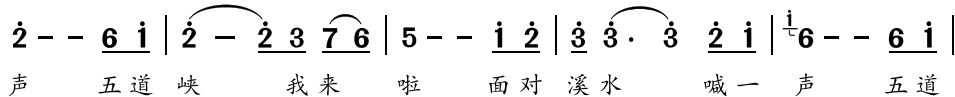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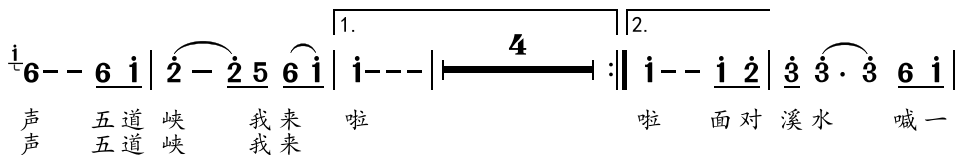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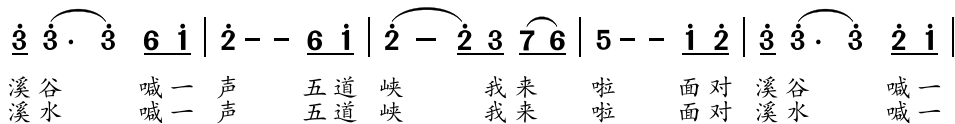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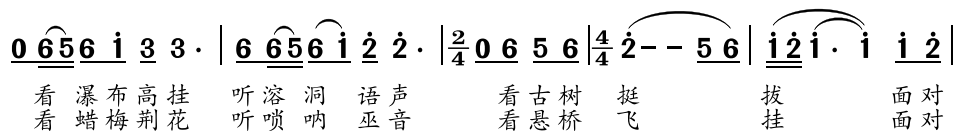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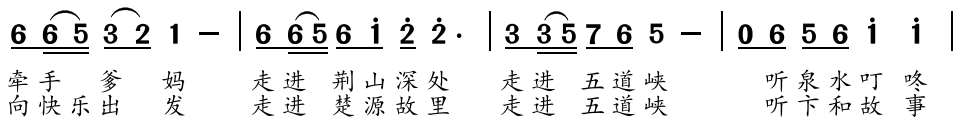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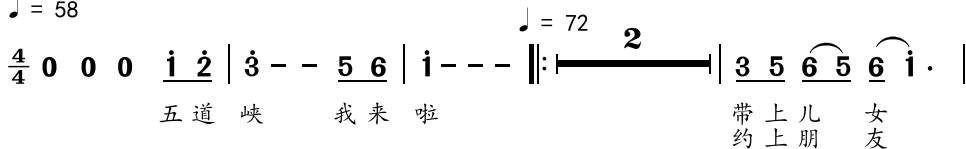
初心使命牢记心上，
拼搏精神继续发扬。
县委、县政府，正在编制未来发展的新蓝图，
全县上下，团结奋斗创辉煌，再创辉煌！

(本栏责编：张太学)

五道峡我来啦

刘建华 刘骥 词
王原平 曲

1 = \flat E
♩ = 58



(本栏责编: 张太学)



雾锁茶园春意浓 刘葆培/摄于香炉山



红嘴相思鸟 周保国/摄于紫薇林



保康文艺

保康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BAO KANG WEN YI